

白話小說文範

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上寫兩行字。武松亦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著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著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所藏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書名 白話小說文範一卷 民國九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民國十年四版本
撰者 新文學社 輯
卷 冊一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6
編號 D8631100

[彩色首頁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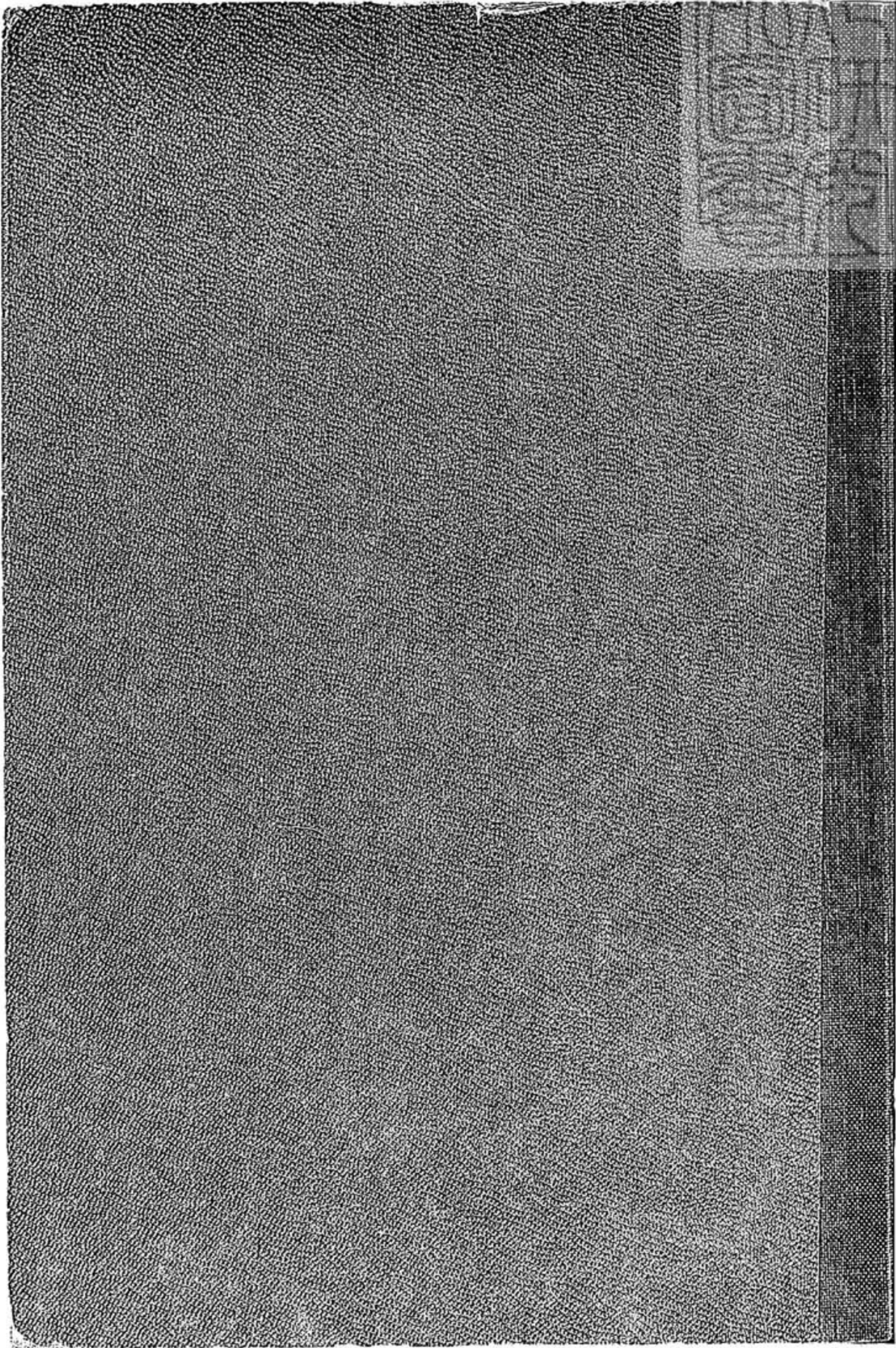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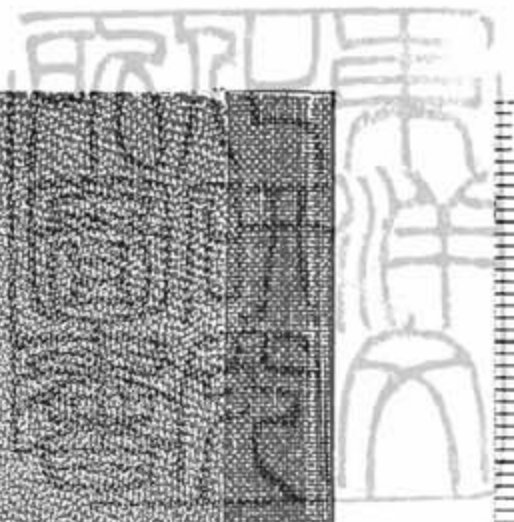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311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136](#)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白話小說文範一卷 民國九年上海中華書局排印；民國十年四版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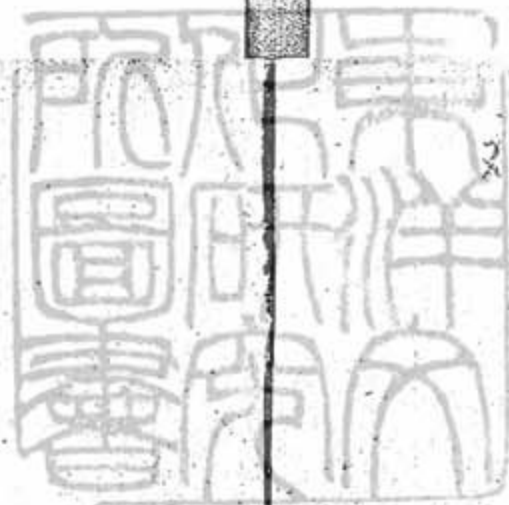
白話小說文範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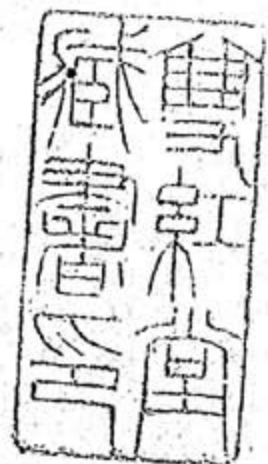
小說
章 四
73

小說
章 四
38

白話小說文範



雙紅齋



科 1994

編輯白話小說文範的大意

我選這幾種小說。不是我國的舊小說。只有這幾種。全部的書中。只有這幾段。但是我
看過的舊小說。實實不下千餘種。只覺這幾種。這幾段。却是百讀不厭。人人叫好
的。

舊小說中。也不盡是白話。那土語文言。有時也夾在裏頭。不過從上文看下去。從下
文看來。總覺得人人可以領會的。不比那近時小說家。用了許多典故。夾在裏頭。
這典故又不是直直截截。可以代得白話的。越用得。越纏不清。試看舊白話小說
中。有此毛病麼。

舊小說的好處。一人有一人的口吻。一事有一事的線索。前前後後。照顧周到。想見
做這書的人。構思若干時日。布局若干時日。下筆若干時日。修修改改。商商量量。又
若干時日。不比那近時書。備隨手亂寫。限日成書。騙了若干錢。便自命爲小說家。煞
是可羞。

我這本書。也有幾種近時做的譯的小說。論到語氣貫注。法律謹嚴上。萬萬不及這
幾種舊小說。就我所見的。也不下數百種。也有宗旨純正。大聲疾呼。當作警告的。也
有趣味盎然。滑稽詼諧。微言諷世的。但使短中有長。不敢一概抹煞。
傳奇在元朝為極盛的時代。明清兩代。也有許多作家。敷衍古往今來的事實。忠臣
孝子烈士美人。描寫得有聲有色。不過是文言太多。只能博文人的歎賞。不能博普
通人愛好。這本裏頭。采錄白兔記數齣。不過是備一格的。似乎比較那種新劇本。有
點趣味些。

我這本書。每段後面。加以幾句的評語。無非說明這一段的好處。作者如何構思。如
何立局。何等簡截。何等痛快。提醒讀者一點。將來有意模倣起來。自然不至畫虎不
成。反類狗呢。

白話小說文範目錄

水滸 四 則 武松打虎 時遷盜甲 李逵尋母 魯達救友

蕩寇志 一 則 宋江被擒

紅樓夢 四 則 冷子興暢談賈府 卜世仁教訓外甥 劉老老入大

觀園 下薦書包勇說甄家

品花寶鑑 三 則 賣玉器老王索詐 富三爺演說華府 魏聘才進華

府

儒林外史 七 則 馬二先生逛西湖 郭孝子逢着異獸 鮑文卿優伶

本色 匡超人菽水養親 談風水現出醜相 節孝

祠炎涼異態 市井中三個高士

兒女英雄傳 二 則 荏平店 能仁寺

新官場現形記三則

着破衣官場出風頭 吃本土抵制洋煙 記條約洋務能員

近時小說四則

重團結商界改良 戒煙酒枕邊絮聒 醜 應酬場中出

白兔記三齣

分別 強逼 送子

白話小說文範

武松打虎

節錄水滸

這武松提了哨棒。大著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上寫兩行字。武松亦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岡。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著哨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已有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著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個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著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穀縣示。爲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行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各宜知悉。政和年月日。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轉身。再回酒店裏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恥笑。不

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一回說道：怕甚麼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氈笠兒掀在脊梁上，將哨棒縮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裏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回，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著哨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跟踉跄跄，直奔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禿禿大青石，把那哨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那一陣風過了，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松見了，叫聲阿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拿那條哨棒在手裏，閃在青石邊。那大蟲又饑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撲。從半空裏攛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一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閃，閃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著，吼一聲，却似半天裏起個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鐵棒也似虎尾，樹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拿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提不著。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著。

再吼了一聲，一兜兜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起哨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簌簌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著大蟲，原來打急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哨棒折做兩截。只拿得一半在手裏。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肱膊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被武松儘氣力捺定，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腳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裏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爬起兩堆黃泥，做了一個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接下黃泥坑裏去。那大蟲吃武松奈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鐵鎚般大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到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裏口裏鼻子裏耳朵裏，都迸出鮮血來，更動彈不得。只剩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哨棒，拿在手裏，只怕大蟲不死，又打了一回。眼見氣都沒了，方纔丟了棒。

這段描寫武松的神勇，有白戰不許持寸鐵手段。兵家有云：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

竭一撲一掀一翦。二般都提不著。那大蟲的能事已盡。氣便竭了。趁此下手。正是彼竭我盈的時候。不待按捺。踢打竭盡。武松全力。那大蟲的死活早已定了。兵家妙用。也可就此見得。

時遷盜甲 節錄水滸

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躡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裏。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裏。先看了前門。次後。慙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牆。牆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首却是一根戢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裏麼。人應道。直到晚方歸家。五更便去內裏隨班。時遷叫了相擾。且回客店裏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了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則個。小二道。但放心自去。這裏禁城地面。並無小人。時遷再入城裏。買了些晚飯吃了。却躡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沒一個好安身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挨入班門裏。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柏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爬將樹頂上去。騎馬

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家裏去了。只見班裏兩個人。提著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只見班裏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躡到徐寧後門邊。從牆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爬將過去。一面看裏面時。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廚房外張時。見廚房下燈明。兩個煙環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戢柱上盤到膊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對坐爐邊。向火。懷裏抱著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臥房裏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房門口掛著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著各色衣服。徐寧口裏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摺了衣服。下面一個煙環上來。就側首春臺上。摺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摺一領官綠襯裏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繡踢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著。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共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時遷多看眼裏。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牀。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宮。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

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梁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趕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裏，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牀睡了，兩個姪娘在房門外打鋪，房裏桌上却點著燈。那五個人都睡著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齣齣打呵。時遷溜下來，身邊取個蘆管兒，就窗楞下眼，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起來，便喚姪娘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裏起來，看房裏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胡梯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門邊黑影裏伏了。聽得姪娘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牆門。時遷却潛入廚房裏，貼身在廚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出來，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個女使亦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燙些熱酒上來。姪娘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吃罷，叫把飯與外面當值的喫。時遷聽得徐寧下來，叫伴當喫了飯，背著包袱，拿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著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廚桌下出來，便上樓來。從櫃子邊直蹇到梁上，却把身軀伏了。兩個姪娘又關閉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上樓來，脫了衣

裳，倒頭便睡。時遷聽得兩個梅香睡著了，在梁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嚮，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響？」時遷做老鼠叫。姪娘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著皮匣，下得胡梯，從裏面直開到外面。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裏趁閑出去，了一口氣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裏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擔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裏打火做些飯吃。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雁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

此段寫到未偷之前，如何進去偷了之後，如何出來，目的物放在何處，何時可以下手，許多耳目，如何設法障蔽，賊心賊腦，賊手賊脚，一樁一樁的計畫，一步一步的布

置。按著次序的寫來。毫無一筆疎漏處。

李逵尋母 節錄水滸

話說那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事。了徑回。不可吃酒。第二件。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回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亦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扎得爽快。只跨一口腰刀。提了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三五個小鏢子。吃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對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與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裏。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著人去請朱貴。小喽囉飛奔下山。直至店裏。請得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回到家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不便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

他那裏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有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著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逵。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家。如今著小弟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裏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看店。不必你費心。我自差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時。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鋪面與石勇侯健。自奔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且說那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著榜看。李逵亦立。在人叢中。聽得讀榜上道。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從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沒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这里做甚麼。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旱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在這里。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

店內直入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著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著賞一萬貫捉宋江，五千貫捉戴宗，三千貫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偷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裏做出怪事來，續後特使我起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裏？」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酒店裏？」朱貴道：「你是這裏人，家在那里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裏。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款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吃，今日我已到了鄉里了。』便吃兩碗，打甚麼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絲他吃。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喫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灣投東大路，一直往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從大路走，誰耐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蟲，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徑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他甚鳥。』戴上氈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

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十數里，天色漸漸微明，那露草之中趕出一隻白兔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趕了一直笑道：「那畜生倒引了我一程路。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雜，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戴一頂紅絹孤鬚兒頭巾，穿一領粗布衲襖，手裏拿著一把板斧，把黑墨塗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厮是甚麼鳥人，敢在這裏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膽。』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沒你娘鳥興。你這厮是甚麼人，那里來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奔那漢。那漢那里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腳踏住胸膈，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你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辱沒老爺名字。』那漢道：『孩兒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提起爺爺大名，鬼也害怕。因此孩兒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單客人經過，聽得說起黑旋風三個字，便撇了行李，逃奔了去。以此得些利息。』

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己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這厮無禮，却在這裏奪人的包裹行李，壞我的名目。學我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劈手奪過一把斧來，便斫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孩兒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孩兒單題爺爺大名來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會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孩兒，家中老母必然餓殺。李逵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魔君，聽得說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厮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著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孩兒今番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著爺爺名目。在這裏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厮却撞在我手裏。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天地必不容我。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已牌，是分看看肚裏又饑又渴，四下里都是山徑小

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奔到那人家裏來。只見後面走出一個婦人來，鬢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饑餓，尋不著酒食店。我與你幾錢銀子，央你弄些酒飯吃。」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答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饑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吃。」那婦人向廚中燒起鍋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顛手顛腳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厮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等個單身的過，整整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甫能今日抹著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著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喫他一朴刀，搨翻在地，定要殺我。吃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殺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假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

了。趕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裏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山後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付他。謀得他些金銀。搬往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強似在這裏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忍耐這厮。我倒與了他一個銀子。又饒了他性命。他倒又要來害我。這個正是天地不容。一轉。趕到後門邊。這李鬼恰好出門。被李逵劈鬚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著刀。却奔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裏。却去鍋裏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著自笑道。好癡漢。放著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喫。拔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裏抓著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吃得飽了。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裏去了。比及趕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奔到家中。推開門。

入進裏面。只聽得娘在牀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牀上念佛。李逵道。娘。鐵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吃。養娘全不濟事。我時嘗思量你。眼淚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了。李逵應道。鐵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鐵牛背娘到前路。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他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提了一罐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道。你這厮歸來做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鐵牛如今做了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開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強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著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吾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有十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喫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榜賞三千貫錢捉他。

你這厮不死。却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得身。不如及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牀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不趕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牀上。叫道：娘。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朴刀。出門望小路裏便走。却說那李逵奔來財主家報了。領著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趕到家裏。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牀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逵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鐵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趕去。倒吃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裏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逵。都沒做理會處。李逵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鐵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趕他。衆莊客見李逵沒理會處。俄延了半晌。也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裏只說李逵怕李逵領人趕來。背著娘。只奔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李逵背到嶺下。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認得這條

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著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我吃了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做些飯吃。娘道：我日中吃了些乾飯。口渴得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裏也煙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吃。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得要不得。李逵看看挨得到嶺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耐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逵聽得溪澗裏水響。聞聲尋路去。盤過了兩山處。山脚來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生能覓得這水去。把與娘吃。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一座廟。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洲大聖祠堂。面前只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動。一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撥出前面石堦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里浸了。拔起亂草。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夾七夾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杳無踪跡。叫了一聲不應。李逵心慌。丟了香爐。定住眼四下

里看時。並不見娘。走不到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團血跡。李逵見了。一身肉發抖。趁著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李逵把不住。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背到這里。倒把來與你吃了。那鳥大蟲。拖著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便不抖。赤黃鬚。豎起來。將手中朴刀。挺起來。攔那兩個小虎。這小大蟲。被攔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攔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裏。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裏。也攔死了。李逵却鑽入那大蟲洞內。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蟲。張牙舞爪。望窩裏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蟲。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坐將入去。李逵在窩裏。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蟲。屁股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蟲。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裏去了。那母大蟲。吼了一聲。就洞口。帶著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裏。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痛直搶下山石巖。下去了。李逵恰待要趕。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那大蟲。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著那大蟲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蟲。額下。那大蟲。不會再掀。再剪。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著他那氣筧。那大蟲。退不設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巖下。那李逵。一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裏。將著刀。復看了一遍。只恐還有大蟲。已無有踪跡。李逵亦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裏。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逵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肉。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廟後。掘土坑葬了。李逵大哭了一場而去。

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容我寫李逵。處真是一個。一無機心。天真爛漫。可敬可愛的人物。寫李鬼。處機械變詐。畢竟離不出鬼面。自鬼心腸。鬼伎倆。鬼聰明。兩兩比較。見得李鬼的種種作偽。益顯得李逵的處處是真。這也是文家的反襯法。殺虎一段。武松用手。李逵用刀。武松只有一虎。李逵却有四虎。寫武松打虎。似用盡平生氣力。纔能將虎打死。寫李逵殺虎。一用腰刀。一用朴刀。四只虎挨次。就斃。似不甚著。什麼氣力。蓋一則表其神勇。一則表其純孝。故以武松之。

神勇一虎。尚足以難之。以李逵之純孝。即千百虎亦不足以難之。此作者之變換筆墨處。即作者之苦心經營處。

魯達救友 節錄水滸

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有個相識。是李忠兄弟徒弟。喚做九紋龍史進。見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里聚義。酒家嘗思念他。自從瓦官寺與他別了。無一日不在心下。今酒家要去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請他來最好。然雖如此。不可獨自行。可煩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兄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魯智深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粧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逕投少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嘗自放心不下。便喚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再說那魯智深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那里來。武

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麼。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里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山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探。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里。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酒家便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的都頭武松。三個慌忙剪拂道。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三龍山紮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三龍山了。投託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史家兄弟又不見。誰鳥耐煩到你山上去。武松道。師兄是個性急的人。有話便說甚好。朱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因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嶽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爲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裏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著人來說要娶他爲妾。

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却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里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裏要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吃拿了。見監在牢裏。又要聚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無計可施。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便去結果了那厮。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裏商議。魯智深立意不肯。武松一手挽住禪杖。一手指著道。哥哥不見。天色已到梢盡頭。魯智深看了一看。吼了一聲。憤著氣。只得都到山寨裏坐下。朱武便叫王義出來拜見。再訴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三人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魯智深道。史兄弟不在這里。酒是一滴不要。吃要便睡。一夜。明日却去州裏打死那厮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宋公明。領大隊人馬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山寨裏去。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道。便打殺了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決不肯放哥哥去。朱武又勸道。師兄且息怒。武都頭實論得是。魯智深焦燥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性慢。直娘賊。送了俺史家兄弟。只今性命在他人手裏。還要飲酒細商。衆人那里勸得他。呌。

一杯半盞。當晚和衣歇宿。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不知那里去了。武松道。不聽人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却說那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裏。路傍借問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好撞在洒家手裏。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却是煖轎。轎牕兩邊。各有十個虞侯簇擁著。人人手執鞭鎗鐵鍊。守護兩下。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著。倒吃他笑。賀太守却在轎牕眼裏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侯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裏赴齋。虞侯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想道。這厮合當死在洒家手裏。俺却纔正當打他。只怕打不著。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侯。逕到府裏。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教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魯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

那厮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侯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秃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橫拖倒拽。簇擁到廳階下。賀太守正要開言勸問。只見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害民貪色直娘賊。你敢便拏倒洒家。俺死亦與史進兄弟一處死。倒不煩惱。只是洒家死了。宋公明阿哥。須不與你干休。俺如今說與你。天下無解不得的冤仇。你只把史進兄弟還了洒家。玉嬌枝也還了洒家。等洒家自帶去交還王義。你却連夜也把華州太守交還朝廷。量你這等賊頭鼠眼。專一歡喜婦人。也做不得民之父母。若依得此三件。便是佛眼相看。若道半個不的。不要懊悔不迭。如今你且先交俺去看看史家兄弟。却回俺話。賀太守聽了。氣得做聲不得。只道得個我心疑是個行刺的賊。原來果然是史進一路。且監下這厮。慢慢處置。又問魯智深道。你秃驢原來果是史進一路。也不拷打。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

魯達的爲人大概同武松比較起來。似乎粗一點。同李逵比較起來。又似乎細一點。少華州一段。史進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吃不下。此等口吻。確是由天性發出來。一點粧點不來。州城行刺武松。當此便有許多計畫。斷不敢造次行事的。李逵當此那有打得著。打不著的計較。也不管虞侯簇擁著。便自逕前拚個死活。此是兩兩比較出來的粗細處。作者於此苦心分將出來。讀者於此亦宜注意。看將出來。

這段寫魯智深。也是個一往直前不顧死活的好漢。勉強上得山來。便道史兄弟不在這裏。酒是一滴不吃。直至被賀太守捉住。還是聲聲口口俺死。便與史兄弟同死。這等友愛求諸士大夫家親兄弟。古今能得幾人。何況強盜結義的兄弟。作者一部全書描寫一百八人的性情態度。一言一動。無一雷同之筆。學作白話小說。似宜注意及此。

宋江被擒 節錄蕩寇志

却說張叔夜經略查點梁山賊目。或斬。或擒。或病。或死。却是一百零七人。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張公對雲陳二人道。這是元惡渠魁。豈可漏網。公等可知其出沒否。雲天彪道。賊黨惟有鹽山一處。料此賊必然逃向此方。可速向此方追捕。希真道。此賊射瞎一目。最易辨識。張公稱是。便繪圖宋江面貌。差康捷飛檄東平一路關隘。嚴行查緝。康捷領令去了。隨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領兵四萬名。飛速前去剿滅鹽山。

沿途查訪宋江。鄧辛等四將領令去了。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便邀吳用入內議事。二人密室對坐。宋江長歎一聲。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道：「軍師你看大事如何結局？」吳用默想一回。道：「但憑天數。」宋江道：「依我看來。天之亡我。不可爲也。」先生作速爲我畫策。吳用又沉吟良久。目視宋江。將中指在桌上書一「走」字。宋江搖頭道：「這個斷斷不可。我一走如何對得住衆兄弟？若挈了大衆同走。官軍必然追來。仍與不走何異？吳用途道：「兄長且去。只要我不走。就無害了。」宋江道：「這話更荒唐了。豈有我得保全。先生受累之理？」吳用道：「兄長且去。小弟見機而作。至於衆兄弟。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宋江道：「還有一事甚難。我此刻單身出走。老父在堂。斷難竊負而逃。若不稟知老父。於心何忍？若說明了。老父必然牽掛。如何是好？」吳用道：「這也只好從權。太公面前。萬無說明之理。兄長且去。太公如果問起。總說兄長在關前就是了。」宋江道：「我兄弟老清與我同胞。此刻遠別。須得告知他方好。」吳用道：「這個更不必。兄長且去。老清是純厚人。易於安慰。可以放心。」宋江道：「萬一事變。這些兒郎們。我不能照顧。如何是好？」吳用道：「古人說得好。慈不掌兵。兄長且去。此刻非慈悲之時節了。」宋江浩然歎道：「鹽山情形。據朱全雷橫

說起。十分興旺。如果如此。儘可去得。我且先去。」吳用道：「兄長須帶一人同去。以便沿途服侍。我看兵目中史應德。乃是小竊出身。兄長帶去。大利。出後關時。也省得告知燕青。宋江稱是。急忙收拾。帶了史應德去了。故爾梁山內外。寂無知覺。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爬出洞外。只見一片亂石縱橫。幸喜史應德躡身躡脚。如履平地。一路扶掖了宋江過去。過得亂石。又是一道山隘。兩邊陡壁。中間僅有隻身可過。過了山隘。又是細路一條。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又接著一片荒山。四圍榛棘。宋江到了此處。時已黃昏。便道：「今夜無處棲身。怎好？」史應德道：「渡過此山山脚下。便是運河。更喜昏黑渡河。無人辨識面貌。渡得運河。那岸便有宿頭。」宋江依言。隨了史應德。跨過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跡。史應德敲火覓路。到得河邊。茫茫白水。無船可渡。宋江立在岸邊。躊躇無計。想了一會。道：「我竟昏了。此路戴院長進出多次。曾說自造一隻小船。藏在山洞裏。今日何不取來一用？」史應德也恍然大悟。便去尋著那山洞裏的小船。史應得划船。平平安安。穩渡中流。到了東岸。宋江與史應德上了岸。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著一個小小桑村。時已夜半。那些人家。尙在續麻。燈火未熄。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裏面

一老婦人問是誰。宋江答言過路客人。特來借火。特求方便。那老婦人來開了門。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故意坐著。與老婦扳談。方知此家只得一婆一媳居住。宋江看他情形樸陋。是真實鄉村人家。料不致踏著甚麼機關。便取出二兩來重一錠銀子。告求老奶造飯借宿。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懽懽喜喜的去了。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須臾間搬出來。請宋江主僕吃了。宋江深恐露出破綻。只推害眼背燈光坐了。吃了飯。又推困倦。那老婦急忙讓出牀鋪。宋江先去睡了。史應德也進去睡了。婆媳在堂前績麻。宋江心虛膽怯。那裏睡得著。只聽得隔板壁有人說話道。只遭天下太平了。宋江那厮何等了得。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拏了。一人道。宋江倒底爲射瞎了眼睛。一路倒運。直到如今。看來凡一人破了相。終不討好。一人道。若拏著了宋江。把來千刀萬剮。方洩吾恨。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住在沂州安樂村。吃他殺得。不知去向。至今提起來。頭髮直豎。宋江聽了。這番話。分明是臥針氈。周身冷汗。心中躍躍。提起了耳朵。離著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却漸漸說到別事去了。須臾間堂前婆媳熄燈就寢。四鄰亦寂然無聲。宋江提心吊膽。如何睡得著。望到窗榻微明。一碌碌爬起來。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那

婆媳兩個。早已起來。宋江託言趕路。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道聲打攪。同史應德走了一路平安。無人盤問。主僕二人過了東平。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紛紛講到梁山。宋江心中十分虛怯。同了史應德。只得揀僻路走。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宋江心中提掛。又是一夜不睡。天明又行。行至申牌時分。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忽聽得路上紛紛講那張經略大將軍查拿宋江的文書到了。宋江暗暗叫苦道。想是我梁山泊休也。我到此進退不得。如何逃命。便引史應德到僻靜處。今日怎好。史應德道。休管他有路且走。宋江只得依了。一路不問山高水低。荒榛叢棘。只揀僻路便走。天已晚了。看四邊無可棲宿。時方七月初八日。前半夜有月。宋江史應德趁著月下。兩腳不停。只顧前走。走至半夜後。已是長清縣地界。宋江困乏已極。松樹下棲息了。打個瞌睡。不覺東方已白。主僕二人急忙又走。一路灣曲荒僻之徑。又走了一日。宋江道。我實在來不得了。今夜可有安身之處。總要穩睡一宵再走。史應德連打呵欠。應道。正是。二人說說走走。時又黃昏了。一處野渡。一水茫茫。又無船隻可渡。二人同立岸邊。徘徊四顧。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宋江與史應德奔去。乃是一隻漁船。宋江便上前叩篷。問

此處是甚地名。篷內漁人轉問道。客官是到何處去的。宋江道。我們是往大清河去的。至此失路。故借問一聲。只聽得又有一個漁人道。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便直送你到大清河。宋江喜極。只見篷內兩個漁人開篷出來。宋江疲倦已極。也不顧吉凶禍福。一脚跳進艙來。史應德也隨了進來。宋江討口水吃了乾糧。在艙內鋪席便睡。史應德也睡了。兩漁人撐舟離岸。駕櫓搭槳。伊呀啞啞的搖出中流。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專靠打魚爲業。兼以濟渡客商。却是循良百姓。並非歹人。此番合當有事。那哥子正在船頭。兄弟在船梢。正當轉滙之時。史應德忽立在船舷小便。那哥子將篙子打轉來。却打在史應德背上。史應德瞌睡正深。立脚不定。不料一個筋斗翻下水去。兩弟兄齊叫聲。呵呀。急欲赴水撈救。苦於河水急溜。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踪了。聽那艙內客人兀自呼聲連綿。兩人把船停了。商議道。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怎肯與我干休。哥子道。我前生和他無冤。今世無仇。不然。我今夜一發做了他。倒是安枕無事。只是天理難容。兄弟道。我得個計較在此。我看他困倦已極。未必就醒。管他娘。搖出大清河市鎮去。待他醒來。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自己先上岸去買物在某店等你。

但只受他幾個酒錢。哄他上了岸。我們便走他娘。正說間。忽聽那客人做起聲來。二人大驚。提耳靜聽。只聽那人哼道。軍師。你看從鹽山興兵殺來。還是逃。逃。逃。海外兄弟道。兀自說夢話哩。那哥子忽然福至心靈。便問道。兄弟這客人落船時。我在後篷看不仔細。你看是怎樣人。兄弟道。是一個黑矮子。一隻眼睛瞎的。哥子道。想是我們合當發迹。天送這大利市來也。兄弟道。怎見得。哥子道。你不曉得。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說有人捉得宋江。賞錢三萬貫。而且還有什麼官做。今日這客人莫非就是宋江。兄弟道。咄。你休癡想。那有這塊肥羊肉。落到你嘴。哥子道。運氣來了。那裏論得定。方才我聽他的夢話。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這人定是宋江。端的十不離九。我到有個計較在此。我進去。如此你進去。如此管賺出他的姓名來。兩人計議停當。那兄弟便上了岸。哥哥便取了繩索。輕輕的走進艙內。將宋江一索細了。便大叫兄弟快來。宋江夢中驚醒道。你們是什麼人。怎麼細我。那哥子喝道。咱老爺生在深江。一生只愛銀錢。你問做甚。兄弟快來。宋江急得極。叫道。好漢。我身邊銀錢。盡行奉送。只求饒我。那兄弟一面說。一面持火進來。宋江哀告饒命。那兄弟將火一照。忙叫呵呀。哥哥

休。鹵。莽。不。要。傷。犯。好。人。這。位。客。官。好。像。是。及。時。雨。忠。義。宋。公。明。哥。子。道。胡。說。忠。義。宋。公。明。現。在。梁。山。做。大。王。今。夜。單。身。來。此。做。甚。宋。江。到。得。此。際。不。知。虛。實。想。左。右。終。是。一。死。因。回。憶。那。年。潯。陽。江。清。風。嶺。等。處。曾。經。遇。著。此。等。僥。倖。今。日。說。出。姓。名。或。者。尚。有。生。路。便。開。言。道。二。位。好。漢。何。處。認。識。宋。公。明。那。兄。弟。道。哥。哥。快。把。繩。索。解。了。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大。有。罪。孽。哥。子。道。且。慢。你。說。他。好。像。宋。公。明。到。底。是。不。是。宋。公。明。萬。一。不。是。宋。公。明。我。兩。人。著。了。這。個。鬼。倒。是。一。場。笑。話。宋。江。忙。接。口。道。我。真。是。宋。公。明。那。哥。子。道。客。官。你。休。要。冒。認。宋。公。明。宋。公。明。現。在。梁。山。堂。堂。都。頭。領。單。身。到。此。做。甚。宋。江。道。不。瞞。二。位。說。我。梁。山。被。官。軍。攻。圍。甚。急。十。分。難。支。我。想。逃。到。鹽。山。重。興。事。業。路。上。怕。人。打。眼。特。揀。僻。路。走。所。以。走。到。此。處。今。懇。求。好。漢。話。未。說。完。那。兩。人。哈。哈。大。笑。道。你。原。來。真。是。宋。公。明。你。休。要。慌。那。張。經。略。大。將。軍。等。你。已。久。我。們。一。俟。天。明。便。直。送。你。到。他。營。前。宋。江。聽。了。這。話。方。曉。得。著。了。他。們。的。道。兒。驚。得。魂。飛。天。外。那。兩。人。便。加。了。一。道。繩。索。捆。縛。了。他。宋。江。半。晌。定。神。剪。著。兩。手。瞪。著。單。眼。看。那。兩。人。那。兩。人。坐。在。艙。內。講。不。出。那。心。中。權。喜。笑。嘻。嘻。的。看。那。宋。江。宋。江。歎。一。口。氣。道。不。料。我。宋。江。今。日。絕。命。於。此。便。問。那。兩。人。道。這。裏。端。的。是。甚。麼。地。方。兩。人。答。道。老。實。對。你。說。這。裏。長。清。管。下。北。境。夜。明。渡。這。裏。有。件。奇。事。水。中。石。壁。到。五。更。時。便。放。光。明。因。此。喚。作。夜。明。渡。宋。江。一。聽。得。夜。明。渡。三。字。便。長。歎。一。聲。道。宋。江。該。死。久。矣。筍。冠。仙。筍。冠。仙。我。悔。不。聽。你。言。致。有。今。日。也。你。那。八。句。讖。語。分。明。是。到。夜。明。渡。遇。漁。而。終。八。個。字。我。迷。而。不。悟。一。至。於。此。歎。畢。一。口。氣。悔。不。轉。竟。厥。了。去。那。兩。人。忙。替。他。揪。頭。髮。搯。人。中。摩。胸。膺。擺。佈。了。好。一。歇。方。醒。轉。來。那。弟。兄。忙。去。燒。口。熱。茶。與。他。吃。了。各。呆。看。了。一。回。天。已。黎。明。宋。江。又。開。言。問。道。你。們。二。人。是。甚。名。字。那。哥。子。笑。著。答。道。咱。老。爺。二。不。改。名。四。不。改。姓。咱。老。爺。姓。賈。喚。作。賈。忠。指。那。兄。弟。道。這。是。咱。兄。弟。喚。作。賈。義。宋。江。聽。罷。又。浩。然。長。歎。道。原。來。我。宋。江。死。於。假。忠。假。義。之。手。罷。了。蕩。寇。志。一。書。是。山。陰。俞。某。撰。的。俞。某。通。曉。兵。法。兼。明。醫。理。全。書。對。準。耐。菴。宗。旨。一。個。個。替。他。結。果。又。各。各。死。法。不。同。覺。得。著。筆。比。較。耐。菴。更。難。一。點。宋。江。為。水。滸。全。書。的。主。人。翁。假。忠。假。義。耐。菴。却。用。春。秋。誅。心。的。筆。法。抉。摘。已。無。完。膚。此。段。只。輕。描。淡。寫。即。用。賈。忠。賈。義。結。果。了。他。至。潯。陽。江。清。風。寨。會。遇。此。等。僥。倖。又。方。曉。得。著。了。他。們。道。兒。等。話。讀。之。真。堪。失。笑。

冷子興暢談賈府 節錄紅樓夢

却說那賈雨村退出來。意欲到那村肆中。沽飲三盃。以助野趣。於是款步行來。剛入肆門。只見座上吃酒之客。有一人起身大笑。接了出來。口內說奇遇奇遇。雨村忙看時。此人。是都中古董行中貿易。姓冷。號子興的。舊日在都相識。雨村最讚這冷子興。是個有作為。大本領的人。這子興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最相投契。雨村忙亦笑問老兒何日到此。弟竟不知。今日偶遇。真奇緣也。子興道。去年歲底到家。今因還要入都。從此順路。找個做友。說一句話。承他之情。留我多住兩日。我也無甚緊事。且盤桓兩日。待月半時。也就起身了。今日做友有事。我因閒步至此。不期這樣巧遇。一面說。一面讓雨村同席坐了。另整上酒肴來。二人閒談慢飲。敘些別後之事。雨村因問近日都中可有新聞。沒有。子興道。倒沒有什麼新聞。倒是老先生的貴同宗家。出了一件小小的異事。雨村笑道。弟族中無人在都。何談及此。子興笑道。你們同姓。豈非一族。雨村問是誰家。子興笑道。榮國賈府中。可也不玷辱了老先生的門楣。雨村道。原來是他家。若論起來。寒族人丁。却不少。自東漢賈復以來。支派繁盛。各省皆有。誰能逐細考查。若論榮國一支。

却是同譜。但他那等榮耀。我們不便去認他。故越發生疏了。子興歎道。老先生休如此說。如今的這榮寧二府。也都蕭索了。不比先時的光景。雨村道。當日寧榮兩宅。人口也極多。如何便蕭索了。冷子興道。正是說來也話長。雨村道。去歲我到金陵。因欲遊覽六朝遺跡。那日進了石頭城。從他老宅門前經過。街東是寧國府。街西是榮國府。二宅相連。竟將大半條街占了。大門外雖冷落無人。隔著圍牆。一望裏面。廳殿樓閣。也還都嶢嶢軒峻。就是後邊一帶花園裏。樹木山石。也還都有蒼蔚溫潤之氣。那裏像個衰敗之家。子興笑道。虧你是進士出身。原來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如今雖說不似先年那樣興盛。較之平常仕宦之家。到底氣象不同。如今生齒日繁。事務日盛。主僕上下。安富尊榮者。儘多。運籌謀畫者。無一。其日用排場費用。又不能將就省儉。如今外面的架子。雖未甚倒。內囊却也盡上來了。這也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誰知這樣鐘鳴鼎食之家。翰墨詩書之族。如今的兒孫。竟一代不如一代了。雨村聽說。也道這樣講禮之家。豈有不善教育之理。別家不知。只說這寧榮兩宅。是最教子有方的。子興歎道。正說的是。這兩門呢。待我告訴你。當日寧國公。榮國公。是一母同胞弟兄兩個。寧公居長。生

了四個兒子。寧國公死後。長子賈代化襲了官。也養了兩個兒子。長名敷。八九歲上死了。只剩了一個次子賈敬。襲了官。如今一味好道。只愛燒丹煉汞。餘者一概不在他心上。幸而早年留下一子。名喚賈珍。因他父親一心想作神仙。把官倒讓他襲了。他父親又不肯回原籍來。只在都中城外。和那些道士們胡羈。這位珍爺也倒生了一個兒子。今年纔十六歲。名喚賈蓉。如今敬老爺是一概不管。這珍爺那裏肯讀書。只一味享樂。了。把那寧國府竟翻了過來。也沒有敢來管他的人。再說榮府你聽。方纔所說異事。就出在這裏。自榮公死後。長子賈代善襲了官。娶的是金陵世家史侯的小姐爲妻。生了兩個兒子。長名賈赦。次名賈政。如今代善早已去世。太夫人尙在。長子賈赦襲了官。爲人平靜中和。也不管家務。次子賈政。自幼酷喜讀書。爲人端方正直。祖父鍾愛。原要他以科甲出身的。不料代善臨終時。遺本一上。皇上因恤先臣。卽時令長子襲官外。問還有幾子。立刻引見。遂又額外賜了這政老爺一個主事之銜。令其入部習學。如今現已陞了員外郎。這政老爺的夫人王氏。頭胎生的公子名喚賈珠。十四歲進學。不到二十歲。就娶了妻。生了子。一病就死了。第二胎生了一位小姐。生在大年初一。就奇了。不想

次年又生了一位公子。說來更奇。一落胞胎。嘴裏便銜下一塊五彩晶瑩的玉來。還有許多字跡。你道是新聞異事。不是雨村笑道。果然奇異。只怕這人的來歷不小。子興冷笑道。萬人皆如此說。因而乃祖母愛如珍寶。那週歲時。政老爺便要試他將來的志向。便將世上所有之物。擺了無數。與他抓取。誰知他一概不取。伸手只把些脂粉釵環抓來玩弄。那政老爺便不喜歡。說他將來是酒色之徒耳。因此便不甚愛惜。獨那太君還是命根一般。說來又奇。如今長了七八歲。雖然淘氣異常。但聰明乖覺。百個不及他一個。說起孩子話來也奇怪。他說女兒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見了女兒便清爽。見了男子便覺濁臭逼人。你道好笑不好笑。將來色鬼無疑了。雨村岸然厲色忙止道。非也。可惜你們不知道這人來歷呢。我自革職以來。這兩年遍遊各省。也曾遇見兩個異樣孩子。所以方纔你一說這寶玉。我就猜著了八九。也是這一派人物。不用遠說。只這金陵城內。欽差體仁院總裁甄家。你可知道。子興道。誰人不知。這甄府就是賈府老親。他們兩家來往極親熱的。至在下也和他家往來。非止一日了。雨村笑道。去歲我在金陵。也曾有人薦我到甄府處館。我進去看其光景。誰知他家那等榮貴。却是

個富而好禮之家。倒是個難得之館。但是這個學生。雖是啓蒙。却比一個舉業的。還勞神說起來。還可笑。他說必得兩個女兒。伴著我讀書。我方認得字。心上也明白。不然我心裏自己糊塗。又對著跟他的小廝們說。這女兒兩個字極尊貴。極清淨的。比那瑞獸珍禽奇花異草。更覺希罕尊貴呢。你們這種濁口臭舌。萬萬不可唐突了這兩個字。要緊要緊。若使說的時候。必用淨水香茶漱了口方可。設若說錯。便要鑿牙穿眼的。其暴虐頑劣。種種異常。只放了學進去。見了那些女兒們。其溫厚和平。聰敏文雅。竟變了一個樣子。因此他令尊也曾下死笞楚過幾次。竟不能改。每打的吃疼不過時。他便姊妹的亂叫起來。後來聽得裏面女兒們拿他取笑。因何打急了。只管叫姊妹作什麼。莫不叫姐妹們去替你討情討饒。豈不愧殺。他回答的最妙。他說急痛之時。只叫姊妹姊妹字樣。或可解痛。也未可知。因叫了一聲。果覺痛得好些。遂得了秘法。每疼痛之極。便連叫姊妹姊妹起來了。你說可笑不可笑。爲他祖母溺愛不明。每因孫辱師責子。我所以辭了館出來的。這等子弟。必不能守父祖基業。從師友規勸的。只可惜他家幾個好姊妹。都是少有的。子興道。便是賈府中現在三個也不錯。政老爺之長女。名元春。

因賢孝才德。選入宮作女史去了。二小姐乃是赦老爺姨娘所出。名迎春。三小姐政老爺庶出名探春。四小姐乃寧府珍爺之胞妹。名惜春。因史老夫人極愛孫女。多跟在祖母這邊。一處讀書。聽得個個不錯。雨村道。正是方纔說政公已有了一個銜玉之子。又有長子所遺弱孫。這赦老竟無一個不成。子興道。政公既有玉兒之後。其妾又生了一個。倒不知其好友。只眼前現有二子一孫。却不知將來如何。若問那赦公。也有二子。次名賈璉。今已二十來往了。親上做親。娶的是政公夫人王氏之內姪女。今已娶了二年。這位璉爺身上。現捐的是個同知。也是不喜讀書的。於世路上好機變。言談去得。所以目今現在乃叔政老爺家。住。幫著料理家務。誰知自娶了令夫人之後。倒上下無不稱頌他夫人的。璉爺倒退了一舍之地。模樣又極標緻。言談又極爽利。心機又極深細。竟是一個男人萬不及一的。子興道。正也罷。邪也罷。只顧算別人的賬。你也吃一杯酒纔好。雨村道。只顧說話。就多吃了幾杯。子興笑道。說著別人家的閒話。正好下酒。卽多吃幾杯何妨。雨村向窗外看道。天也晚了。仔細關了城。我們慢慢進城再談。未爲不可。此段便似小說的楔子。將全部紅樓夢的來踪去迹無數事實。隱隱從賈雨村和冷

子興一問一答中道出不到三千字。却能含蓋一切。使得作書的宗旨。一一從紙上跳出。小說家發凡起例。當以此爲法。

卜世仁教訓外甥 節錄紅樓夢

賈芸出了榮國府回家。一路思量。想出一個主意來。便一徑往他母舅卜世仁家來。原來卜世仁現開香料鋪。方纔從鋪子裏回來。一見賈芸。便問爲什麼事來。賈芸道。有件事求舅舅幫襯。要用冰片麝香。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節按數送了銀子來。卜世仁冷笑道。再休賒欠一事。前日也是我們鋪子裏一個夥計。替他的親戚賒了。幾兩銀子的貨。至今總未還上。因此我們大家賠上。立了合同。再不許替親友賒欠。誰要犯了。就罰他二十兩銀子的東道。況且如今這個貨也短。你就拿現銀子。到我們這小鋪裏來買。也還沒有這些。只好到扁兒去。這是一件。二則你那裏有正經事。不過賒了去。又是胡鬧。你只說舅舅見你一遭兒。就派你一遭兒。不是你小人家很不知好歹。也要立個主意。賺幾個錢。弄弄穿的吃的。我看看也喜歡。賈芸笑道。舅舅說的有理。但我父親沒的時節。我年紀又小。不知事體。後來聽我母親說。都還虧舅舅們在我們家

去。出主意料理的喪事。難道舅舅是不知道的。還是有一畝地。兩間房子。在我手裏。化了不成。巧媳婦做不出沒米的飯來。叫我怎麼樣呢。還虧是我呢。要是別個死皮賴臉的。三日兩頭兒來纏舅舅。要三升米。二升豆子的。舅舅也就沒有法兒呢。卜世仁道。我的兒。舅舅要有。還不是該的。我天天和你舅母說。只愁你沒個算計。你但凡立得起來。到你大房裏。就是他們爺兒們見不著。便下個氣。和他們的管家。或者管事的人們。嬉和嬉和。也弄個事兒管管。前兒我出城去。撞見你三房裏的老四。騎著大驢。帶著四五輛車。有四五和尙道士。往家廟裏去了。他那不虧能幹。就有這樣的事。到他了。賈芸聽了。嘮叨的不堪。便起身告辭。卜世仁道。怎麼急的這樣。吃了飯去罷。一句話尙未說完。只見他娘子說道。你又糊塗了。說著沒有米。這裏買了半斤麵來。下給你吃。這會子還糲胖呢。留下外甥。挨餓不成。卜世仁道。再買半斤來。添上就是了。他娘子便叫女兒銀姐往對門王奶奶家去。問有錢借二三十個。明日就送來還的。夫妻兩個說話。那賈芸早說了幾個不用費事。去的無影無踪了。

小說什麼難處。莫難於道家常。卜世仁前幾句話。確是做老板的口吻。後幾句話。確

是入情入理。教誨那不成材的外甥。口吻添買半斤麵。著女兒到王奶奶家借二三十錢。又曲肖小店裏頭。老板奶奶的計畫行爲。寫賈芸雖有求而來。却是窮傲尙氣。不失爲一般故家子弟。骯髒的氣象。三管齊下。異樣出色。

劉老老入大觀園 節錄紅樓夢

話說有一鄉下人姓王名成。他的祖上曾做過一個小小京官。因見金陵王家有在京做大官的。依傍其勢利。便連了宗。後來其祖死後。只剩這王成一人。因家業蕭條。仍搬出城外原鄉中住了。王成亦相繼亡故。有子小名狗兒。娶妻劉氏。生子小名板兒。又生一女名青兒。一家四口。以務農爲業。因狗兒白日間又作些生計。劉氏又操井臼等事。青板姊弟兩個無人看管。狗兒遂將岳母劉老老接來一處過活。這劉老老乃是個久經世故的老寡婦。膝下又無子息。只靠兩畝薄田度日。如今女婿接了來。養活。遂一心一計。幫著女兒女婿過活起來。因這年秋盡冬初。覺得天氣漸漸冷上來了。家中冬事未辦。狗兒未免心中煩慮。劉老老看不過。因替他們想主意。大家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一個道理。後來還是劉老老想出一個機會來。向狗兒說道。當日你們原是和金陵王家

連過宗的。二十年前他們看承你們還好。如今他家二小姐。現是榮國府賈二老爺的夫人。聽得他們說。如今上了年紀。越發憐貧恤老。最愛齋僧布施。如今王府雖已出仕。只怕二姑太太還認得我們。你何不去走動走動。或者他還念舊。有些好處。亦未可知。只要他發一點好心。拔一根毫毛。比我們的腰還壯呢。狗兒聽說心中活動。笑道。老老既如此說。當日你又見過這姑太太一次。何不你老人家明日就去走一遭。試試風頭。看劉老老道。嚶嚶。可是說的。侯門似海。我是個什麼東西。他家人又不認得我。去了也是白去的。狗兒道。不妨。我教你個法兒。你竟帶了外孫小板兒。先去尋陪房周瑞。若見了他。就有些意思了。這周瑞在賈府是一個有體面的大管家。我們本極好的。劉老老道也罷。就是捨了我這副老臉去碰碰看。果然有些好處。也大家有益。

當晚計議已定。次日天未明時。劉老老便起來梳洗了。又教了板兒幾句話。五六歲的孩子。聽見帶了他進城玩去。便喜的無不應承。於是劉老老帶了板兒進城。往寧榮街來。到了榮府大門前石獅子旁。只見簇簇的轎馬。劉老老便不敢過去。且擰擰衣服。又教板兒幾句話。然後蹲在角門前。只見幾個挺胸凸肚。指手畫腳的人。坐在大門上說。

東談西的。劉老老只得挨上前來。問太爺們納福。衆人打量了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劉老老陪笑道：「我找太太的陪房周大爺的。煩那位太爺替我請他出來。那些人聽了都不理他。內中有一個年老的說道：『那周大爺往別處去了。他在後面一帶住著。他娘子卻在家裏。你從這邊繞到後街門上找去就是了。』」劉老老謝了。遂攜著板兒繞至後街上一路問去。就找到了。周瑞娘子出來認了半日。方笑說道：「劉老老呀。忙讓坐吃茶。周瑞娘子問些閑話。又問劉老老今日還是路過還是特來的。劉老老道：『原是特來瞧瞧你嫂子。二則也請請姑太太的安。若可以領我見一見更好。若不能。便借重嫂子轉致意罷了。』」周瑞娘子聽了。便已猜著幾分來意。只因他丈夫昔年爭買田地一事。多得狗兒之力。今見劉老老如此。心中難卻其意。二則也要顯弄自己的體面。便笑道：「老老你放心。大遠的誠心誠意來了。豈有個不教你見正主兒的。我與你通個信去。但只一件。老老有所不知。我們這裏不比五年前了。如今太太不大理事。都是璉二奶奶當家了。這璉二奶奶就是太太的內姪女兒。小名鳳哥的。如今有客來。都是璉二奶奶周旋接待。今天寧可不見太太。倒要見他一面。纔不枉走這一趟。」劉老老道：「這全仗嫂子方便了。」說著。周瑞家娘子便喚小丫頭去打聽。老太太屋裏擺了飯。沒有一會。小丫頭回來說：「老太太屋裏已擺完了飯。二奶奶在太太屋裏呢。周瑞娘子聽了。同著劉老老往賈璉的住宅來。先找著了鳳姐的一個心腹大丫頭名喚平兒的。周瑞娘子先將劉老老起初來歷說明。平兒聽了。便作了主意。叫周瑞娘子帶領劉老老進來。坐著等候。須臾鳳姐回房。周瑞娘子將劉老老來歷回明。鳳姐命請劉老老見了鳳姐。說了些閑話。又說我今日帶了你姪兒來。不爲別的。只因他爹娘在家裏連吃的也沒有。天氣又冷了。只得帶了你姪兒奔了你老來。說著又推板兒道：「你爹在家裏怎麼教你的。打發你來作什麼的。」鳳姐早已明白了。聽他不會說話。因笑止道：「不必說了。我知道了。因命周瑞娘子傳了一桌客飯來。讓劉老老在那邊屋裏去吃飯。吃完了飯。又過來給鳳姐道謝。鳳姐命平兒拿出二十兩銀子。鳳姐說道：『這銀子暫且留給這孩子們作件冬衣罷。改日無事。只管來玩。方是親戚們的意思。天也晚了。不虛留你們了。』」劉老老只是千恩萬謝的拿了銀子。隨周瑞娘子出來。仍從後門去了。回到家裏。狗兒及劉氏自是歡喜。大家整備過年。有了銀子。也就不愁了。

到了次年秋天。劉老老帶著板兒。又帶些棗子倭瓜並些野菜。走到榮府來看鳳姐。仍是周瑞娘子陪他進來的。見了平兒。趕忙上前問好。又見了鳳姐。鳳姐因賈母叫趕忙去了。臨去囑咐劉老老等著回來說說話兒再去。這裏周瑞娘子等陪了劉老老坐著說些閑話。劉老老見等鳳姐不來說天不早了。我們也去罷。別出不得城。纔是饑荒呢。周瑞娘子道。這話倒是我替你瞧瞧去。說著一徑去了。半日方來。笑道。可是你老的福來了。竟投了這兩個人的緣了。平兒等問怎麼樣。周瑞娘子笑道。二奶奶在老太太跟前呢。我原是悄悄的告訴二奶奶。劉老老要家去呢。怕晚了趕不出城去。二奶奶說。大遠的難爲他擔了些東西來。晚了就住一夜。明日再去。這可不是投上二奶奶的緣了。這也罷了。偏生老太太又聽見了。問劉老老是誰。二奶奶便回明白了。老太太又說我。正想個積古的老人家說說話兒。請了來我見一見。這可不是想不到的投上緣了。說著催劉老老趕緊前去。劉老老道。我這個樣兒。怎好見的好嫂子。你就說我去了罷。平兒忙道。你快去罷。不相干的。我們老太太最是惜老憐貧的。想你是怯生。我和周大娘送你去。說著同周瑞娘子引了劉老老往賈母這邊來。

卻說榮國府內有一個大花園。名叫大觀園。園中樓閣亭臺。山林花草。以及村舍茅屋。荷池稻田。無不具備。所有榮府下一輩的姊妹。及一位公子名喚寶玉的。都分住在園內。當時平兒等來到賈母房中。彼時大觀園中姊妹們都在賈母前承奉。劉老老進去。只見滿屋裏珠圍翠繞。花枝招展。並不知都係何人。只見一張榻上獨歪著一位老婆婆。身後坐著一個美人一般的丫鬟。在那裏搥腿。鳳姐站著正說笑。劉老老便知是賈母了。忙上前陪著笑。福了幾福。口裏說請老太太安。賈母亦忙欠身問好。又命周瑞娘子端過椅子來坐著。那板兒仍是怕生。不知問候。賈母向劉老老問長問短。又留他住一兩天再去。那搥腿的丫鬟。名喚鴛鴦。是賈母貼身服侍有體面的大丫頭。見賈母留劉老老住下。忙命老婆子帶去洗了澡。挑了兩件隨常衣服。命給劉老老換上。那劉老老那裏見過這樣場面。忙換了衣裳出來。再在賈母榻前。搜尋些話出來說。彼時寶玉姊妹們都在這裏坐著。也都聽得津津有味。說了一會。大家也就散了。

次日。賈母因見園中菊花盛開。叫了寶玉等姊妹們來。商議在園中擺席賞菊。一夕無話。次日天氣清明。賈母帶領衆人來到園內。劉老老也隨了來。只見一個丫鬟捧著一

個大盤子裏面養著各色折枝菊花。賈母便檢一朵大紅的簪在鬢上。回頭笑向劉老老道。過來帶花兒。一語未完。鳳姐便拉過劉老老來笑道。讓我打扮你。說著把一盤子花橫三豎四的插了一頭。賈母和衆人笑個不住。劉老老笑道。我這頭也不知修了什麼福。今兒這樣體面起來。說話間已到了一處。一進門只見兩邊翠竹夾路。地下蒼苔佈滿。中間一條石子砌的路。劉老老讓出來與賈母衆人走。自己卻走土地。衆人拉他道。仔細青苔滑倒了。劉老老道。不相干。這是我們走熟的路。他只顧上頭和人說話。不防脚下果踏滑了。拍躡一交跌倒。衆人都拍手呵呵的笑。賈母笑罵道。小蹄子們。還不攙起來。只站著笑。說話時劉老老已爬起來。自己也笑著說道。纔說嘴就打嘴。賈母對劉老老道。這是我外孫女兒林黛玉的屋子。這裏叫做瀟湘館。說著走出瀟湘館。只見幾個婆子手裏都捧著大食盒走來。鳳姐忙問早飯擺在那裏。賈母道。擺在那邊秋爽齋就好。你就帶了人擺去。我們隨後就來。

鳳姐聽說便同了鴛鴦等帶著端飯的人抄著近路。到了秋爽齋。調開桌案。鴛鴦笑道。天天我們說外頭老爺們吃酒吃飯。有一個湊趣兒的。拏他取笑兒。我們今日也得一個女清客了。鳳姐會意。兩人便如此這般商議撮弄劉老老。正商議著。只見賈母等來了。大家入座。鳳姐一面遞眼色與鴛鴦。鴛鴦便忙拉劉老老出去。悄悄囑咐了劉老老。一席話又說這是我們家的規矩。若錯了。我們就笑話了。調停已畢。然後歸坐。劉老老挨著賈母一桌。鴛鴦侍立。一面遞眼色。劉老老道。姑娘放心。那劉老老入了坐。拏起箸來。覺沈甸甸的不伏手。原是鳳姐和鴛鴦商議定了。單拏一雙老年四楞象牙鑲金的筷子與劉老老。劉老老見了說道。這個又把子。比我那裏鐵叉還沈。那裏拏的動他。說的衆人都笑起來。等到上菜之時。鳳姐特揀了一碗鴿子蛋。放在劉老老桌上。賈母這邊說聲請。劉老老便站起身來。高聲說道。老劉老。食量大如牛。吃個老母猪不擡頭。自己卻鼓著嘴不語。衆人先還發怔。後來一聽。上上下下都哈哈大笑起來。笑得大家有噴了茶的。有吐出飯的。林黛玉笑的岔了氣。寶玉笑得滾到賈母懷裏。賈母笑的話都說不出來。侍候的媳婦丫鬟們。無一個不笑的彎腰屈背。獨有鳳姐鴛鴦二人。掌著不笑。還只管讓劉老老。劉老老拏起箸來。只覺不便。又道。這鷄兒也俊。下的這蛋也小巧。怪俊的。我且吃一個兒。衆人方住了笑。聽見這話。又笑起來。賈母笑的眼淚都出來。

了。只忍不住。叫人在後。揲著。賈母笑道。這定是鳳丫頭促狹鬼兒鬧的。快別信他的話了。那劉老老正誇鷄蛋小巧。鳳姐笑道。一兩銀子一個呢。你快嘗嘗罷。冷了就不好吃了。劉老老便伸筷子要夾。那裏夾得起來。滿碗裏鬧一陣。好不容易撮起一個來。纔伸著頸子要吃。偏又滑下來。滾在地下。忙放下筷子。要親自去拾。早有人拾了出去了。劉老老歎道。一兩銀子。也沒聽見個響聲兒就沒了。衆人已沒心吃飯。都看他取笑。一時吃畢。賈母帶領衆人。各處閒逛了一會。賈母吩咐將席擺在園中綴錦閣下。大家走來入席。吃了一會酒。行了一會令。劉老老又鬧出許多笑話來。一時席散。賈母因要帶著劉老老散悶。遂攜了劉老老至山前樹下。盤桓了半晌。又說與他這是什麼樹。這是什麼石。這是什麼花。劉老老一一領會。又向別處逛了一會。賈母倦了。鳳姐等圍隨著歇息去了。這裏寶玉姊妹及衆丫鬟。都要帶著劉老老逛。隨著取笑。一時來至一個牌坊底下。牌坊上嵌著省親別墅四個字。劉老老道。阿呀。這裏還有大廟呢。說著便爬下叩頭。衆人笑彎了腰。劉老老道。笑什麼。這牌坊上的字。我都認得。我們那裏這樣廟宇最多。都是這樣的牌坊。那字就是廟的名字。衆人笑道。你認得這是什麼廟。劉老老便擡頭指那字道。這不是玉皇寶殿四字麼。衆人笑的拍手打掌。還要拏他取笑。劉老老覺得腹內一陣亂響。忙的拉著一個丫頭。要了兩張紙。就解衣。衆人又是笑。又忙喝他。這裏使不得。忙命一個婆子帶了東北角上去了。那婆子指與他地方。便樂得走開去歇息。那劉老老因吃了些酒。及許多油膩飲食。又多吃了幾碗茶。不免痛瀉起來。瀉完走出。酒被風吹。只覺得頭暈眼花。辨不出路徑。四顧一望。皆是樹木山石。樓臺房舍。卻不知那一處是往那一路去的。只得順著一條石子路。慢慢的走來。及至到了房舍跟前。又尋不著門。再走過去。忽見一帶竹籬。順著路走去。得了一個月洞門。跨進門內。只見迎面一帶水池。沿池順著石子甬路走去。轉了兩個彎子。只見有個房門。於是進了房門。便見迎面一個女孩兒。滿面含笑迎出來。劉老老忙笑道。姑娘們把我丟下了。叫我碰頭。碰到這裏來。說了。只覺那女孩兒不答。劉老老便趕來拉他的手。咕咚一聲。便撞到板壁上。把頭碰的甚疼。細看那女孩兒。原是一幅畫兒。劉老老自忖道。原來畫兒有這樣凸出來的一面。想一面看。一面又用手摸去。卻是一色平的。點頭歎了兩聲。一轉身方得了一個小門。走進門去。擡頭一看。只見四面牆壁。玲瓏剔透。金彩珠光。眼都看花。

了。找門出去。那裏有門。剛從屏後得了一門。只見一個老婆子。也從外面迎了他進來。劉老老詫異。心中惚恍。想道。莫非是他親家母。因連忙問道。你想是見我這幾日沒家去。虧你找我來。那位姑娘帶著你進來的。又見他帶著滿頭花。劉老老笑道。你好沒見世面。見這園裏的花好。你就沒死活的戴了一頭。說著。那老婆子只見笑。也不答言。便心中忽然想起。常聽富貴人家有一種穿衣鏡。這別是我在鏡子裏頭嗎。想畢。伸手一摸。再細細一看。可不是四面雕空紫檀板壁。將這鏡子嵌在中間。因說這已經攔住。如何走出去呢。一面說。一面用手摸。這鏡子原是西洋機括。可以開合。不意劉老老亂摸之間。其力巧合。便撞開了機括。掩過鏡子。露出門來。劉老老又驚又喜。遂走進去。忽見有一副最精緻的牀帳。他此刻帶了七八分的酒。又走乏了。便一扭身。坐在牀上。只說歇歇。不料身不由己。便前仰後合的朦朧著兩眼。一歪身。就睡熟在這牀上了。且說衆人等他不見。板兒尋不著老老。急的哭了。衆人都笑道。別是掉在毛廁裏了。因命兩個婆子去尋。回來說沒有。衆人各處搜尋不見。寶玉房中一個大丫頭名叫襲人。說道。一定他醉了迷了路。順著這一條路。往我們後院子裏去了。我且去看來。一面說

著。一面回來。進了怡紅院。便叫人。誰知那幾個在房裏的小丫頭。已偷空玩去了。襲人一直進了房門。就聽見鼾聲如雷。忙進房來。只聞見酒屁臭氣。滿屋一瞧。只見劉老老。扎手舞腳的仰臥在牀上。襲人一驚不小。慌忙趕上來。將他沒死沒活的推醒。那劉老老驚醒。睜眼見襲人。連忙爬起來道。姑娘我該死了。我失錯。並沒弄污了牀。一面說。一面用手去攢。襲人恐驚動人。被寶玉曉得了。只向他搖手。不叫他說話。忙點上許多香。所喜不曾嘔吐。忙悄悄的笑道。不相干。有我呢。你隨我出來。劉老老答應著。跟了襲人。出至小丫頭們房中。命他坐下。向他道。你出去。就說醉倒在山石子上。打了個盹兒。劉老老答應是。又與他兩碗茶吃。方覺酒醒了。因問道。這是那個小姐的繡房。這樣精緻。我就像到了天宮裏一樣。襲人微笑道。這個麼。是寶二爺的臥室。劉老老嚇的。不敢做聲。襲人帶他從前面出去。見了衆人。只說他在草地下睡著了。帶了他來的。衆人都。不理會。也就罷了。吃罷晚飯。劉老老帶著板兒。到賈母及鳳姐兩處告辭。就在賈母這邊過了一夜。次日。劉老老帶了板兒。由角門出來。上車回去了。

此段爲紅樓夢中一篇滑稽的文字。老老賣弄鄉愚。故作無知。正是久經世故。待候

侯門做老清客的。行逕一種。知情識趣的心腸。盡情湊趣的手段。却能使得老練的。買母狡猾的。鳳姐都著伊那欺騙的道兒。可見得古往今來的。諧臣媚子。得大權利。居大名位。難道不是偷劉老老的法子。做成麼。

下薦書包勇說甄家 節錄紅樓夢

忽見有一個人。頭上戴著毡帽。身上穿著一身青布衣裳。脚下穿著一雙撒鞋。走到門上。向衆人作了個揖。衆人拏眼上上下下。打量他一回。便問是那裏來的呢。那人道。我自南邊甄府中來的。并有家老爺手書一封。求這裏的爺們。呈上尊老爺。衆人聽見他是甄府上來的。纔站起來。讓他坐下。道。你乏了。且坐坐。我們給你回。就是了。門下一面進來。回明賈政。呈上來書。賈政看完。笑道。這裏正因人多。甄家倒薦人來。又不好卻的分付門上。叫他見我。且留他住下。因材使用便了。門上出去。帶進人來。見賈政。便叩了三個頭。起來道。家老爺請老爺安。自己又打個千兒。說包勇請老爺安。賈政因問了甄老爺的好。便把他上下一瞧。但見包勇身長五尺有零。肩背寬肥。濃眉暴眼。闊額長鬚。氣色粗黑。垂著手。站著。便問道。你是向來在甄家的。還是住過幾年的。包勇道。小的向

在甄家的。賈政道。你如今爲什麼要出來呢。包勇道。小的原不肯出來。只是家爺再四叫小的出來。說是別處。你不肯去。這裏老爺家裏。只當原在自己家裏一樣。所以小的來的。賈政道。你們老爺。不該有這事情。弄到這樣的田地。包勇道。小的本不敢說。我們老爺。只是太好了。一味的真心待人。反倒招出事來。賈政道。真心是最好的了。包勇道。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討人厭。煩是有的。賈政笑了一笑道。既這樣。皇天自然不負他的。包勇還要說時。賈政又問道。我聽見說你們家的哥兒。不是也叫寶玉麼。包勇道。是賈政道。他還肯向上巴結麼。包勇道。老爺若問我們哥兒。倒是一段奇事。哥兒的脾氣。也和我家老爺一個樣子。也是一味的誠實。從小兒只管和那些姊妹們在一處頑。老爺太太也很打過幾次。他是不改。那一年太太進京的時候。哥兒大病了一場。已經死了半日。把老爺幾乎的急死。裝裏都預備了。幸喜後來好了。嘴裏說道。走到一座牌樓。那裏見了一個姑娘。領著他到了一座廟裏。見了好些櫃子。裏頭見了好些冊子。又到屋裏。見了無數女子。說是多變了鬼怪似的。也有變做骷髏兒的。他嚇急了。便哭喊起來。老爺知他醒過來了。連忙調治。漸漸的好了。老爺仍叫他在姊妹們一處

頑去。他竟改了脾氣了。好著時候的頑意兒。一概都不要了。惟有念書爲事。就有什麼人來引誘他。他也全不動心。如今漸漸的能穀幫著老爺料理些家務。上賈政默然想了一回道。你去歇歇去罷。等這裏用著你時。自然派你一個行次兒。包勇答應著退下來。跟著這裏人出去。歇歇不提。

說到甄家的失敗。便爲下文賈氏查抄的地步。因爲太真了。人人都不喜歡。這幾句話。不是久經世故飽閱人情的人。那裏說得出。甄寶玉夢中所見。分明是回應上文警幻仙子一段文字。甄寶玉病後變換狀態。又似呼起後來寶玉入場中舉悟道出家的一段文字。一線貫串到底。處處照顧。筆筆周到。雖是自話。文法恰比文言密些。

賣玉器老王索詐 節錄品花寶鑑

話說魏聘才正在看戲。只見老頭子灣著腰。頸上長著灰包似的一個大氣溜。手內托著一個小黃藤木盤。盤內盛著那許多玉器。還有著各樣顏色的東西。口裏輕輕的道。買點玉器兒。瞧瞧玉器兒。從人叢裏走近魏聘才身邊。一手捏著一個黃色鼻煙壺。對著聘才道。買鼻煙壺兒。聘才見這壺顏色甚好。接過來。看了一看。問要多少錢。那賣玉

器的道。這琥珀壺兒是舊的。老爺要使拿去。就給了人家。要是十二兩銀子。一盞不能少的。你只算十兩銀。就是了。聘才只道這壺兒。不過數百文。今聽他討價。連忙送還。那賣玉器的不肯接道。老爺既問價。必得還個價兒。你能瞧這壺兒。又舊。堂兒又大。拿在手裏。又暖。又不沉。狠配你能使。你能總得還個價兒。聘才沒法。只得隨口說道。給你二兩銀子。賣玉器的。便把壺接了過去。說太少。買假的。還不能。停一會。又說罷了。今日第一回開張。老爺成心買。算六兩銀。聘才搖著頭說不要。那賣玉器的歎口氣道。如今買賣亦難做。南邊老爺們也精明。你瞧這個琥珀壺兒。賣二兩銀。算了。底下你能常照顧我。就有了。說着。又把壺兒送過來。聘才身邊沒有帶銀子。因他討價是十兩。故意只還二兩。是打算他必不肯賣的。誰知還價便賣。一時又縮不轉來。只得呆呆的看戲。不理他。然臉已紅了。那賣玉器的。本是老奸巨猾。知是南邊人初進京的光景。便索性放起刁來道。我賣了四十多年的玉器。走了幾十個戲園子。從沒有見還了價。重說不要的。老爺那里不多使二兩銀。別這麼着。靠緊了聘才。把壺兒捏着。聘才沒奈何。只得直說道。今日實在沒有帶銀子。明日帶了銀子來取的罷。那賣玉器的那里肯信道。老爺沒

有銀子。就使票子。聘才道。連票子也沒有。賣玉器的道。我跟老爺府上去領。聘才道。我住得遠。賣玉器的只當不聽見。仍捏著壺兒。緊靠著聘才。那時台上換了二簧戲。一個小旦纔出場。尙未開口。就有一个人喊起好來。於是樓上樓下幾十個人。同聲一喊。倒像救火似的。聘才唬了一跳。身子一動。碰了那賣玉器的。手只聽撲托一響。把個松香煙壺。砸了好幾塊。聘才喫了一驚。發怔起來。那賣玉器的。倒不慌不忙。慢慢的將碎壺兒。檢起。擱在聘才身邊。道。這位爺。鬧脾氣。整的不要。碎的如今索性拉交情。整的是六兩銀。碎的算六吊大錢。十二吊京錢。聘才便生起氣來。道。你這人好不講理。方纔說二兩。怎麼如今又要六兩。你不是訛我麼。旁邊聽那些戲的。都替聘才不平。聘才待要發作。只見那個胖子。伸過手來。將那賣玉器的一扯。就指著他說道。老王。你別要這麼著。聘才連忙招呼。那胖子倒真動了氣。又道。老王。你別要混。怎麼拿個松香壺兒。不值一百個錢。賺人二兩銀。砸碎了。就要六兩。你瞧他南邊人老實。不懂你那慳勁兒。你就慳開了。我姓富的在這裏。你不能。那賣玉器的見了他。就不敢強道。三爺。你能怎麼好。那胖子就叫跟班的。給他四百錢。賣玉器的尙要爭論。那一位也說道。富三爺那裏不

照應。你這點事。你就這麼著。況且富三爺是爲朋友的。下次瞧瞧有好玉器。我們多照顧一點。就穀了。蓉官接口道。這老頭子好討人嫌。灣著腰。托著那浪盤子。天天在人空裏。擠來擠去。一點好東西都沒有。誰要買。德古齋還少嗎。賣玉器的只得忍氣吞聲。拿了碎煙壺。走了出去。

一個賣玉器的人。對待魏聘三。同那對待富三爺。神氣手段。迥乎不同。一回兒硬。一回兒軟。這種老奸巨猾的伎倆。可惜太小用了。

富三爺演說華府 節錄品花寶鑑

話說那魏聘才。聽說錦春園的華公子。便問道。我正要問那個華公子。就將那路上看見的光景。車夫口內說的話。述了一遍。富三道。趕車的知道什麼。這華公子名宿。號星北。他的老爺子。是世襲一等公。現做鎮西將軍。因祖上功勞很大。他從十八歲上當差。就賞了二品閑散大臣。今年二十一歲。練得好馬步箭。文墨上也很好。腦袋是不用說。就是那些小旦。也趕不上他。只是太愛花錢。其實他倒不驕不傲。人家看著他那樣氣。酸排場。便不敢近他。他家財本沒有數兒。那年娶了靖邊侯蘇兵部的姑娘。這粧奩就

有百萬。他夫人真生得天仙似的。這相貌。只怕要算天下第一了。而且賢淑無雙。琴棋書畫。件件皆精。還有十個丫頭。叫做十珠婢。名字都有個珠字。都也生得如花如玉。通文識字。會唱會彈。這華公子在府裏。真是一天樂到晚。這是城裏頭第一個貴公子。第一個闊主兒。我與他。關一門的親。是你嫂子的舅太爺。我今年請他喫一頓飯。就花了一千多吊。酒樓戲館。是不去的。到人家來。這一羣二三十匹馬。二三十個人。房屋小。就沒處安頓他們。況且他那脾氣。既要好。又要多。喫量雖有限。但請他時。總得要另外想法。多做些新樣的菜出來。須得三四十樣好菜。二三十樣果品。十幾樣好酒。唱動了興。一天不穀。還要到半夜。叫班子唱戲。是不用說了。他還自己帶了班子來。叫幾個陪酒的相公也難。一會兒想着這個。一會兒想着那個。必得把幾個有名的全數兒叫來伺候著。有了相公。也就罷了。還有那些檔子班。八角鼓。變戲法。鷄零狗碎的頑意兒。也要叫來預備着。轉他的高興。高興了。便是幾個元寶的賞。有一點錯了。與那腦袋生得可厭的。他却也一樣賞。賞了之後。便要打他幾十鞭。轟了出去。你想這個標勁兒。他亦不管人的臉。上下得來。下不來。就是隨他性兒。那一日。我原冒失些。我愛聽十不閑。有個

小順兒。是十不閑中的狀元了。我想他必定也喜歡他。那個小順兒。上了妝。剛走上來。他見了。就登時的怒容滿面。冷笑了一聲。他跟班的連忙把這小順兒。轟了下去。教我臉上。好下不來看他。以後便話也不說。笑也不笑。纔上了十幾樣菜。他就急於要走。再留不住。只得讓他去了。還算賞我臉。沒有動着鞭子。他這坐一坐。我算起來。上席中席下席。各色賞耗。共一千多吊。不但沒有討好。他倒說我俗惡不堪。以後我就再不敢請他的了。

華公子不過是一個紈褲。從富三爺口中說來。鬧的脾氣。覺得比別個紈褲。異樣一點。本書作法。同那紅樓夢同一機軸。不過一則已脫盡火氣。一則未脫盡火氣。此段摹寫。即其未脫盡火氣處。讀者細玩自知。

魏聘才初進華府

節錄品花寶鑑

再說魏聘才進了華公子府。滿擬錦上添花。立時可以發跡。那曉得進去了一月。賓主尙未見面。幾次請見。只以有事辭之。所往來交接者。皆不三不四的人。又有那一班豪奴架子很大。見了居然長揖。公然上坐。所說的話。無非懵懵懂懂。少年的意氣揚揚。強

作解事。老年的倚老賣老。一味藏奸。聘才極意要好。一概應酬。就華府內一隻犬。也不敢得罪。意思閒要已結些好處來。誰知賠累已多。府中那些朋友門客及家人們算起來。就有幾百人。那一天沒有些事應酬。又是不能揀佛燒香的。遇些喜慶事。就要派分子。間或三朋四友。聚在一處。便生出事來。或是撇蘭喫飯。或是聚賭放頭。還有那些三小子們。以及車夫馬夫廚子等類。時常來打個抽豐。一不應酬。就有人說起閒話來。雖止一月之間。府裏這些閒雜人。倒也混熟了。也有與聘才合式的。也有不對的。合式的是顧月卿張笑梅諸人。不對的是閻簡安王卿雲諸人。聘才也只好各人安分。合式的便往來密些。不對的便疎遠些。惟鬱鬱不樂者。尙未見過華公子一面。而且一無所事。不過天天與衆人厮混。正是兩餐老米飯。一枕黑甜鄉而已。

寫盡做篋片的苦處。連那主人一隻狗。都不敢得罪的。算是形容到極點了。作者想會做過篋片來。

馬二先生逛西湖 節錄儒林外史

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個真山真水的景致。且不說那靈隱的幽深。天竺的清雅。只這出了錢塘門。過聖因寺。上了蘇隄。中間是金沙港。轉過去。就望見雷峯塔。到了淨慈寺。有十多里路。真乃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一處是金粉樓臺。一處是竹籬茅舍。一處是桃柳爭妍。一處是桑麻遍野。那些賣酒的青帘高颺。賣茶的紅炭滿爐。士女游人。絡繹不絕。真不讓三十六家花酒店。七十二座管絃樓。馬二先生獨自一個。帶了幾個錢。步出錢塘門。在茶亭裏。喫了幾碗茶。到西湖沿上。牌頭跟前坐下。見那一船一船。鄉下婦女來燒香的。都梳着挑鬢頭。也有穿藍的。也有穿青綠衣裳的。年紀小的。都穿些紅綢單裙子。也有模樣生得好些的。都是一個大團白臉。兩個大高顴骨。也有許多疤麻疥癩的一頓飯時。就來了有五六船。那些女人後面。都跟着。自揹着一把傘。手裏拿着一個衣包。上了岸。散往各廟裏去了。馬二先生看了一遍。不在意裏。起來又走了里把多路。望着湖隄上。接連着幾個酒店。掛着透肥的羊肉。櫃臺上。盤子裏。盛着滾熱的蹄子海參。糟鴨鮮魚。鍋裏煮着餛飩。蒸籠上。蒸着極大的饅頭。馬二先生沒有錢。買了喫。喉嚨裏。嚙唾沫。只得走進一個麵店。十六個錢。喫了一碗麵。肚裏不飽。又走到間壁一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買了兩個錢。檳榔嚼嚼。倒覺得有些滋味。喫完了出來。看見沿上柳陰

下。繫着兩隻船。那船上女客在那里換衣裳。一個脫去玄色外套。換了一件水田披風。一個脫去了天青外套。換一件玉色繡的八團衣服。一個中年的脫去寶藍緞衫。換了一件天青緞二色金的繡衫。那些跟從的女客十幾個人。也都換了衣裳。這三位女客一位跟前。一個丫鬢。手持黑紗團香扇。替他遮着日頭。緩步上岸。那頭上珍珠的白光。直射多遠。裙上環珮。丁丁當當的響。馬二先生低着頭。走過了去。不曾仰視。往前走過了六橋。轉個灣。便像些鄉村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墓中間。走也走不清。甚是可厭。馬二先生欲待回去。遇着一個人問道。前面可有好頑的所在。那人道。轉過灣。便是淨慈雷峯。怎麼不好頑。於是又往前走。走到半里路。見一座樓臺。蓋在水中間。隔着一道板橋。馬二先生從橋上走過去。門口也是個茶室。喫了一碗茶。裏邊的門鎖着。管門的要了一個錢。開門放進去。裏面是三間大樓。樓上供的是仁宗皇帝御書。馬二先生嚇了一跳。慌忙整理頭巾直裰。在靴桶內拏了一把扇子。當了笏板。恭恭敬敬。朝着樓上。揚塵舞蹈。拜了四拜。拜畢起來。定一定神。照舊走到茶桌子邊坐下。傍邊有個花園。賣茶的人。說是布政司房裏的人。在此請客。不好進去。那廚房却在外面。滾熱的燕窩海參。一碗碗在跟前捧過去。馬二先生又羨慕了一番。出來過了雷峰。遠遠望見高高下下。許多房子。蓋着玻璃瓦。曲曲折折。無數的朱紅闌干。走到跟前。看見一個極高的山門。一個直匾。金書上寫着敕賜淨慈禪寺。山門傍邊。一個小門。走了進去。一個大寬展的院落。地下都是水磨的磚。纔進二道山門。兩邊上都是幾十層極高的階級。那些富貴人家的女客。成羣逐隊。來往不絕。都穿的是錦繡衣服。風吹過來。身上的香。一陣陣拍人鼻子。馬二先生身子又長。戴一頂高方巾。烏黑的臉。挺着個肚子。穿着一雙厚底破靴。橫着身子亂跑。只管在人窩裏撞。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前前後後。跑了一回。又出來坐在那茶亭內。上面一個橫匾。金書南屏兩字。喫了一碗茶。櫃上擺着許多碟子。橘餅。芝麻糖。饅子。燒餅。雲片。黑棗。煮栗子。馬二先生買了幾個錢。不論好歹。喫了些。覺得有些倦了。直着脚跑到進清波門。回到下處。關門睡了。一個八股先生。覺得偌大西湖。沒有什麼景致。可玩。倒覺得喫的着的。都非吾所。固有。禁不住眼裏一睨。心裏一動。可見志不在溫飽。做倒也大非易事。一種寒酸狀態。虧他寫得出。

郭孝子逢着異獸 節錄儒林外史

却說那郭孝子揹著行李。又走了幾天。這路多是崎嶇鳥道。走一步。怕一步。那天日色將晚。望不着一個村落。遇着一個人。問這里到宿店所在。還有多少路。那人道。還有十幾里。客人須要緊些走。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郭孝子聽了。急急往前奔走。天色全黑。却喜山凹裏。推出一輪明月來。十分明亮。郭孝子乘月色走。走進一個樹林中。只見劈面起了一陣狂風。把那樹上落葉。吹得颼颼的響。風過處。跳出一隻老虎來。郭孝子叫聲不好了。一交跌倒在地。老虎把孝子抓了。坐在屁股底下。坐了一會。只道是已經死了。便去地下挖了一個坑。放在裏面。把爪子撥了許多落葉。蓋住了他。那老虎便去了。郭孝子在坑裏偷眼看那虎。走過幾里。到那山頂上。還把兩隻通紅的眼睛。轉過身來望。看見這裏不動。方才一直走了。郭孝子從坑裏扒了上來。自心裏想道。這業障雖然去了。必定還要來喫我。如何了得。一時沒有主意。見一顆大樹在前。郭孝子扒上樹去。又心裏想他再來咆哮震動。我可不要嚇了下來。心生一計。將裹腳脫了下來。將自己縛在樹上。等到三更後。月色分外光明。只見老虎前走。後面又帶了一個東西來。

那東西渾身雪白。頭上一隻角。兩隻眼。就像兩盞大紅燈籠。直着身子走來。郭孝子認不得是甚麼東西。那東西走近跟前。便蹲下了。老虎忙到坑裏去尋人。見沒有了人。老虎慌做一堆兒。那東西大怒。伸過爪來一掌。就把老虎頭打掉了。老虎死在地下。那東西抖擻身上的毛。發起威來。回頭一望。望見月亮地下。照着樹枝頭上。有個人。就很命的往樹枝上一撲。撲冒失了。跌了下來。又盡力往上一撲。離郭孝子只得一尺遠。郭孝子抖着想我今番却休了。不想那樹上一根枯桿。却好對着那東西的肚皮上。後來的這一撲。力太猛了。這枯桿戳進肚皮。有一尺多深淺。那東西急了。越搖越戳進去。使盡力氣。掛在樹上死了。到天明時候。有個獵戶。手裏拿着鳥槍。又棍來。看見這個東西。嚇了一跳。郭孝子在樹上叫喊。衆獵戶接了下來。問他姓名。郭孝子道。我是過路的人。天可憐。見得保了性命。我要趕路去了。這件東西。你們拿到地方官去請賞罷。衆獵戶拿了些乾糧米。讓郭孝子喫了一飽。替他拿了行李。送了五六里路。辭別而去。

世上凶猛的動物。要算老虎了。郭孝子所見。竟有凶猛過於老虎的動物。這樣凶猛的動物。偏偏遇着那一根枯桿。與他爲難。就此死了。作書的宗旨。原是天佑孝子。逢

凶化吉的老話頭。我道自古及今許多凶猛的人。幾曾見有個好好善終的呢。

鮑文卿優伶本色 節錄儒林外史

這南京乃是明太祖皇帝建都的所在。裏城門十三。外城門十八。穿城四十里。沿城一轉。足有一百二十多里。城裏幾十條大街。幾百條小巷。都是人烟湊集。金粉樓臺。又有一道河。東水關到西水關。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畫船簫鼓。晝夜不絕。至於琳宮梵宇。碧瓦朱甍。在六朝時。是四百八十寺。到如今。何止四千八百寺。大小酒樓。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餘處。插着時鮮花朵。烹着上好雨水茶。社裏坐滿了喫茶的人。到晚來。兩邊酒樓上。明角燈照耀。如同白日。那秦淮河到了有月色的時候。越是夜色已深。更有細吹細唱的船來。淒清委婉。動人心魄。兩邊河房裏住家的女郎。穿了輕紗的衣服。頭上簪了茉莉花。一齊捲起珠簾。憑欄靜聽。所以燈船鼓聲一響。兩邊簾捲窗開。河房裏焚的龍涎沉速。香霧一齊噴出來。和河里的月色烟光。合成一片。望着如閬苑仙人。瑤宮仙女。還有那十六樓歌妓。新妝絃服。招接四方游客。真乃朝朝寒食。夜夜元宵。這鮑文卿住在水西門。水西門與聚寶門相近。這聚寶門當年說。每日進來。有百牛千豬萬

擔糧。到這時候。何止一千個牛。一萬個豬。糧食更無其數。鮑文卿到家。和妻子見了他。家本是幾代的戲行。如今仍舊做這行業。他這戲行裏有二個總寓。一個是老郎庵。一個是水西門。一個是淮清橋。總寓內都挂着一班一班的戲子牌。凡要定戲。先幾日在牌上寫着日子。鮑文卿却是水西門總寓挂牌。他戲行規矩最大。但凡本行中有不公不法的事。一齊上了庵。燒過香。坐在總寓那里。品出不是來。要打就打。要罰就罰。一個字也不敢拗的。還有洪武年間起首的班子。一班幾十個人。每班立一座石碑在老郎菴裏。比如有祖宗的名字在這牌上的。子孫出來學戲。就是世家子弟。略有幾歲年紀。就稱爲老道長。凡遇本行公事。都向老道長說了。方纔敢行。鮑文卿的祖父名字。却在那第一座碑上。他到家就把笙簫管笛三絃琵琶檢點一過。也有斷了絃。也有壞了皮的一總塵灰寸壅。都查出來。放在那裏。到總寓傍邊茶館內去會會同行。纔走進茶館。只見一個人坐在那裏。頭戴高帽。身穿寶藍緞直裰。脚下粉底皂靴。鮑文卿近前一看。原是他同班唱老生的錢麻子。見了他來說道。文卿你從幾時回來的。鮑文卿道。我方纔遠遠看見你。只疑惑是那一位翰林科道老爺。錯走到我這里來喫茶。原來就是你

這老屁精當下坐了喫茶。錢麻子道：「文卿你在北京走了一遭，回家就拏翰林科道來嚇我了。」鮑文卿道：「兄弟莫怪我，說這衣服靴子不是我們行事的人可以穿得的。你穿這樣衣裳，叫那讀書人穿什麼？」錢麻子道：「而今事那是二十年前的講究了。南京這些鄉紳人家壽誕喜事，我們只拏一副蠟燭去，他就留我們坐着一桌喫飯，憑他什麼大官也只坐在同桌。若遇那學裏酸子，我眼角裏還不會帶着他哩。」鮑文卿道：「兄弟你這樣不安本分的話，豈但來生還做戲子，連變驢變馬都是該的。」錢麻子笑着打了他一下，正喫着茶，只見外面一個人頭戴浩然巾，身穿醬色紬直裰，脚下粉底皂靴，手執龍頭拐杖，走了進來。錢麻子道：「黃老爹到這裏來喫茶？」黃老爹道：「我道是誰，原來是你們二位到跟前纔認得，怪不得我今年已八十二歲了，眼睛該花了。」文卿你幾時來的？」鮑文卿道：「到家不多幾日，還不會來看老爹。日子過的好快，相別已十四年，記得我出門那日，還在國公府看老爹裝了一齣茶博士纔走的。老爹而今可在班裏否？」黃老爹搖手道：「我久已不做戲子了，坐下向錢麻子道：「前日南門外張舉人家請我同你去下棋，你怎麼不到？」錢麻子道：「那日我班裏有生意，明日是鼓樓外薛鄉紳小生日，定了我徒

弟的戲，我和你明日同去拜壽。」鮑文卿道：「那個薛鄉紳？」黃老爹道：「他是做過福建汀州知府，和我同庚，今年八十二歲，朝廷請他做鄉飲大賓了。」鮑文卿道：「像老爹拄着拐杖，緩步細搖，依我說，這鄉飲大賓，就該是老爹做。」又道：「錢兄弟，你看老爹這個體統，豈止像知府告老回家，就是尙書侍郎回家，也不過像老爹這個排場罷了。那老畜生不曉得這話是笑他，反忻忻得意，當下喫完了茶，各自散了。」

錢麻子何等穿着，黃老爹何等氣概，想是一般張舉人，薛鄉紳等捧起來的。明季風氣到這等樣子，怪不得燕子春燈葬送了南都半壁呢。我讀這回書，我便觸起那現下的傷感來，不是梅毒，又傳染到上海來麼？遠着上海的人都來看這三元包廂的戲，這不是勞民傷財呢？今天登報，明天登報，也有不三不四的評語，也有似通非通的詩文，忙得這幾個酸溜溜，屁滾尿流，這不是新流行，崇拜優伶的風氣麼？比較明季起來，不是又加到百倍千倍呢？最可笑，那大名鼎鼎，自命遺老的，也跟着那般無知無識的，捧得什麼似的，記得唐朝白居易長恨歌，上有那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兩句話，頭到了今日，不是翻轉過來麼？

匡超人菽水養親 節錄儒林外史

話說匡超人望見自己家門。心裏歡喜。兩步做一步。急急走來敲門。母親聽見是他的聲音。開門迎了出來道。小二你回來了。匡超人道。娘我回來了。放下行李。整一整衣服。替娘作揖磕頭。他娘捏一捏他身上。見他穿着極厚的棉襖。方纔放手。向他說道。自從你跟了客人去後。這一年多。我的肉身時刻不安。一夜夢見你掉在水裏。我哭醒來。一夜又夢見你把腿跌折了。臉上生了一個大疙瘩。指與我看。我替你拏手拈。總拈不掉。一夜又夢見你頭戴紗帽。說做了官。我笑着說。我一個庄農人家。那有官做。傍一個人道。這官不是你兒子。你兒子却也做了官。却是今生再也不到你跟前來了。我又哭起來。說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他也罷。就把這句話哭著吟喝醒了。把你爺也嚇醒了。你爺問我。我把這夢告訴你爺。你爺說。我心想癡了。不想就在這半夜。你爺就得了病。半邊身子動不得。而今睡在房裏外邊。說着話。他父親匡太公。已聽見兒子回來了。登時那病就輕鬆些。覺得有些精神。匡超人走到跟前。叫一聲爺。兒子回來了。上前磕了頭。太公叫他坐在牀沿上。細細告訴他這得病的緣故。說道。自你去後。你三房裏叔子。就想着我這屋。我心裏計算。也要賣給他。除另尋屋。再剩幾兩房價。等你回來。做個小本生意。人向我說。你這屋。是他屋邊屋。他謀買你的。須要他多出幾兩銀子。那知他有錢的人。只想便宜。豈但不肯多出錢。照時值估價。還要少幾兩。分明知道我等米下鍋。要殺我的巧。我賭氣不賣給他。他就下一個毒。串出上手業主。拏原價來贖。我的業主。你曉得的。還是我的叔輩。他倚恃尊長。開口就說本家的產業。是賣不斷的。我說雖是賣不斷。這數年的修理。也是要認我的。他一個錢不認。只肯原價回贖。那日在祠堂裏。彼此爭論。他竟把我打起來。族間這些有錢的。受了三房裏囑託。都偏爲着他。倒說我不看祖宗面上。你哥又沒中用。說了幾句道。三不着兩的話。我着了這口氣。回來就病倒了。自從我病倒。日用益發艱難。你哥聽着人說。受了原價。寫過吐退與他。那銀子零星收來。都花費了。你哥看見不是事。同你嫂子商量。而今和我分了另喫。我想又沒有家私給他。自掙自喫。也只得由他。他而今每早挑着擔子在各處趕集。尋的錢。兩口子還養不來。我又睡在這裏。間壁又要房子翻蓋。不顧死活。三五天一回人來。催口裏不知多少閒話。你又去得不知下落。你娘想着一場兩場的哭。匡超人道。爺這

些事都不要焦心。且靜靜的養好了病。我在杭州。虧遇着一個先生。他送了我十兩銀子。我明日起做個小生意。尋些柴米過日子。三房裏來催。怕怎的。等我回他。母親走進來。叫他喫飯。他跟了走進廚房。替嫂子作揖。嫂子倒茶。他喫罷飯。忙走到集上。把剩的盤程錢。買了一隻豬蹄來家煨着。晚上與太公喫。恰好他哥子挑着擔子進門。他向哥作揖下跪。哥扶住了他。同坐在堂屋。告訴了些家裏的苦楚。他哥子愁著眉道。老爺而今有些害發了。說的話道。三不着兩的。現今人家催房子。挨着總不肯出。帶累我受氣。他疼的是你。你來家早晚說着他些。說罷。把擔子挑到房裏去。匡超人等肉爛了。拏到父親面前。扶起來坐着。太公因兒子回家。心裏歡喜。當晚那菜和飯。也喫了許多。剩下的請了母親同哥進來。在太公面前放桌子。喫了晚飯。太公看着歡喜。直坐到更把天氣纔扶了睡下。匡超人將被單拏來。在太公脚跟頭睡。次日清早起來。拏銀子到集上。買了幾口豬養在園裏。又買了斗把豆子。先把豬搗出一個來殺了。盪洗乾淨。分肌劈理的賣了一早晨。又把豆子磨了一廂豆腐。也都賣了錢。拏來放在太公牀底下。就在太公跟前坐着。見太公煩悶。便搜出些西湖上的景致。以及賣的各樣的喫食東西。又聽得各處的笑話。曲曲折折細說與太公聽。太公聽了也笑。太公過了一會向他道。我要出恭。快喊你娘進來。母親忙走過來。正要替太公墊布。匡超人道。爺要出恭。不要這樣出了。像這布墊在被窩裏出的。也不自在。況每日要洗這布。娘也怕薰的慌。不要薰傷了胃氣。太公道。我站的起來。出恭倒好了。這也是沒奈何。匡超人道。不要站起來。我有道理。連忙走到廚下。端了一個瓦盆。盛上一瓦盆的灰。拿進去放在牀面前。就端了一條板櫬。放在瓦盆外邊。自己扒上牀。把太公扶了。橫過來兩隻腳。放在板櫬上。屁股緊對著瓦盆的灰。他自己鑽在中間。雙膝跪下。把太公兩隻腿捧着。肩上讓太公坐的安安穩穩。自在。出過恭。把太公仍舊睡好。又出的暢快。被窩裏又沒有臭氣。他把板櫬端開。瓦盆拿出去倒了。依舊進來坐着。到晚。又扶太公起來。吃了晚飯。伏侍睡下。蓋好了被。他便把省裏帶來的一個大鐵燈盞。裝滿了油。坐在太公傍邊。拏出文章來念。太公睡不着。夜裏要吐痰。喫茶。一直到四更鼓。他就讀到四更鼓。太公叫一聲。就在跟前夜裏要出恭。從前沒人伏侍。就要忍到天亮。今番有了兒子。在旁伺候。晚飯也放心。多喫幾口。匡超人每夜四鼓纔睡。只睡一個更頭。便要起來。殺豬磨豆腐。過了四五日。

他哥在集上回家的早。集上帶了一個小雞子。在嫂子房裏煮着。又買了一壺酒。要替兄弟接風。說道：「這事不必告訴老爺罷。」匡超人不肯。把雞先盛了一碗。送與父母。剩下的兄弟兩人在堂裏喫酒。恰好三房的阿叔過來催房子。匡超人丟下酒。向阿叔作揖下跪。阿叔道：「好呀。」老二回來了。穿的恁厚敦敦的棉襖。又在外邊學得恁知禮。會打躬作揖。匡超人道：「我到家幾日。事忙還不曾來看阿叔。就請坐下。」喫杯便酒罷。阿叔坐下。喫了杯酒。便提到房子的話。匡超人道：「阿叔莫要性急。放着弟兄兩人在此。怎敢白賴阿叔的房子住。就是沒錢典房子。租也租兩間。搬去住了。把房子讓阿叔。只是而今我父親病着。人家說病人移了牀。不得就好。如今我弟兄趕緊把父親醫。若是父親好了。作速的讓房子與阿叔。就算父親是長病。不得就好。我們也說不得。料理尋房子搬去。只管占着阿叔的。不但阿叔要催。就是我父母兩個老人家。往的也不安。」阿叔見他這番話說的中聽。又婉委。又爽快。倒也沒的說了。只說道：「一個自家人。不是我只管來催。因爲要一總拆了修理。既是你恁說。再就待些日子罷。」匡超人道：「多謝阿叔。但請放心。這事也不得過遲。那阿叔應諾了過去。自此以後。匡超人的肉和豆腐都賣得生意甚好。不到日中就買完了。算定那日賺錢的多。便在集上買的雞鴨。或是魚。來家與父親喫飯。因太公是個痰症。不十分宜喫大葷。所以要買這些東西。或是豬腰子。或是豬肚子。倒也不斷。醫藥是不消說得了。」

說家常語。不嫌他瑣碎。越說得瑣碎。越見得真切。這段敘匡超人的舉動。云爲確是一個孝子。悌弟。古來所謂負米養親。菽水承歡的大賢。也不過如此。若做了官。就不得見面。這官就不做也罷。這幾句話。不是替做官的痛下針砭麼。

談風水現出醜相 節錄儒林外史

且說余家大先生二先生弟兄二人商議。要去拜風水張雲峰。恰好一個本家來請吃酒。兩人拜了張雲峰。便到那里赴席去。那里請的沒有外人。就是他兩個嫡堂兄弟。一個叫余敷。一個叫余殷。兩人見大哥二哥來。慌忙作揖。彼此坐下。問了些外路的事。余敷道：「今日王父母在彭老二家吃酒。主人坐在底下道：『還不曾來哩。陰陽生纔拏過帖子去。』余殷道：『彭老四點了主考了。聽見前日辭朝的時候。他一句話回的不好。朝廷把他身子拍了一下。余先生大笑道：『他沒得甚麼話說的不好。就是說的不好。』皇上離

着他也遠。怎能自己拍他一下。余殷紅着臉道。然而不然。他而今官大了。是翰林院大學士。又帶着左春坊。每日就要站在朝廷大堂上。煖閣子裏議事。他回的話不好。朝廷怎的不拍他。難道怕得罪他麼。主人坐在底下道。大哥前日在南京來。聽見說應天府尹進京了。余大先生還不曾答應。余敷道。這個事也是彭老四奏的。朝廷那一天問應天府裏。可該換人。彭老四要薦他的同年湯奏。就說該換。他又怎肯得罪府尹嗎。唧唧的寫個書子帶來。叫府尹自己請陛見。所以進京去了。余二先生道。大僚更換的事。翰林院衙門是不管的。這話恐未必確。余殷道。這是王父母前日在仁大典吃酒席上。親口說的。怎的不確。說罷。擺上酒來。九個盤子。一盤青菜炒肉。一盤煎鱸魚。一盤片粉。拌雞。一盤攤蛋。一盤葱炒蝦。一盤瓜子。一盤人參果。一盤石榴米。一盤豆腐乾。盪上滾熱的封缸酒來。吃了一會。主人走進去。拿出一個紅布口袋。盛着幾塊土。紅頭繩子拴着。向余敷余殷說道。今日請兩位賢弟來。就要看看這山上土色。不知可用得。余二先生道。山上是幾時破土的主人。人道是前日。余敷正要打開。余殷奪過來道。等我看。擊手擊出土來。放在面前。把頭歪在右邊。看了一回。把頭歪在左邊。又看了一回。擊手指頭

捏下一小塊來。送在嘴裏。歪着嘴亂嚼。嚼了半天。把那塊土就遞與余敷說道。四哥你看這土好不好。余敷接在手裏。拿着在燈底下翻過來。把正面看了一回。翻過來。又把反面看了一回。也掐了一小塊。送在嘴裏。閉着嘴。閉着眼。慢慢的嚼了半天。睜開眼。又把那土拿在鼻子跟前。儘着聞。又聞了半天。說道。這土果然不好。主人慌了道。這地可葬得。余殷道。這地葬不得。葬了。你家就要窮了。余大先生道。我不在家。這幾十年。不想二位賢弟。就這般精於地理。余敷道。不瞞大哥說。經過我們弟兄兩個看的地。一毫也沒得辨駁的。余大先生道。方才這土是那山上的。余二先生指着主人道。便是賢弟家四叔的墳。商議要遷葬。余大先生道。四叔葬過。已經二十多年。家裏也還平安。可以不必遷罷。余敷道。大哥這是那里來的話。他那墳裏一汪的水。一包的螞蟻。做兒子的人。把個父親放在水窩裏。螞蟻窩裏。不遷起來。還成個人。余大先生道。如今尋的新地。在那裏。余殷道。昨日這地。不是我們尋的。我們替尋一塊地。在三尖峰。我把這形勢說給大哥看。因把這桌上的盤子。撤去兩個。拿指頭蘸着封缸酒。在桌上畫了圈子。指着道。大哥你看。這是三尖峯那邊來。路遠哩。從浦口山上發脈。一個墩。一個礮。彎彎曲曲骨

裏骨碌一路接着滾了來。滾到縣裏周家岡龍身跌落過峽。又是一個墩一個礮骨骨碌碌幾十個礮趕了來。結成一個穴。這叫做荷花出水。正說着。小厮捧上五碗麵。主人請諸位用了醋。把這青菜炒肉夾了許多。堆在麵碗頭上。衆人舉起箸來吃。余殷吃的差不多。揀了兩根麵條。在桌上彎彎曲曲。做了一個來。龍睜眼道。看我這地要出一個狀元。葬下去。中了一甲第二。也算不得。就把我的兩隻眼睛剜掉了。主人道。那地葬下去。自然要發。余敷道。怎的不發。就要發。並不等三年五年。余殷道。偃着就要發。你葬下去。纔知道好哩。余大先生道。前日我在南京。聽見幾位朋友說。葬地只要父母安。那子孫發達的話。也是渺茫。余敷道。然而不然。父母果然安。子孫怎的不發。余殷道。彭府上。那一座墳。一個龍爪子恰好搭在他太爺膀子上。所以前日彭老四就有這一拍。難道不是一個龍爪子。大哥你若不信。明日我同你到他墳上去看。你纔知道。又吃了幾杯。一齊起身謝擾。小厮打着燈籠。各自歸家歇息。次日大先生同二先生商議。昨日那兩個兄弟說的話。怎樣一個道理。二先生道。他們也只說的好聽。究竟是无師之學。我們還請張雲峰商議。爲是大先生道。這最有理。次日弟兄兩個備了飯。請張雲峰來。張雲峰道。我往常時。諸事沾二位先生的光。二位先生因太老爺的事。托了我。怎不盡心。大先生道。我弟兄是寒士。蒙雲峰先生厚愛。凡事不恭。但望恕罪。二先生道。我們只要把父母大事做了歸着。而今拜託雲翁。並不講發富發貴。只要地下乾煖。無風無蟻。我們愚弟兄就感激不盡了。

余殷余敷兩個兄弟說官場話。牛頭不對馬嘴。已是可笑。說風水家話。荒唐支離。真到極點。看了又看。嚼了又嚼。做出那奇形怪狀來。直是不知羞恥。不解世上一般葬親人。爲恁迷信到這地步。余二先生云。不論發富發貴。只要土地乾燥。無水無蟻。自是作者喚醒一般迷信風水人。正當的話頭。

節孝祠世態炎涼

節錄儒林外史

虞華軒到家第二日。余大先生來說節孝入祠。定於出月初三。我們兩家有好幾位叔祖母伯母叔母入祠。我們兩家都該公備祭酌。自家合族人都送到祠裏去。我兩人出去傳一傳。虞華軒道。這個何消說得。寒舍是一位尊府是兩位。兩家紳衿。共有一百四五十人。我們會齊了。一同到祠門口。都穿了公服。迎接當事。也是大家的氣象。余大先

生道。我傳我家的去。你傳你家的去。虞華軒到本家去。轉了一轉。惹了一肚子的氣。回來氣得一夜沒睡着。清晨余大先生走進來。氣的兩隻眼白瞪着。問道。表弟你傳的本家怎樣。虞華軒道。正是表兄傳的怎樣。爲何氣的這樣光景。余大先生道。再不要說起。我去向寒家這些人說。他不來也罷了。都回我說。方家老太太入祠。他們都要去陪祭。候送。還要扯了我也去。我說了他們。他們還要笑我說背時的話。你說可要氣死了人。虞華軒笑道。寒家亦是如此。我氣了一夜。明日我備一個祭桌。自送我家叔祖母。不約他們了。余大先生道。我也只好如此。相約定了。到初三那日。虞華軒換了新衣帽。叫小厮挑了祭桌。到他本家八房裏進了門。只見冷冷清清。一個客也沒有。八房裏堂弟是個窮秀才。頭戴破頭巾。身穿舊襖衫。出來作揖。虞華軒進去拜了叔祖母的神主。奉主升車。他家租了一個破亭子。兩條扁擔。四個鄉里人。歪擡着。也沒有執事。亭子前四個吹手。滴滴打打的吹着。擡上街來。虞華軒同他堂弟跟着。一直送到祠門口歇下。遠遠望見也是兩個破亭子。并無吹手。余大先生二先生弟兄兩個跟着擡到祠門口歇下。四個人會着。彼此作了揖。看見祠門前尊經閣上掛着燈。懸着綵子。擺着酒席。那閣蓋

的極高大。又在街中間。四面都望見。戲子一擔擔挑箱上去。擡亭子的人道。方老爺家的戲子來了。又站了一會。聽得西門三聲銃響。擡亭子的人道。方府老太太起身了。須臾街上鑼響。一片鼓樂之聲。兩把黃傘。八把旗。四隊蹄街馬。牌上金字。打着禮部尙書翰林學士提督學院狀元及第。都是余虞兩家送的執事。過了腰鑼馬上。吹提爐簇擁着老太太的主。亭子邊旁。八個大腳婆娘扶着。方六老爺紗帽圓領跟着。亭子後邊的客分做兩班。一班是鄉紳。一班是秀才。鄉紳是彭二老爺。彭三老爺。彭五老爺。彭七老爺。餘皆就是余虞兩家的舉人進士貢生監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紗帽圓領。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兩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襖衫頭巾。慌慌張張。在後邊趕着走。鄉紳末了一個是唐二棒椎。手裏擎一個簿子。在那邊記賬。秀才末了一個是唐三痰。手裏擎個簿子在裏邊記賬。那余虞兩家到底詩禮人家。也還有道。走到祠前。看見本家的亭子在那里。竟有七八位走過來。作一個揖。便大家簇擁着方老太太的亭子進祠去了。隨後便是知縣學師典史把總。擺了執事來。吹打安位。便知縣祭。學師祭。典史祭。把總祭。鄉紳祭。秀才祭。主人家自祭。祭完了。紳衿一闕而出。都到尊經閣

上赴席去了。這裏等人擁散了。才把亭子擡了進去。也安了位。虞家還有華軒備的一個祭桌。余家只有大先生備的一副三牲。也祭奠了。擡了祭桌出來。沒處散步。算計借一個門斗家坐坐。余大先生擡頭看尊經閣上繡衣朱履。觥籌交錯。方六老爺行了一回禮。拘束很了。寬去了紗帽圓領。換了方巾便服。在閣上廊沿之間。徘徊散步。便有一個賣花牙婆。三十多年紀。大着一雙脚。裊頭扭頸。走上閣來。嘻嘻笑道。我來看老太太入祠。方六老爺笑容可掬。同他站在一處。伏在欄干上。看執事。方六老爺拿手一宗一宗的指着說與他聽。那賣婆一手扶着欄干。一手指那樣說那樣。余大先生看不上眼。說道。表弟。我們也不在這裏坐着吃酒了。把祭桌擡到你家。我同舍弟一同到你家坐坐罷。還不看見這些惹氣的事好。便叫挑了祭桌一路走了。余大先生道。表弟。我們縣裏禮義廉恥。一總都滅絕了。因學宮裏沒有一個好官。若是放在南京虞博士那裏。這樣事如何行的去。余二先生道。看虞博士那般舉動。他也不要禁止人怎樣。只是被了他的德。那非禮之事。人自然不能行出來。虞家兄弟兩個同歎了一口氣。一同到家吃了酒。各自散了。此時元武閣已經動工。虞華軒每日去監工修理。那日晚上回來。成老爹坐在書房裏。虞華軒同他作了揖。拿茶吃了。問道。前日節孝入祠。老爹爲甚麼不到。成老爹道。那日我要到的。身子有些病。不曾來的。成舍弟鄉下去。說是熱鬧的。很。方府的執事擺了半街。王公同彭府上的人都在那裏送尊經閣。擺席唱戲。四鄉八鎮。幾十里路的人都來看。說若要不是方府怎做的。這樣大事。你自然也在閣上偏我。吃酒。虞華軒道。老爹。你不曉得我。那日要送我家八房裏的叔祖母。成老爹冷笑道。你八房裏本家窮的。有腿沒褲子。你本家的人。那個肯到他那裏去。連你這話。也是哄我。頑你一定是送方老太太的。虞華軒道。這事已過去。不必細講了。

同是入祠一事。寫方老爺處。何等熱鬧。寫虞余兩家。何等冷靜。正所謂一富一貧。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是正面寫法。入後插入成老爹一番問答。是旁面寫法。一幅勢利圖。作者從何處描得。

市井中三個高士 節錄儒林外史

話說萬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漸漸消磨盡了。那是市井中間。倒出了幾個奇人。一個是會寫字的。這人姓季。名遐年。自小無家無業。總在這些寺院內安身。見和

尙傳板上堂吃齋。他便捧着一個鉢。站在那裏。隨堂吃飯。和尚也不厭他。他的字寫得最好。却不肯學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創出來的格調。由着筆性寫了去。但凡人要請他寫字時。他三日前就要齋戒一日。第二日磨一天墨。却又不許別人替磨。就是寫個十四字的對聯。也要用墨半碗。用的筆都是那人家用壞了不要的。却是要等他情願。他才高興。他若不願時。任你王侯將相大捧的銀子送他。他正眼兒也不看。他又不修邊幅。穿着一件稀爛的直裰。鞞着一雙破不過的蒲鞋。每天寫字。得了人家的筆資。自家吃了飯。剩下的錢。就不要了。隨便不相識的窮人。就送了他。那日大雪裏。走到一個朋友家。他那一雙稀爛的蒲鞋。踹了他一書房的爛泥。主人曉得他的性子。心裏嫌他。不好說出。只得問道。季先生的尊履壞了。可好買雙換換。季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錢。主人道。你肯寫一幅字送我。我就買鞋送你了。遐年道。我難道沒有鞋。要你的主人厭他。腌臢自己走了進去。拿出一雙鞋子道。你先生且請先換一換。恐怕腳底下冷。季遐年惱了。並不作別。就走出大門。嚷道。你家甚麼要緊的地方。我這雙鞋。就不可以坐在你家。今坐在你家。還要算抬舉你。我難道希罕你的鞋穿。一直走回天界寺。氣呼呼的又

隨堂吃了一頓飯。吃完。看見和尚房裏。擺着一盒子上好的香墨。季遐年問道。你這墨。可要寫字。和尚道。這是昨日施御史。的令孫老爺送我的。我還要留着轉送別位。施主老爺。不要寫字。季遐年道。寫一幅好哩。不由分說。走到自己房裏。拿出一個大墨盒來。揀了一錠墨。舀些水。坐在禪牀上。替他磨將起來。和尚分明曉得他的性子。故意的激他寫。他在那里磨墨。磨得正興頭。小和尚進來。向老和尚說道。下浮橋的施老爺來了。和尚迎了出去。那施御史的孫子。已走進禪堂來。看見季遐年。彼此也不爲禮。自同和尚那邊。敘寒溫。季遐年磨完了墨。取了一張紙來。鋪在牀上。叫着個小和尚替他按紙。取了一管敗筆。側轉了頭。把紙相了一相。一口氣就寫了一行。那右手邊小和尚動了一動。他就把筆一鑿。把小和尚鑿矮了半截。殺豬的一樣叫。老和尚聽見慌忙來看。他還在那裏鑿的。嚷成一片。老和尚勸他不要鑿。替小和尚按着紙。讓他寫完了。施御史的孫子也來看了一回。向和尚作別去了。次日施家一個小廝。走到天界寺來。看見季遐年問道。有個寫字姓季的。可在這里。季遐年道。問他怎的。小廝道。我家老爺叫他明日去寫字。季遐年聽了。也不回他。說道。罷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日叫他來。就是了。走

到下浮橋施家門口。要進去。門上人攔住道。你是什麼人。混往裏頭跑。季遐年道。我是來寫字的。那小廝從門房內走出來看見道。原來就是你。你也會寫字。帶他走到廳上。小廝進去。回了施御史。的孫子。剛剛走出屏風。季遐年迎着臉大罵道。你是何等之人。敢來叫我寫字。我又不貪你的錢。又不仗你的勢。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寫起字來。一頓大嚷大叫。把施鄉紳罵得閉口無言。低頭走開。季遐年依舊回到天界寺內去了。又一個是賣火紙筒的。這人姓王名太。他祖代是三牌樓賣菜的。到他父親手裏窮了。把菜園都賣掉了。他自小兒最喜下圍棋。後來無以為生。每日到虎踞關一帶賣火紙筒。過活。那一日妙意庵做會。那庵臨着烏龍潭。正是初夏的天氣。一潭簇新的荷葉。亭亭浮在水上。這庵內曲曲折折。也有許多的亭榭。那些游人都進來頑耍。王太走進來。各處轉了一會。走到柳陰樹下。一個石臺。兩邊四條石橈。三四個大老官。簇擁着兩個人。在那裏下棋。一個穿寶藍緞子道。我們這馬先生前日在揚州鹽臺那裏下的。是一百十兩的彩。他前後共贏了兩千多銀子。一個穿玉色的少年道。我們這馬先生是天下的大國手。只有這下先生。受兩子還可以敵得來。只是我們要學下先生的地步也。

就着實費力了。王太就挨著膀子上前去偷看。小廝們看見他穿得藍縷。推推搡搡。不許他上前。底下坐的主人道。你這樣一個人。也曉得着棋。王太道。我也略曉得些。撐着看了一回。嘻嘻的笑。那姓馬的道。你這人會笑。難道下得過我們。王太道。也勉強將就。主人道。你是何等之人。好同馬先生下棋。姓下的道。他既大膽。就叫他出個醜。何妨。纔曉得我們老爺們下棋。不是他插得嘴的。王太也不推辭。擺起子來。就請那姓馬的動着。旁邊人都覺好笑。那姓馬的同他下了幾着。覺的他出手不同。下到半盤。站起身來道。我這棋輸了半子了。那些人都曉得。姓下的道。論這局面。却是馬先生略負了些。衆人大驚。就要拉著王太吃酒。王太大笑道。天下那裏還有快活過殺屎棋的事。我殺過屎棋。心裏就快活極了。那裏吃得下酒。說畢。哈哈大笑。頭也不回的去了。又一個是開茶館的。這人姓蓋名寬。本來是個開當舖的人。他二十歲的時候。家裏有錢。開着當舖。又有田地。又有洲蕩。那親戚本家。都是些有錢的。他見這些人俗氣。每日坐在書房裏。作詩看書。又喜歡畫幾筆畫。後來畫得越好。也就有許多做詩畫的來同他往來。雖然詩也做的不如他好。畫也畫的不如他好。他却愛才如命。遇着些人來。就留着吃酒。

吃飯說也有笑也有。這些人家裏有冠婚喪祭的緊急事。沒有銀子來向他說。他從不推辭。幾百幾十拿與人用。那邊當舖裏的夥計。看見這般舉動。都說他有些獸氣。在當舖裏儘着作弊。本錢漸漸消折。開不成了。田地又接連幾年都被水淹。要賠種賠糧。就有那些混賬人來勸他變賣。買田的嫌田地收成薄。分明值一千兩。只得出五六百兩。他沒奈何。只得賣了。賣來的銀子。又不曾生發。放在家裏用。能用得幾時。又沒有了。只靠着洲蕩利錢。不想夥計沒良心。在柴院子裏放火。命運不好。接連失了幾次火。把院子裏幾萬擔柴。盡行燒了。那些柴燒得一塊一塊的結成。就和太湖石一般。光怪陸離。那些夥計把這東西搬來與他瞧。他看見好頑。就留在家裏。家裏人說。這是倒運的東西。留不得。他也不肯信。留在書房裏頑。夥計見沒有洲場。也辭出去了。又過了半年。日食艱難。把大房子賣了。搬在一所小房子住。又過了半年。妻子死了。開喪出殯。把小房子又賣了。可憐這蓋寬帶着一個兒子。一個女兒。在一個僻靜巷內。尋了兩間房子開茶館。把那房子裏面一間與兒子女兒住。外一間擺着幾張茶桌子。後簷支了一個茶爐。子右邊安了一副櫃臺。後邊放了兩口水缸。滿貯了雨水。他老人家清早起來。自己生了火。擲着了。把水倒在爐內燉着。依舊坐在櫃內。看詩看畫。櫃臺上放着一個古瓶。插些時新花朵。古瓶旁邊放着許多古書。他家各樣的東西。都已變賣盡了。只有這幾本心愛的古書。是不肯賣的。有人要來吃茶。他丟下書。就來拿茶壺茶杯。茶館的利錢有限。一壺只賺得一個錢。每日只賣得五六十壺茶。只賺得五六十個錢。除去柴火。還做得什麼事。那日正坐在櫃臺內。一個隣居的老爺過來。同他談閒話。那老爺見他十月裏還穿着夏布衣裳。問道。你老人家而今也算得十分艱難了。從前有多少人受過你恩惠。而今多不到你這里走走。你老人家這些親戚朋友很多。你何不去向他們商議商議。借個大些的本錢。做些大生意過日子。蓋寬道。老爺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當初我有錢的時候。身上穿的也體面。跟的小廝也齊整。和這些親戚本家在一處。還搭配得上。而今我這般光景。走到他們家去。他就不嫌我。我自己也覺得可厭。至於老爺說有受過我恩惠的。那都是窮人。那里還有得還出來。他而今又到別的有錢地方去了。那有工夫到這里來。我若去尋他。空惹他們的氣。有何趣味。隣居見他說得苦惱。因說道。老爺你這茶館裏冷清清的。料想今日也沒甚人來了。趁着好天氣。和你到南門

外頑頑去。蓋寬道。頑頑是好。只是沒有東道。怎處。隣居道。我帶了幾分銀子的東來。吃個素飯罷。蓋寬道。又擾你老人家。說着。叫了他的。小兒子出來。看着店。他便同那老爺一路步出南門來。教門店裏。一個人吃了五分銀子的素飯。那老爺會了賬。一徑踱到報恩寺裏。大殿南廊三藏禪林。都看了一回。又到門口。買了包糖。到寶塔背後。一個茶館裏吃茶。隣居老爺道。而今時世不同。報恩寺的遊人也少了。連這糖也不如二十年前買的多。蓋寬道。你老人家七十多歲年紀。不知見過多少事。而今不比當年了。像我也會做幾句詩。也會畫兩筆畫。要在當時。虞博士一班名士在這裏。愁沒飯碗吃。不想而今就艱難到這等田地。那隣居道。你不說。我也忘了。這雨花臺左近有個泰伯祠。是當年句容一個遲先生蓋造的。那年請了虞老爺來上祭。好不熱鬧。我才二十多歲。走了來看。把帽子被人擠掉了。而今可憐那祠也沒人照顧。房子都倒掉了。我們吃了茶。同你到那裏去看看。說着。交了茶錢。走出來。從岡子上踱到雨花臺左首。望見泰伯祠的大殿。屋角頭掉了半邊。來到門前五六個小孩子。在那裏踢球。兩扇大門。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兩人走進去。三四個鄉間的老婦人。在那丹墀下挑薺菜。大殿上榻子都沒了。又到後面五間樓。直桶桶的。樓板也沒有一片。兩個人前後走了一回。蓋寬歎息道。這樣的名勝所在。而今破落至此。就沒有一個人來修理。多少有錢的。拿着整千的銀子去起蓋僧房道院。那一個肯來修理聖賢的祠宇。隣居老爺道。當初遲先生買了多。少的傢伙。都是古來老樣的。收在這樓下幾張大櫃裏。而今連櫃也不見了。蓋寬道。這些往事。提起來。令人傷感。我們不如回去罷。兩人慢慢走了回來。蓋寬依舊賣了半年的茶。次年三月間。有個人家請他到家裏教館去了。

一個會寫字的。一個會下棋的。一個會做詩畫畫的。不出在名士裏頭。偏出在市井裏頭。顯見得世道人心。一蟹不如一蟹了。這三個的本事。在那世道上稍圓通一點。也不至窮到這個地步。此爲本書中第二等人物。後段便從第二等人物。繳繞到第一等人物的所作所爲。言下何等感慨。文筆前後呼應。也覺得純任自然。毫無勉強牽拉等弊病。

荏平店 能仁寺 節錄兒女英雄傳

却說安公子因安老爺革職拿問。帶罪賠修。下在監中。追繳賠項。他把家中的地畝折

變帶上銀子。同着他的奶公華忠南來。偏生的華忠又途中患病。還幸喜得就近百里之外。住着他一個妹丈褚一官。只得寫信求那褚一官。設法伴送公子。就請公子先到荏平相候。這日公子別了華忠上路。那時正是將近秋天。金風颯颯。玉露泠泠。一天曉月殘星。滿耳蛩聲雁陣。公子只隨了一個店夥。兩個騾夫。合那些客人。一路同行。好不悽慘。他也無心看那沿路的景致。走了一程。那天約莫有已牌時分。就到了荏平。果然好一座大鎮市。只見兩傍燒鍋當舖。客店棧房。不計其數。直走到那鎮市中間。路北便是那座悅來老店。那店一連也有十幾間門面。正中店門大開。左是櫃房。右是廚竈。門前搭着一路罩棚。棚下擺着走桌條檯。棚口邊安著飲水馬槽。那邊檯上坐着許多作買賣。單身客人在那裏打尖吃飯。旁邊又歇着到站驢子。二把手車子。以及肩挑的擔子。背負的負子。亂亂烘烘。十分熱鬧。到了臨近。那騾夫便問道。少爺。俗們就在這裏歇了。公子點了點頭。騾夫把騾子帶了一把街心裏。早有那招呼那買賣的店家。迎頭用手一攔。那長行騾子是走慣了的。便一抹頭。一個跟一個的。走進店來。進了店。公子一看。只見店門以內。左右兩邊都是馬棚。更房。正北一帶腰廳。中間也是一個穿

堂大門。門裏一座照壁。對着照壁。正中一帶正房。東西兩路配房。看了看。只有儘南頭東西對面的兩頭是個單房間。他便在東邊這間歇下。那跟的店夥問說行李卸不卸。吓公子說你先給我卸下來罷。那店夥忙着鬆繩解扣。就要扛那被套。騾夫說一個人兒不行。你瞧不得那件頭小。分量够一百多斤呢。說着兩騾夫幫着擡進房來。放在炕上。回手又把衣裳包袱裝錢的鞞馬子。吃食篋子。碗包等件。拿進來。兩個騾夫便拉了騾子出去。那跟來的店夥。瞧着他店裏的事。送下公子。忙忙的在店門口要了兩張餅吃了。就要回去。公子給了他一串錢。又給嫫嫫爹寫了一個字條兒。說已經到了荏平的話。打發店夥去後。早有跑堂兒的拿了一個洗臉木盆。裝着熱水。又是一大碗涼水。一壺茶。一根香火進來。隨着就問了一聲客人吃飯哪。還等人哪。公子說不等人。就吃罷。却說那公子雖然走了幾程路。一路的梳洗吃喝拉撒睡。都是嫫嫫爹經心用意服侍。不是煮塊火腿。便是炒些菜子醬。帶着一到店。必是另外煮些飯。熬些粥。以至起早睡晚。無不停當的周到。所以公子除一般受些風霜之外。從不曾理會得沿途中的渴飲饑餐。那些苦楚。便是店裏洗臉木盆。也從不會到過跟前。如今看了看店裏的木盆。

實在腌臢。自己不耐煩。再去拿那臉盆碗筷那些的東西。怔着瞅了半天。直等把盆水晾得涼了。也不曾洗。接着飯來了。就用那店裏的碗筷子滌茶。胡亂吃了半碗。就擱下了一時間。那兩個驢夫也吃完了飯。走了進來。原來那兩個驢夫一個姓苟。生得傻頭傻腦。只要給他幾個錢。不論甚麼事。他都肯去作。因此人都叫他作傻狗兒。一個姓郎。是個極匪滑賊。生了一臉的白癩瘋。因此人都叫他白臉兒狼。當下他兩個進來。便問公子。說少爺昨日不說有封信。要送嗎。送到那裏呀。公子說你們兩個誰去。傻狗說我去。公子便取出那封信來。又拿了一吊錢。向他道。你去很好。這東南大道岔。上下去有條小道兒。順着道兒走二十里外。有個地方。叫二十八棵紅柳樹。你知道不知道。傻狗說知道哇。我到那鄧家莊上。趕過買賣的。公子說那更好了。那莊上有個褚家。說着又把那褚一官夫婦的長相兒告訴了他一遍。又說你把這信。當面交給那姓褚的。請他務必快來。如果他不在家。你見見他的娘子。只說他們親戚姓華的說的。請他娘子來。傻狗說叫他娘子到這店裏來。人家是個娘兒們。那不行罷。公子說你只告訴明白了。那他就肯來了。這是一封信。一吊錢。是給你的。都收清了。就快去罷。那白臉兒狼看見。

說我合他一塊兒去。少爺你老也支給我兩吊。我買雙鞋。瞧這鞋不跟腳了。公子說你們兩個都走了。我怎麼着。白臉兒狼說你老可要我作甚麼呀。有跑堂兒的呢。店裏還怕短使人嗎。公子扭他不過。只得拿了兩吊錢給他。又囑咐了一番。說你們要不認得。寧可再到店裏櫃上問問。千萬不要誤事。白臉兒狼說你老萬安。這點事兒了不了。不用說了。說着兩人一同出了店門。順着大路。就奔了那岔道的小路而來。正走之間。見路旁一座大土山子。約有二十來丈高。上面是土石相攙的。長着些高高矮矮的叢樹雜木。却到是極寬展的一個大山懷兒。原來這個地方。叫作岔道口。有兩條道。從山前小道兒穿出去。奔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歸山東的大道。從山後小道兒穿過去。也繞得到河南。他兩個走到那裏。那白臉兒狼便對傻狗說道。好個涼快地方兒。咱們歇歇兒再走。傻狗說纔走了幾步兒。你就乏了。這還有二十多里呢。走罷。白臉兒狼道。坐下聽我告訴你個巧的兒。傻狗只得站住。二人就摘了草帽子來。墊着打地灘兒。白臉兒狼道。傻狗哇。你真個的給他把這書子送去嗎。傻狗說好話裏。接了人家兩三吊錢。給人擱下人家信嗎。白臉兒狼道。這兩三吊錢。你就打了飽咯兒了。你瞧咱們有本事。硬把

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正說到這句話。只見一個人騎着一頭黑驢兒。見從路南一步步慢慢的走了過來。白臉兒狼一眼看見。便低聲向傻狗說。你瞧好一個小黑驢兒。墨定兒似的東西。可是個白耳掖兒。白眼圈兒。白胸脯兒。白肚囊兒。白尾巴梢兒。你瞧外帶着還是四個銀蹄兒。腦袋上還有個玉頂兒。長了個全。可怪不怪。這東西要擱在市上。碰見愛主兒。二百吊錢。管保買不下來。傻狗說。你管人家呢。你愛呀。還算得你的嗎。說着只見驢上那人。把扯手往懷一帶。就轉過山坡兒。過山後去了。不提。那傻狗接着問白臉兒狼。你纔說告訴我個甚麼巧的兒。白臉兒狼說。這個妙法不傳六耳。也不是我壞良心來兜攬你。因為咱們個是一條線兒。拴倆螞蚱飛不了。我逃不了你的。講到咱們這行啊。全仗的是磨擾訛紉。涎皮賴臉。長支短欠。摸點兒賺點兒。纔剩的下錢呢。到了這盪買賣。算你我倒了運了。那僱驢子的本主兒。倒不怎麼樣。你瞧跟他的那個姓華的老頭子。真來的討人嫌。甚麼事兒。他全通精兒。還帶着挺槩挺橫。想沾他一個官板兒的便宜。也不行。如今他是病在店裏了。這時候又要到二十八棵紅柳樹。找甚麼褚一官。你算他的朋友。大概也不是甚麼好惹的了。若照這麼磨一道兒。到了淮安。不用說驢子也幹了。咱們倆也賠了。傻狗說。依你這話。怎麼樣呢。白臉兒狼說。依我說。這不是那個老頭子不在跟前嗎。就是你我的時運來了。咱們這時候。拿上三吊錢。先去找個地方兒。潦倒上半天兒。回來到店裏。就說見着姓褚的了。他沒空兒來。在家裏等。咱們把那個文謫謫的雞兒。誑上了道兒。咱們可不往南奔二十八棵紅柳樹。往北奔黑風崗。那黑風崗是條背道。趕到那裏。大約天也就是時候了。等走到崗上頭。把那小么兒誑下牲口來。往那沒底兒的山澗裏一推。這銀子行李。可就屬了我哩。你說這個主意高不高。傻狗說。好。可是好。就是咱們歇着往回裏這一走。碰見個不對眼的。瞧出來呢。那不是活飢荒嗎。白臉兒狼說。說你是傻狗。你真是個傻狗。咱們有了這注銀子。還往回裏走嗎。順着這條道兒。到那裏快活不了。這下半輩子呀。那傻狗本是個見錢如命的糊塗東西。聽了這話。便說有了。咱就是這麼辦咧。當下二人商定。便站起身來。搖頭擺尾的走了。他兩個自己覺着這事商量了一個停妥嚴密。再不想人間私語。天聞若雷。暗室虧心。神目如電。又道是路上說話。草裏有人聽。這話暫且不表。且說那安公子打發兩個驢夫去後。正是店裏早飯纔

擺上熱鬧兒的時兒。只聽得這屋裏淺斟低唱。那屋裏呼么喝六。滿院子賣零星吃食的。賣雜貨的。賣山東料的。山東布的。各店房出來進去的亂串。公子看了。說道。我不懂這些人走這樣的長道兒。乏也乏不過來。怎麼會有這等的高興。說着一時間悶上心來。又惦着嫵嫵爺。此時不知死活。兩個騾夫去了半天。也不知究竟找的着找不着。那褚一官。那褚一官也不知究竟能來不能來。自己又不敢離開這屋子。只急得轉磨兒的一般。在那屋裏亂轉。轉了一會。想了想。這等不是道理。等我靜一靜兒罷。隨把個馬褥子鋪在炕沿上。盤腿坐好。閉上眼睛。把自家平日念過的文章。一篇篇的背誦起來。背到那得意的地方。只聽他高聲朗誦的念道。罔極之深恩未報。而又徒留不肖肢體。遺父母以半生莫殫之愁。百年之歲月幾何。而忍吾親有限之精神。更消磨於生我劬勞之後。正在閉着眼睛。背到這裏。只覺得一個冰涼挺硬的東西。在嘴唇上啣了一下。嚇了一跳。連忙睜眼一看。只見一個人。站在當地太陽上。貼着兩塊青緞子膏藥。打着一撒手兒大鬆的辮子。身上穿着件月白棉綢小袷兒。上頭罩着件藍色琵琶襟的單緊身兒。緊身兒外面繫着條河南裕包。下邊穿着條香色洋布裕褲。套着雙青緞子套褲。膝蓋那裏都麻了。花兒了。露着桃紅布裏兒。右大腿旁拖露着。一大堆純泥的白縐綢汗巾兒。脚下包脚面的魚白布襪子。一雙大掖巴魚鱗緞鞋。可是鞞拉着左手。拿着擦的鏡亮。二尺多長的一根水烟袋。右手拿着。一個火紙捻兒。只見他撲的一聲。吹着了火紙。就把那烟袋往嘴裏送進去。公子說。我不吃水烟。那小子說。你老吃潮烟哪。說着就伸手在套褲裏。掏出一根紫竹潮烟袋來。公子一看。原來是把那竹根子上鑽了一個窟窿。就算了烟袋鍋兒。這一頭兒不安嘴兒。那紫竹的竹皮兒。都被衆人的牙磨白了。公子連忙說。我也不吃潮烟。我就不會吃烟。我也沒叫你裝烟。想是你聽錯了。那賣水煙的一聽這話。就知道這位爺是個怯公子哥兒。便低了頭出去了。這公子看他纔出去。就有人叫住在房簷底下站著。嚶嚶嚶嚶的吸了好幾袋。把那煙從嘴裏吸進去。却從鼻子裏噴出來。賣水煙的。跟那水煙袋。吹的忒兒嘍嘍的山響。那人一時吃完。也不知腰裏掏了幾個錢給他。這公子纔知道。這原來也是個生財大道。暗的稱奇。不多一會。只聽得外面嚷將起來。他嚷的是聽書罷。聽段兒罷。賣絨線兒。羅成大破壽州城。寧武關。胡迪罵閻王。婆子罵雞。小大姐兒罵他姥姥。公子說道。怎麼個

講法。跟着便聽得絃子聲兒。燈楞燈楞的彈着。走進院子來。看了看。原來是一溜串兒。瞎子。前面一個拿着一枝柴木絃子。中間兒那個拿着個破八角鼓兒。後頭的那個。身上背着一個洋琴。手裏打着一付扎板兒。燈咚扎咕的就奔了東配房一帶來。公子也不理他。由他在窗根兒底下鬧去。好容易聽他往北彈了去了。早有人在那裏接着叫住。這個當兒。恰好那跑堂兒的提了開水壺來泡茶。公子便自己起來。倒了一碗。放在桌子上涼着。只倒茶的這個工夫兒。又進來了兩個人。公子回頭一看。竟不認得。是兩個甚麼人。看去一個有二十來歲。一個有十來歲。前頭那一個打着個大長的辮子。穿着件舊青縐綢寬袖子夾襖。可是桃紅袖子。那一個梳着一個大歪抓髻。穿着件半截子的月白洋布衫兒。還套着件油脂糝糊破破爛爛的。天青緞子繡三藍花兒的緊身兒。底下都是四寸多長的一對金蓮兒。臉上抹着一臉的和了泥的鉛粉。嘴上週圍一個黃嘴圈兒。胭脂是早吃了去了。前頭那個把着面琵琶。原來是大丫頭兩個。公子一見。連忙說你們快出去。那兩個人也不答言。不容分說的。就坐下彈唱起來。公子一躲。在牆角落裏。只聽他唱的是甚麼青柳兒。清晨早起。丟了一枚針。公子發急道。我不聽這個。那穿青的道。你不聽這個。俗唱個好的。我唱個兩小口兒。爭被窩你聽。公子說。我都不聽。只見他握着琵琶直着脖子問道。一個曲兒你聽了大半拉咧。不聽咧。公子說。不聽了。那丫頭說。不聽給錢哪。公子此時只望他快些出去。連忙拿出一吊錢。擄了幾十給他。他便喜皮笑臉的。把那一半也搶了去。那一個就說。你把那一撇子給了我罷。公子怕他上手。緊緊把那一百拿了下來。又給了那個。那兩個把錢數了一數。分作兩分兒。掖在褲腰裏。那個大些的走到桌子跟前。就把方纔晾的那碗涼茶。端起來咕嘟咕嘟的喝了。那小的也抱起茶壺來。嘴對嘴兒的灌了一肚子。纔擻着屁股。扭搭扭搭的走了。安公子經了這番的吵擾。又是着急。又是生氣。又是害臊。又是傷心。只有盼望兩個騾夫。早些找了褚一官來。自己好有個倚靠。有個商量。正在盼望。只聽得外面踏踏踏踏的一陣牲口蹄兒響。心裏說好了。是騾夫回來了。他也可沒算計算。計此地去二十八棵紅柳樹有多遠。一去一回。得走多少工夫。騾夫究竟是步行去的。騎了牲口去的一概沒管。只聽得個牲口蹄兒響。便算定是騾夫回來了。忙忙的出了房門兒。站在臺階兒底下等着。只聽得那牲口蹄兒響的越走越近。一直的騎了進穿

堂門來。看了看纔知不是騾夫。只見一個人騎着匹烏雲蓋雪的小黑驢兒。走到當院裏。把扯手一攏。那牲口站住。他就棄鐙離鞍下來。這一下牲口正是正西面東。恰恰的合安公子打了一個照面。公子重新留神一看。原來是一個絕色的輕年女子。只見他生得兩條春山含翠的柳葉眉。一雙秋水無塵的杏子眼。鼻如懸膽。唇似丹珠。蓮臉生波。桃腮帶靨。耳邊兩帶着兩個硬紅墜子。越顯得紅白分明。正是不笑不說話。一笑兩酒窩兒。說甚麼出水洛神。還疑作散花天女。只是他那豔如桃李之中。却又凜如霜雪。對了光兒。好一似照着了那秦宮寶鏡一般。愧得人膽氣生寒。眼光不定。公子連忙退了兩步。扭轉身來。要進房去。不覺得又回頭一看。見他頭上罩着一幅元青縐紗包頭。兩個角兒搭在耳邊。兩個角兒。一直的蓋在腦後燕尾兒上。身穿一件搭脚面長的佛青粗布衫兒。一封書兒的袖子不捲。蓋着兩隻手。脚下穿一雙二藍尖頭繡碎花的弓鞋。脚大小只好二寸有零。不及三寸。公子心裏想道。我從來怕見生眼的婦女。一見就不覺得臉紅。但是親友本家家裏。我也見過許多的少年閨秀。從不曾見這等一個天人相貌。作怪的是他怎麼這樣一副姿容。弄成恁般一個打扮。不尷不尬。是個甚麼原故呢。一面想着。就轉身上了臺階兒。進了屋子。放下那半截藍布帘兒來。巴着帘縫兒望外又看。只見那女子下了驢兒。把扯手搭在鞍子的判官頭兒上。把手裏的鞭子。望鞍橋活兒裏一插。這個當兒。那跑堂兒的從外頭跑進來。就往西配房儘南頭正對着自己住的這間店房裏。又聽跑堂兒的接了牲口。隨即問了一聲。說這牲口拉到槽上喂上罷。那女子說不用。你就給我拴在這牕根兒底下。那跑堂的拴好了牲口。回身也一般的拿了臉水茶壺香火來。放在桌兒上。那女子說把茶留下。別的一概不用。要飯要水聽我的便。我還等一個人。我不叫你。你不必來。那跑堂兒的聽一句。應一句的。回身向外邊去了。跑堂兒的走後。那女子進房去。先將門上的布帘兒高高的吊起來。然後把那張柳木圈椅。挪到當門。就在椅兒上坐定。他也不茶不煙。一言不發。默默的只面對安公子這間客房瞅着。那安公子在帘縫兒邊被他看不過。自己倒躲開。在那把掌大的地下來回的走。走了一回。又到帘兒邊望望。見那女子還在那裏目不轉睛的向這邊呆望。一連偷瞧了幾次。都是如此。安公子當下便有些狐疑起來。心裏礙礙道。這個女子。好生作怪。獨自一人。沒個男伴。沒些行李。進了店。又不是打尖。又不是投

宿。獸獸的單向了我這間屋子望着。是何緣故。想了半日。忽然想起說是了。這一定是我嬷嬷爺說的那個給強盜作眼線。看道路的甚麼婊子罷。他倘然要到我這屋裏。看起道兒來。那可怎麼好呢。想到這裏。心裏就像小鹿撞一般。突突的亂跳。又想了想。說等我把門關上。難道他還叫開門進來不成。說着。跣路的一聲。把那扇門單扇關上。誰知那門的插關兒掉了。門又走扇。纔關好了。吱嘍嘍又開了。再去關時。從帘縫兒裏。見那女子對着這邊的不住冷笑。公子說不好。他准是笑我呢。不要理他。只是這門關不住。如何是好。左思左想。一眼看見那穿堂門的裏邊。東首靠南牆放着碾糧食一個大石頭碌碡。心裏說把這東西弄進來。頂住這門。就牢靠了。萬一褚一官今日不來。連夜間都可以放心。一面想。一面要叫那跑堂兒的。無奈自己說話。向來是低聲靜氣。慢條斯理的慣了。從不會直着脖子喊人。這裏叫人。外邊斷聽不見。爲了半晌難。仗着膽子。低了頭。掀開帘子。走到院子當中。對着穿堂門。往外找那跑堂兒的。可巧見他刁着一根小烟袋兒。交叉着手。靠着牆臺兒。在那裏歇腿兒呢。公子見了。鬧了個點手。喚羅成。朝他點了一點手兒。那跑堂兒的瞧見。連忙的把煙袋兒望巴掌上一拍。磕去煙灰。把煙袋掖在油裙裏。走來問公子道。要開壺啊。你老公子說不是。我要另煩你一件事。跑堂兒的陪笑說道。這是那兒的話。怎麼煩起來咧。伺候你老。你老吩咐。公子纔要開口。未曾說話。臉又紅了。跑堂兒的見這個樣子。說你老不用說了。我明白了。想來是將纔串店的這幾個姑娘兒。不入你老的眼。要外叫兩個。你老有熟人。只管說。別管是誰。僧們都灣轉的叫得來。你老要沒熟人。我數給你老聽。僧們這兒頭把交椅。數東關裏住的晚香玉。那是個尖兒。要講唱的好。叫小良人兒。你老白聽聽那個嗓子。真是掉在地下。摔三截兒。還有個旗下金。北京城裏下來的。開過大眼。講桌面兒上。那得讓他咧。還有個煙袋疙疸兒。還是個雛兒呢。你老說叫那個罷。一套話。公子一字兒也不懂。聽去大約不是甚麼正經話。便羞得他要不的。連忙皺着眉。垂着頭。搖着手說道。你這話都不在筋節上。跑堂兒的道。我猜的不是那麼着。你老說。公子這纔斯斯文文的。指着牆根底下。那個石頭碌碡。說道。我煩你把這件東西。給我拿到屋裏去。那跑堂兒的聽了一怔。把腦袋一歪。說道。我的太爺。你老這是作難攪。咱們跑堂兒的。咱們做得到的。是提茶壺。端油盤。抹桌子。撥板櫬。人家掌櫃的。土木相連的東西。我可不敢動。再說

那東西少也有三百來筋。地下還埋着半截子。我就這麼輕輕快快的給你老拿到屋裏去了。我要拿得動那個。我也端的撥石頭。考武舉去了。我還在這兒跑堂兒嗎。你老這是怎麼說呢。正說話間。只見那女子叫了聲店裏的。拿開水來。那跑堂兒的答應了一聲。蹙身就往外取壺去了。把個公子就同泥塑一般。塑在那裏。直等他從屋裏拿了開水出來。公子又叫他說。你別走。我同你商量。那跑堂的說。又是甚麼。公子道。你們店裏。那不是都有打更的更夫麼。煩你叫他們給我拿進來。我給他幾個酒錢。那跑堂兒的聽見錢了。提着壺站住說道。到不在錢不錢的。你老瞧那傢伙。真有三百斤開外。怕未必弄得行啊。這麼着。你老破多少錢。公子說要幾百。就給他幾百。跑堂兒的搖頭說幾百不行。那得月干楮說着。又伸了兩個指頭。這句話公子可斷斷不得明白了。不但公子不得明白。就是聽書的也未必得明白。連我說書的也不得明白。說書的當日聽人演說女兒英雄傳。這樁故事的時候。就考查揚子方言。那部書。那部書。竟沒有載這句方言。後來遇見一位市井通品。向他請教請教。他們纔註疏出來道。月之爲言二也。以月中藏着二字也。干之爲言千。千之爲言吊也。干者千之替語也。吊者千之通稱也。楮之爲言紙也。紙錢也。卽古之所爲鈔子。喻制錢。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合而言之。月干楮者。兩吊錢也。不僅惟是。如流干楮。玉干楮。自一二以至九十。皆有之。自從聽了這番妙解說書的。纔得明白。如今公諸同好。閒言少敘。那安公子問了半天。跑堂兒的纔說明是要兩吊錢。公子說就是兩吊。你叫他們快給我拿進來罷。跑堂兒的擱下壺。叫了兩個更夫來。那兩更夫一個生的頂高細長。叫作杉槁尖子張三。一個生得壯大黑粗。叫作壓油墩子李四。跑堂兒的告訴他二人。說來把這傢伙給這位客人挪進屋裏去。又悄說道。喂有四百錢的酒錢呢。這李四本是個渾蟲。聽了這話。先走到石頭邊說。這得先問他。問上去向那石頭楞子上噙的就是。一脚。那石頭風絲兒也沒動。李四噯喲了一聲。先把腿蹲了。張三說你擱着。那非離了拿鏹頭把根子搜出來。行得嗎。說着便去取鏹頭。李四說。你別攔着。你把僭們的繩槓也帶來。這得倆人抬呀。少時繩槓鏹頭來了。這一陣嚷嚷。院子裏住店的串店的。已經圍了一大圈子人了。安公子在一旁看着。那兩個更夫脫衣裳。縮辮子。磨拳擦掌的。纔要下鏹頭。只見對門的那個女子。抬身邁步。款款的走到跟前。問著兩個更夫說。你們這是作甚麼呀。跑堂兒的接口說道。這

位客人。要使換這塊石頭給他弄進去。你老躲遠着瞧。小心碰着。那女子又說道。弄這塊石頭。何至於鬧的這等馬仰人翻呀的。張三手裏拿着鋤頭。看了一眼。接口說怎麼馬仰人翻呢。瞧這傢伙。不這麼弄。問得動他嗎。打諒頑兒呢。那女子走到跟前。把那塊石頭端相了端相。見有二尺多高。徑圓也不過一尺來往。約莫也有個二百四五十斤。重原是一個碾糧食的碌碡。上面靠邊却有個鑿了的關眼兒。想必是爲拴牲口。再不插根桿兒。晾晾衣裳用的。他端相了一番。便向兩個更夫說道。你們兩個閃開。李四說閃開怎麼着。讓你老先坐下歇歇兒。那女子更不答言。他先挽了挽袖子。把那佛青粗布衫子的衿子。往一旁一束。兩隻小脚兒往兩下裏一分。拿着椿兒。挺着腰板兒。身北面南。用兩隻手靠定了那石頭。只一撼。又往前推了一推。往後攏了一攏。只見那石頭脚跟上。週圍的土兒就拱起來了。重新轉過身子去。身西面東。又一撼。就勢兒用右手輕輕兒一摺。把那塊石頭就摺倒了。看的衆人。齊打夯兒的喝彩。就中也有嘍的一聲的。也有喑的一聲的。都悄悄的說道。這纔是勁頭兒呢。當下把個張三李四。嚇得目瞪口呆。不由的叫了一聲。我的佛爺。棹子。他纔覺得他方纔那陣討人嫌鬧的不設味兒。那跑堂兒的在旁看了。也嚇得舌頭伸了出來。半日收不回去。獨有安公子。看的心裏反倒加上一層爲難了。甚麼原故呢。他心裏的意思。本是怕那女子進這屋裏來。纔要關門。怕門關不牢。纔要用石頭頂。及至搬這塊石頭。倒把他招了來了。這個當兒。要說我不用這塊石頭了。斷無此理。若說不用你給我搬。大約更不能行。況且這等一塊大石頭。兩個笨漢。尚且弄他不轉。他輕輕鬆鬆的就把他撥弄躺下了。這個人的本領。也就可想而知。這不是我自己引水入牆。開門揖盜麼。只急得悔焰中燒。他說不出口。在滿院子裏乾轉。這且不言。且說那女子把那石頭摺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轉。找着那個關眼兒。伸進兩個指頭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頭碌碡。單撒手兒提了起來。向着張三李四說道。你們兩個也別閑着。把這石頭上的土。給我拂落淨了。兩個人屁滾尿流。答應了一聲。連忙用手拂落了一陣。說得了。那女子纔回過頭來。滿面含春的向安公子道。尊客這石頭放在那裏。那安公子羞得面紅過耳。眼觀鼻。鼻觀心的答應了一聲。說有勞。就放在屋裏罷。那女子聽了。便一手提了石頭。款動一雙小脚兒。上了台階兒。那隻手撩起了布帘。跨進門去。輕輕的把那塊石頭放

在屋裏南牆根兒底下。回轉頭來。氣不喘。面不紅。心不跳。衆人伸頭探腦的向屋裏看了。無不詫異。不言看熱鬧的這些人。三三兩兩。你一言。我一語的猜疑講究。却說安公子見了女子進了屋子。便走向前去。把那門上的布帘兒挂起。自己倒閃在一旁。想着好讓他出來。誰想那女子放下石頭。把手上身上的土拍了拍。抖了抖。一回身就在靠桌兒的那張椅子坐下了。安公子一見。心裏想道。可怎麼好。怕他進來。他偏進來了。盼他出來。他索性坐下了。心裏正在爲難。只聽得那女子反客爲主。讓着說道。尊客請屋裏坐。這公子欲待不進去。行李銀子都在屋裏。實在不放心。欲待進去。合他說些甚麼。又怎生的打發他出去。俄延了半晌。忽然靈機一動。心中悟將過來。這是我粗心大意。我若不進去。他怎得出來。我如今進去。只要如此如此。恁般恁般。他難道還有甚麼不走的道理不成。只見他一進屋子。便忍着羞。向那女子恭恭敬敬的作了一個揖。算是道個致謝。那女子也深深的還了個萬福。二人見禮已畢。安公子便向那韉馬子裏拿出兩吊錢來。放在那女子跟前。却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那女子忙問說。這是甚麼意思。公子說。我方纔有言在先。拿進這石頭來。有兩串謝儀。那女子笑了一笑。說。豈有此理。笑話兒了。因把那跑堂兒的叫來。說。這是這位客人賞你們的。三個人拿去分了罷。那兩個更夫。正在那裏平墊。方纔起出來的土。聽見兩吊錢也跑了過來。那跑堂兒的先說。這我們怎麼倒穩吃三注呢。那女子說。別累贅。拿了去。我還幹正經的呢。三個人謝了一謝。兩個更夫。就合他在廳外的分起來。那跑堂兒的只叫得苦。他原想着這是點外財兒。這頭兒先要兩吊。那頭兒說了四百。一吊六百文。是穩穩的下腰了。不料給當面抖搜亮了。也只得三一三十一。合那兩個。每人六百六十六的平分。分完了。也算了多剩了一個大錢。掖在耳朵眼兒裏。合兩個更夫。拿着鋸頭繩槓去了。不提公子見那女子這光景。自己也知道這兩吊錢。又弄疑相了。纔待起。起兒的躲開。那女子讓道。尊客請坐。我有話請教。請問尊客上姓。仙鄉那裏。你此來自然是從上路來到下路去。是往那方去。從何處來。看你既不是官員赴任。又不是買賣經商。更不是覓衣求食。究竟有甚麼要緊的勾當。怎生的伴當。也不帶一個出來。就這等孤身上路呢。請教。公子聽了頭一句。就想起嫵嫵爹囑咐的。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的話來了。想了想。我這安字說三分。可怎麼樣的分法兒呢。難道我說我姓寶頭兒。還是說我姓女不

成。況且祖宗傳流的姓。如何假得。便直捷了當。說的我姓安。說了這句。自己可不會問人家的姓。緊接着就把那家住北京。改了個方向兒。前往南河。掉了個過兒。說我是保定府人。我從家鄉來到河南去。打算謀個館地作幕。我本有個伙伴。在後面走着。大約早晚也就到。那女子笑了笑。說原來如此。只是我還要請教。這塊石頭。又要他何用。公子聽了這句。心中不言。心裏暗想。說這可沒話答你了。怎麼好說我怕你是個給強盜看道兒的。要頂上這門。不准你進來呢。只得說是我見這店裏串店的閑雜人過多。不耐這煩擾。要把這門頂上。便是夜裏也謹嚴些。自己說完了。覺着這話說了個週全。遮了個嚴密。這大概算得逢人口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了。只見那女子未曾說話。先冷笑了一聲。說你這人怎生的這等枉讀詩書。不明世事。你我萍水相逢。況且男女有別。你與我無干。我管你不着。如今我無端的多這番閑事。問這些閑話。自然有個原故。我既這等苦苦相問。你自然就該侃侃而談。怎麼問了半日。你一味的吞吞吐吐。枝梧。你把我作何等人看待。列公若論安公子長了這麼大。大約除了受父母的教訓。還沒受過這等大馬金刀兒的排揎呢。無奈人家的詞嚴義正。自己膽怯心虛。只得陪着笑臉兒的說那裏話。我安某從不會說謊。更不敢輕慢人。這個還請原諒。那女子道。這輕慢不輕慢。倒也不在我心上。我是天生這等一個多事的人。我不願作的。你哀求會子。也是枉然。我一定要作的。你輕慢些兒也不要緊。這且休提。你若說你不是謊話。等我一樁樁的點破了。給你聽。你道你是保定府人。聽你說話。分明是京都口吻。而且滿面的詩禮家風。一身的簪纓勢派。怎的說得倒是保定府人。你道你是往河南去。如果往河南去。從上路就該岔道。如今走的正是山東大路。奔江南江北的一條路程。若說你往南河淮安一帶。還說得去。怎的說到是往河南去。你又道你是到河南作幕。你自己自然覺得你斯文一派。像個幕賓的樣子。只是你不曾自己想想。世間可有個行囊裏裝着兩三千銀子去找館地。當師爺的麼。公子聽到這裏。已經打了個寒噤。坐立不安。那女子又復一笑。說只有你說的。還有個夥伴在後的。這句話倒是句實話。只是可惜你那個老伙伴的病。又未必得早晚就好。來得恁快。你想難道你這些話。都是肺腑裏掏出來的真話不成。一席話把個安公子嚇得閉口無言。暗想道。怎麼我的行藏。他知道得這等詳細。據這樣看起來。這人好生作怪。不知替甚麼給強盜作眼線的。

莫不竟是個大盜。從京裏就跟着下來。果然如此。不但嫫嫫爹在跟前不中用。就禱一官來。也未必中用。這便如何是好呢。不言公子自己肚裏猜度。又聽那女子說。再講到你這塊石頭的情節。不但可笑可憐。尤其令人可惱。你道是爲串店的閒雜人攪擾。你今日既下了這座店站了。這間房。這塊地方。今日就是你的產業了。這些串店的固是討厭。從來說無君子不養小人。這等人喜歡的時節。付之行雲流水。也使得煩惱的時節。狗一般的可以吆喝出去。你要這塊石頭何用。再要講道夜間謹嚴門戶。不怕你腰纏萬貫。落了店。都是店家的干係。用不着客人自己費心。況且在大路上大店裏。大約也沒有這樣的笨賊。來做這等的笨事。縱說有銅牆鐵壁。擋的是不來之賊。如果來了。豈是這塊小小的石頭。擋得住的。如今現身說法。就拿我講。兩個指頭。就輕輕兒的給你提進來了。我白日就提得了來。夜間又有甚麼提不開去的。你又要這塊石頭何用。你分明是誤認了我的來意。妄動了一個疑團。不知把我認作一個何等。故此我纔略略的使些神通。作個榜樣。先打破你這疑團。再說我的來意。怎麼的。益發的左遮右掩。瞻前顧後的起來。尊客你不但負了我一片熱腸。只怕你還要前程自誤。列公。大凡一個人。無論他怎麼的理直氣壯。足智多謀。只怕道着心病。如今安公子正在個疑鬼疑神的時候。遇見了這等一個神出鬼沒的脚色。一番話說得言言逆耳。字字誅心。叫那安公子怎樣的開口。只急得他滿頭是汗。萬慮如麻。紫漲了面皮。倒抽口涼氣。也的一聲撇了酥兒了。那女子見了不覺呵呵大笑起來。說這更奇了。鐘不打不響。話不說不明。有話到底說呀。怎麼哭起來了呢。再說你也是大高的個漢子咧。難道還是小。就是小。有眼淚也不該向我們女孩兒流哇。這句話一說。這位小爺。索興嗚嗚咽咽的痛哭起來。那女子道。既這樣。讓你哭。哭完了。我到底要問。你到底要說。公子一想。我原爲保護這幾兩銀子。怕誤了老人家的大事。所以纔苦苦的防範支吾。如今他把我的行藏說得來如親眼見的一般。就連這銀子的數目。他都曉得。我還瞞甚麼來。況且看他這個本領心胸。慢說取我這幾兩銀子。就要我的性命。大約也不費甚麼事。或者他問我。果真有個道理。也未可知。左思右想。事到其間。也不得不說了。他便把他的父親怎的半生攻苦。纔得了個榜下知縣。纔得了知縣。怎的被上司因不托人情。不送壽禮。忘才貪賄。便尋了個錯縫子。參了革職拿問。下在監裏。帶罪賠修。自己怎的丟下功名。變

了田產。去救父親。這場大難。怎的上了路。幾個家人。回去的回去。沒來的沒來。臥病的臥病。只剩了自己一人。那華奶公。此時怎的不知生死。打發騾夫去找褚一官夫婦。怎的又不知來也不來。一五一十。從頭至尾。本本源源。滔滔滾滾的。對那女子哭訴了一遍。那女子不聽猶可。聽了這話。只見他柳眉倒豎。杏眼圓睜。腮邊烘兩朵紅雲。頭上現一團煞氣。口角兒一動。鼻翅兒一擻。那副熱淚。就在眼眶兒裏滴溜溜的亂轉。只是不好意思哭出來。他便搭趂着理了理兩鬢。用袖子把眼淚沾乾。向安公子道。你原來是位公子。公子你這些話。我却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你如今是窮途末路。舉目無依。便是你請的那褚家夫婦。我也曉得些消息。大約他絕不得來。你不必妄等。我既出來多了。這件事。便在我身上。還你個人財無恙。父子團圓。我眼前還有些未了的小事。須得親至走盪回來。你我短話長說着。此時纔不過午牌時分。我早則三更。遲則五更。必到。倘然不到。便等到明日。也不爲遲。你須要步步留神。第一拿定主意。你那兩個騾夫回來。無論他說褚家怎樣的個回話。你總等見了我的面。再講動身。要緊要緊。說着叫了店家。拉到那驢兒騎上。說了聲公子保重。請了一陣電捲星飛。霎時不見踪影。半日。公子還站在那裏呆望。悵悵如有所失。却時那女子搬那石頭的時節。衆人都便有些詫異。及合公子攀談了這番話。牕外便有許多人走來走去的竊聽。一時傳到店主人的耳中。那店主人本是個老經紀。他見那女子行踪有些古怪。公子又年輕。不知庶務。生恐弄出些甚麼事來。店中受累。便走到公子房中。要問個端的。那公子正想着方纔那女子的話。在那裏納悶。見店主人走進來。只得起身讓坐。那店主人說了兩句閒話。便問公子道。客官方纔走的那個娘兒們。是一路來的麼。公子答說不是。店主人又問。這樣是一定向來認識。在這裏遇着了。公子道。我連他的姓字名誰。家鄉住處。都不知道。從那裏認得起。店主人說既如此。我可有句老實話說給你客官。你要知我們開了這座店。將本圖利。也不是容易。一天開了店門。凡是落我這店的。無論腰裏有個一千八百。以至一吊兩吊。都是店家的干係。保得無事。彼此都願意。萬一有個閃失。我店家推不上乾淨兒來。事情小。還不過費些精神唇舌。到了事情大了。跟着經官動府。聽審隨衙。也說不了。這咱們可講得是各由天命。要自你自己名兒。招些邪魔外祟來。弄的受了累。那我可全不知道。據我看。方纔這個娘兒們。太不對眼。還沾着有點子邪呢。慢說客

官你就連我們開店的。只管甚麼人都經見過。直斷不透這個人來。我們也得小心。客官你自己也得小心。公子着急說。難道我不怕嗎。他找了我來的。又不是我找了他來的。你叫我怎麼個小心法兒呢。那店主人道。我到有個主意。客官你可別想左了。講我們這些開店的。仗着是天下仕宦行臺。那怕你進店來喝壺茶。喫張餅。都是我的財神爺。再沒說拿着財神爺往外推的。依我說。難道客官你真個的還等他三更半夜的回來不成。知道弄出個甚麼事來。莫如趁天氣還早。躲了他。等他晚上果然來的時候。我們店裏就好合他打饑荒了。你老自想想。我這話是爲我是爲你。公子說。你叫我一個人兒躲到那裏去呢。那店主人往外一指。說。那不是他們腳上的夥計們回來了。公子往前一看。只見自己的兩個驢夫回來了。公子連忙問說。怎麼樣。見着他沒有。白臉兒狠說。好容易纔找着了那個褚爺。給你老捎了個口信來。他說家裏的事情。摘不開。不得來。請你老親自去。今兒就在他家住。他在家老等。公子聽了。猶疑。那店主人便說。這事情巧了。客官你就借此避開了。豈不是好。那兩個驢夫都問怎麼回事。店家便把方纔的話說了一遍。驢夫一聽。正中下懷。便一力的攬撥公子快走。公子固是十分不願。

一則自己本有些害怕。二則當不得驢夫店家兩下裏七言八語。三則想着相離也不過二十多里地。且到那裏見着褚一官。也有個依傍。四則也是他命中注定。合該有這場大難。心中一時忙亂。便把華奶公囑咐的走不得小路。合那女子說的。務必等他回來。見了面再走的這些話。全忘在九霄雲外。便忙忙的收拾行李。背上牲口。帶了兩個驢夫。竟自去了。列公說書的說了半日。這女子到底是個何等樣人。他到此究竟爲着些甚麼事。他因何苦苦的追問安公子的詳細原委。又怎的知道安公子一路行藏。他既合安公子素昧平生。爲甚麼挺身出來。要攬這樁閒事。及至交代了一番話。又匆匆的那裏去了。若不一一交代明白。聽書的聽着。豈不氣悶。如今且慢提他的姓名籍貫。原來這人天生的英雄氣壯。兒女情深。是個脂粉隊裏的豪傑。俠烈場中的領袖。他自己心中。又有一腔的彌天恨事。透骨酸心。因此上雖然是個女孩兒。激成了那抑強扶弱的性情。好作些殺人揮金的事業。路見不平。便要拔刀相助。一言相契。便肯瀝膽訂交。交見個敗類。縱然勢焰薰天。他看着也同泥豬瓦狗。遇見正人。任是貧寒求乞。他愛的也同威鳳祥麟。分明是變化不測的神龍。好比那慈悲度人的菩薩。那兩個驢夫。在岔

道口土山前。先看見的那個騎驢兒的。便是這個人。他從山下經過。耳輪中只聽得白臉兒狠說。咱們有本事。硬把他被套裏的那二三千銀子。搬運過來。還不領他的情呢。的這句話。心中一動。說這不是一樁倚勢圖財的勾當麼。他便把驢兒一帶。繞就山後。下了驢兒。從山後上去。隱在亂石叢樹裏。竊聽多時。把白臉兒傻狗二人商量的傷天害理的這段陰謀。聽了個詳細。登時義憤填胸。便依着那兩個驢夫說的些路數兒。順了大道一路尋來。要訪着安公子。看看他怎生一個人。怎樣一個來歷。及至到那悅來老店。訪着了。見安公子那一番的舉動。早知他是不通世路艱難人情利害的一個公子哥兒。看着不由得心中却是可笑。又是可憐。想着這番情由。又不覺得着惱。因此借那塊石頭。作了一個見面答話的由頭。誰想安公子面嫩心虛。又吞吞吐吐的。不肯道出實話。他便點破了疑團。一席話。激出公子的實話來。纔曉得安公子是個孝子。又恰恰碰上他那一腔酸心恨事。動了個同病相憐的心意。想救他這場大難。方纔又明明聽得兩個驢夫商量。不肯給褚一官送那封信去。便知安公子不受驢夫的賺。不肯動身。又叫他一人怎樣的登程。因此自己便輕輕兒的把這樁不相干沒頭腦的事兒。一肩擔了起來。想着先走這邊。把這事弄個澈底周全。也不值得問這兩個驢夫自己自然有個叫他好好送安公子的穩到淮安的本領。故此臨行諄諄的囑咐公子。無論驢夫怎樣個說法。務必等他回來見面再行。至於那老店主的一番好意。可巧成就了驢夫的一番陰謀。那女子如何算計得到。這又叫作無巧不成書。如今說書的。把這話交代請楚。不再絮煩。言歸正傳。却說那兩個驢夫。引着安公子。出了店門。順着大路。轉了那條小路。一直的奔了岔道口的那座大土山來。書裏交代過的。從這山往南岔道。便是上二十八棵紅柳樹的路。往北岔道。便是上黑風崗的路。他兩個不往南走。引了安公子。往北而行。行了一程。安公子見那路漸漸的崎嶇不平。亂草荒石。沒些村落人烟。心中有些怕將起來。便說怎的走到這等荒僻地方來了。白臉兒狠答說。這是小道兒。那比得官塘大路呢。你老看遠遠的不是有座大山崗子嗎。過了那山崗子不遠兒。就瞧見那二十八棵紅柳樹咧。公子只得催着牲口。趨向前去。行了一程。來到黑風崗的山脚下。只見白臉兒狠向傻狗。使了個眼色道。你可緊跟着兒走。還得照應着行李合。那個空驢子。我先上崗子去。看有對頭來的牲口。好招呼他一聲兒。不然這等窄道口。

就擠到一塊子。可就不好開交。咧。公子心下說。不想這兩個騾夫。如此盡心。到了。倒得賞他一賞。那白臉兒狼說着。把騾子加上一鞭子。那騾子便鑿着腦袋。使着勁奔上坡去。提的脖子底下。那個鈴鐺。唏唧嘩唧的響。不想上了一箭不過多遠。那騾子忽然窩裏發炮的一閃。把那白臉兒狼從騾子上掀將下來。你道這是甚麼原故。這個書。雖是小說評話。却一些沒那說鬼說神。沒對證的話。原來白臉兒狼。正走之間。路旁有棵多年的乾老樹。那老樹上半截剩了一個杈兒。活着。下半截都空了。裏頭住了一窩老梟。這老梟大江以南。叫作貓頭鷓。大江以北。叫作夜貓子。深山裏面。隨處多有。這山裏等閒無人行走。那夜貓子白日裏。又不出窩。忽然聽得人聲。只道有人掏他的窩兒來了。便橫沖了出來。一翅膀正搗在那騾子眼睛上。那騾子護疼。把腦袋兒一撥。那就把騎着的人掀了下來。連那脖子底下拴的鈴鐺。也甩掉了。落在地下。那騾子見那鈴鐺滿地亂滾。又一眼岔。他便一趔頭。順着黑風崗的山根兒跑下去。那馱騾又是戀羣的一個一跑。那三個也跟了下來。白臉兒狼那摔的草帽子也丟了。幸而不曾跌重。他見四頭騾子都跑下去。一咕碌爬起身來。顧不得帽子。撒開腿就趕。這腳趕的營生。本來兩條腿。跟着四條腿跑。還趕不上。如今要一個人。跟着四頭騾子跑。那裏趕得上呢。一路緊趕緊走。慢趕慢走。一直的趕至一座大廟跟前。那廟門前有個飲馬槽。那騾子奔了吃水去。這纔一個站住。都站住了。傻狗先下了牲口。攏住那騾子罵道。不填還人的東西。等着今兒晚上。宰了你喫肉。安公子在牲口上。定了定神下來。口裏歎道。怎麼又岔出這件事來。擡頭一看。只見那廟好一座大廟。只是破敗的。不成個模樣。山門上是能仁古刹四個大字。還依稀彷彿。看得出來。正中山門外面。用亂磚砌着。左右兩個角門。儘西頭有個單門。也都關着。那東邊角門牆上。却挂着一個木牌。上寫本廟安寓過往行客。隔牆一望。裏面塔影沖霄。松樹滿耳。香煙冷落。殿宇荒涼。廟外有合抱不交的幾株大樹。挨門一棵樹下。放着一張桌子。一條板櫬。桌上晾着幾碗茶。一個錢筐。籬樹上挂着一口鐘。一個老和尚。在那裏坐着賣茶化緣。公子便問那老和尚道。這裏到二十八棵紅柳樹。還有多遠。那老和尚說。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怎的走起這條路來。你們想是從大路來的呀。你們上二十八棵紅柳樹。自然該從岔道口。往南去纔是呢。公子一聽。這不又繞了遠兒了嗎。說着只見那白臉兒狼滿頭大汗的。趕來了。公子問他

道。你看如今又耽擱了這半日工夫。得甚麼時候纔到呢。白臉兒狠氣喘吁吁的說。不值甚麼。咱們再繞上崗子去。一下崗子就快到了。公子向西一望。見那太陽已經脚山。看看的要落下去。便指着說道。你看這還趕的過這崗子去嗎。兩個騾夫未及答言。那老和尚便說。你們這時候還要過崗子。可是不要命了。我告訴你們。這山上兩月頭裏。出了一個大大山貓兒。幾天兒的工夫。傷了兩三個人了。這往前去。也沒飯店人家。依我說。你們今晚且在廟裏住下。明日早起。再過崗子去罷。說着拿起鐘錘子來。噹噹噹。便把那鐘敲了三下。只見左邊的那座角門。嘩拉一響。早走出兩個和尚來。了一個是個小身量。生得渾身精瘦。約有三十來歲。一個是個禿子。將就身材。不肥不瘦。也有二十多歲。一齊向公子說。施主尋宿兒呀。廟裏現成的茶飯。乾淨房子。住一夜。隨心佈施。不爭你的銀錢。公子纔點了點頭。還沒說出話來。那白臉兒狠忙着搶過來說。你別攪局。我們還趕道兒呢。那兩個和尚發話道。人家本主兒都答應了。你不答應。就是我們僧家賺個幾百香火錢。也化的是十方施主的。沒化你的。不由分說。就先把那騾行李的騾子。拉進門去。傻狗忙攔他說。你也不打聽打聽。誰賣的胡琴兒。你就拉起來咧。白臉兒狠一見。生怕嘈嘈起來。倒誤了事。想了想。天也真不早了。趕到崗上。天也黑了。也不好行事。又加着自己也跑乏了。索興今晚在廟裏住下。等明日早走。依就如法炮製。也不怕他飛上天去。便攔傻狗說道。咱們就住下罷。他倒先鞭着騾子。趕進門來。公子進門一看。原來裏面是三間正殿。東西六間配殿。東南角上。一個壞牆門。裏邊一角。拐角牆擋住。看不見院落。西南上一個柵欄門。裏面馬棚槽道。俱全。那佛殿門。牕脫落。滿地鴿翎蝠糞。敗葉枯枝。只有三間西殿。還糊着牕紙。可以住人。那和尚便引了公子。奔西配殿來。公子站在台階上。看着卸行李。兩個和尚也帮着抬那騾子搭下來。往地下一放。覺得勦兩沉重。那瘦和尚。向着那禿子。丟了個眼色道。你告訴當家的一聲兒。出來招呼客呀。那禿子會意。應了一聲。去不多時。只見從那邊壞牆門兒裏。走出一個胖大和尚來。那和尚生得濃眉大眼。赤紅臉。糟鼻子。一嘴巴子硬觸觸的鬚子。那邊脖子上。帶着兩三道血口子。看那樣子。像是抓傷的一般。他假作斯文一派。走到跟前。打個問訊。說道。施主辛苦了。這裏不潔淨。一位罷咧。請到禪堂裏歇罷。那裏諸事方便。也嚴緊些。公子一面答禮。回頭看了看那西殿裏。原來是三間通連。南北順山兩邊下炕。那

也實在難住。便同了和尚往那東院而來。一進門。見是極寬展的一個平正院落。正北三間出廊。正房東首院牆。另有個月光門兒。望着裏面。像是個廚房樣子。進了正房。東間有槽隔斷。堂屋四間一通連。西間靠牕南炕。通了排插。堂屋正中一張方桌。兩個杌子。左右靠壁子。兩張春檯。東裏間靠西壁子。一張木牀。挨牀靠牕。兩個杌子。靠東牆正中一張條桌。左右南北擺着一對小平頂櫃。北面却又隔斷一層。一個小門。似乎是個堆零星的地方。屋裏也放着臉盆架等物。那當家的和尚。讓公子堂屋正面東首坐下。自己在下相陪。這陣鬧。那天就是上燈的時候兒了。那天正是八月初旬天氣。一輪皓月。漸漸東昇。照得院子裏如同白晝。接着那兩個和尚。把行李等件。送了進來。堆在西間炕上。當家的和尚。吩咐說那腳上的兩個夥計。你們招呼罷。兩個和尚。笑嘻嘻的答應着去了。只聽那胖和尚高聲叫了一聲。三兒點燈來。便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和尚。舉了兩個蠟燭來。又去給公子倒茶。打臉水。門外化緣的那個老和尚。也來照着穿梭也。價服侍公子。公子心裏十分過意不去。一時茶罷。緊接着端上菜來。四碟兩碗。無非豆腐麵筋青菜之流。那油盤裏又有兩個盅子。一把酒壺。那老和尚又隨後拿了一壺酒來。壺梁兒拴着一根紅頭繩兒。說道。當家的這壺是你老的。也放在桌兒上。那和尚陪着笑向安公子道。施主。僧人這裏是個苦地方。沒甚麼好吃的。就是一盞素酒。倒是咱們廟裏自己做的。和尚說着。站起來拿公子那把壺。滿滿的斟了一盞。送過去。公子也連忙站起來。說大師傅不敢當。和尚隨後把自己的酒。也斟上。端着盅兒。讓公子說。施主請。公子端起盅子來。虛舉了一舉。就放下了。讓了兩遍。公子總不肯沾唇。那和尚說。酒涼了。換一換罷。說着站起來。把那盅倒在壺裏。又斟了一盞。說道。喝一盞。僧人五輩都戒。就只喝一口素酒。這個東西。冬天擋寒。夏天當水。像走長道兒。還可以解乏。喝了這一盞。我再不讓了。那和尚一面送酒。公子一面用手謙讓。說別斟了。我是天性不飲。抵死不敢從命。一時匆忙。手裏不曾接住。一失手。連盅子帶酒。掉在地下。把盅子砸了個粉碎。潑了一地酒。不料這酒潑在地下。忽然間聽的一聲。冒上一股火來。那和尚登時翻轉面皮。說道。呸。我將酒敬人。並無惡意。怎麼你酒也潑了。把我的盅也摔了。你這個人。好不懂交情。說着。就伸過手來。把公子的手腕拿住。往後一擰。公子噯喲了一聲。不由的就轉過臉去。口裏說道。大師傅。我是失手。不要動怒。那和尚更不答話。把他

推推搡搡。推到廊下。只把這隻胳膊。往廳柱上一搭。又把那隻胳膊。也拉過來。交代在一隻手裏。攥住。騰出自己那隻手來。在僧衣裏掏出一根麻繩。十字八道。把公子的手捆上。只嚇得那個公子。魂不附體。戰兢兢的哀求。說大師傅。不要動怒。你看菩薩分上。憐我無知。放下我來。我喝酒就是了。那和尚儘他哀告。總不理他。怒轟轟的走進房去。把外面大衣甩了。又拿了一根大繩出來。往公子的胸前一搭。向後抄手繞了三四道。打了一個死扣兒。然後擰成雙股。往腿下一道道盤起來。緊緊了繩頭。他便叫三兒拿傢伙來。只見那三兒。連連的答應。說來了來了。手裏端着一個紅銅鑊子。盛着半鑊子涼水。那鑊子邊上擱着一把一尺來長潑風也價似的牛耳尖刀。公子一見。嚇得一身雞皮疙瘩。頂門上轟的一聲。只有兩眼流淚。氣喘的嘶的分兒。也不知要怎樣哀求纔好。沒口子只叫大師傅。可憐你殺我一個。便是殺我三個。那和尚睜了兩隻圓彪彪的眼睛。指着公子道。呸。小小子兒。別說閒話。你聽着。我也不是你的甚麼大師傅。老爺是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有名赤面虎黑風大王的。便是。因為看破紅塵。削了頭髮。因見這座的能仁古剎。正對着黑風崗的中峯。有些風水。故此在這裏出家。作這樁慈悲勾當。

像你這個樣兒的。我也不知宰過多少了。今日是你的升天吉日。老爺家裏有一點摘不開的家務。故此不會出去。你要啞默悄靜的過去。我也不耐煩去請你來了。如今是你肥豬拱門。我看你肥豬拱門的。這片孝心。怪可憐見兒的。給你留個囫圇尸首。給你口藥酒兒喝。叫你糊裏糊塗的死了。就完了事了。怎麼露着你的鼻子兒尖。眼睛兒亮。瞧出來了。抵死不喝。我如今也不用你喝了。你只是一回死。如今我要看看你這心。有幾個窟窿兒。你瞧那廚房院子裏。有一眼沒底兒的乾井。那就是葬的地方兒。這也不值的嚇的這個嘴臉。二十年又是這麼高的漢子。明年今日。是你抓週兒的日子。嘴爺兒倆有緣。我喫你一碗羊肉打滷過水麵呢。再見罷。說着兩隻手。一層層的把住公子的衣衿。唬喳一聲。只一扯扯開。把大衿向後的又掖了一掖。露出那個白嫩嫩的胸脯兒來。他便向銅鑊子裏。拿起那把尖刀。右手四指攏定了刀靶。大拇指按住了刀子的掩心。先把右胳膊往後一掣。豎起左手大指來。按了按公子的心窩兒。可憐公子此時。早已魄散魂飛。雙眼緊閉。那凶僧瞄准了地方。從胳膊肘兒上往前一冒勁。對着公子的心窩兒刺來。只見斜刺裏一道白光兒。閃爍爍從半空裏撲了來。他一見便知道有

了暗器了。且住。一道白光兒。怎曉得就是有了暗器。書裏交代過的。這和尚原是個滾了馬的大強盜。大凡作個強盜。也得有強盜的本領。強盜的本領。講得是眼觀六路。耳聽八方。慢講白晝對面相持。那怕夜間。腦後有人暗算。不必要聽出脚步兒來。未等那兵器來到跟前。早覺得出個兆頭來。轉身就要招架個着。何況這和尚動手的時節。正是月色東升。照的如同白晝。這白光兒正迎著月光而來。有甚麼照顧不到的。他一見連忙的就把手子。往回來一掣。待要躲閃。怎奈右手裏便是牕戶。左手裏又站着一個三兒。端着一鏃子涼水。在那裏等着。接公子的心肝五臟。再沒說反倒往前迎上去的哩。往後料想一時倒退不及。他便起了個賊智。把身子往下一蹲。心裏想着且躲開了頸嚨咽喉。讓那白光兒從頭頂上撲空了過去。然後騰出身子來。再作道理。誰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兒來得更快。撲的一聲。一個鐵彈子。正着在左眼上。那東西進了眼睛。敢是不要住站。一直的奔了後腦杓子。腦瓜骨咯噔的一聲。這纔站住了。那凶僧雖然凶橫。他也是個肉人。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這等一件東西。大概比揉進一個沙子裏去利害。只痛得哎喲一聲。咕咚往後便倒。噹啷啷的手裏的刀子。也扔了。那

時三兒在旁邊正獸獸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這回刀尖出彩。只聽咕咚一聲。他師傅跌倒了。嚇了一跳。說你老人家怎麼了。這准是使猛了勁。岔了氣了。等我騰出手來。扶起你老人家來。賊纔一轉身。鞠着腰。要把那銅鏃子放在地下。好去攙他師傅。這一個當兒。又是照前撲的一聲。一個彈子。從他左耳朵眼兒裏打進去。打了個過墮兒。從右耳朵眼兒裏鑽出來。一直打到東邊那個廳柱上。哐的一聲。打了一寸來深進去。嵌在木頭裏邊。那三兒只叫得一聲我的媽呀。把那個銅鏃子。扔了。咕咕也窩在那裏了。那銅鏃子裏的水。潑了一台階子。那鏃子噠啷啷一陣亂響。便滾下台階去了。却說那安公子此時。已是魂飛魄散。背了過去。昏不知人。只剩得悠悠的一絲兒氣。在喉間流連。那大小兩個和尚。怎的一聲就雙雙的肉體成聖。他全不得知。及至聽得銅鏃子掉在石頭上。鏗的一聲響亮。倒驚得甦醒過來。你道這個鏃子。怎的就能治昏迷不醒呢。果能這樣。那點蘇合丸。聞通關散。燻草紙。打醋炭。這些方法。都用不着。儼然遇着個背了氣的人。只敲打一陣銅鏃子。就好了。列公不是這等講。人生在世。不過仗着氣血兩個字。五臟各有所司。心生血。肝藏血。脾統血。大凡人受了驚恐。膽先受傷。肝膽相

連膽一不安。肝葉子就張開了。便藏不住血。血不歸經。一定的奔了心去。心是件空靈的東西。見了渾血。豈有不模糊的理。心一模糊。氣血都滯住了。可就背過去了。安公子此時就是這個道理。及至猛然間聽得那銅鑊子鏘啾的一聲響亮。心中吃那一嚇。心腔兒一定是往上一提。心一離血。血依然隨氣歸經。心裏自然就清楚了。這是個至理。不是說書的造謠言。如今却說安公子甦醒過來。一睜眼。見自己依然綁在柱上。兩個和尚。反倒橫躺豎臥。血流滿面的。倒在地下。喪了殘生。他口裏連稱怪事。說我安驥。此刻還是活着。還是死了。這地方還是陽世啊。還是陰司。我這眼前見的這光景。還是人境啊。還是鬼境。這是他口裏的這句話。還不曾說完。只見半空裏一片紅光。喇好似一朵彩霞一般。撲。一直的飛到面前。公子口裏說聲不好。重又定睛一看。那裏是甚麼彩霞。原來是一個人。只見那人。頭上罩一方大紅縐綢包頭。從腦後燕尾邊兜向前來。擦成雙股兒。在額上紮一個蝴蝶扣兒。上身穿一件大紅縐綢箭袖小襖。腰間繫一條大紅縐綢魚穗子汗巾。下面穿一件大紅縐綢用襠中衣。脚下的褲腿兒。看不清楚。原故是登着一雙大紅香羊皮挖雲實納的平底小靴子。左肩上挂着一張彈弓。背上斜

背着一個黃布包袱。一頭搭在右背上。那一頭兒却在左肩脅下。掏過來繫在胸前。那包袱裏面是甚麼東西。却看不出來。只見他芙蓉面上。鋪一層威凜凜的嚴霜。楊柳腰間帶一團冷森森的殺氣。雄糾糾。氣昂昂的。一言不發。闖進房去。先打了一照。回身出來。就只輕輕的一脚。把那小和尚的尸首。踢在那拐角牆邊。然後用一隻手。捉住那大和尚的領門兒。一隻手揪住腰胯。提起來。只一扔。合那小和尚扔在一處。他把脚下分撥得清楚。便蹲身下去。把那把刀子。搶在手裏。直奔了安公子來。安公子此時嚇得眼花撩亂。不敢出聲。忽見他手執尖刀。奔向前來。說我安驥這番性命休矣。說話間那女子已走到面前。一伸手先用四指。搭住安公子胸前橫綁的那一股兒大繩。向自己懷裏一帶。安公子哼了一聲。他也不採。使用手中尖刀。穿到繩套兒裏來。哧溜的只一挑。那繩子就齊齊的斷了。這一股兒一斷。那上身綁的繩子。便一段段的鬆下來了。安公子這纔明白。他敢是救我來了。但是我在店裏。碰見一個女子。害得我到這步田地。怎的此地又遇見一個女子。好不作怪。却說那女子看了看公子。那下半截的繩子。却是擰成雙股。挽了結子。一層層繞在腿上的。他覺得不便去解。他把那尖刀背兒朝上。刃

兒朝下。按定了分中。一刀到底的。只一割。那繩子早一根變作兩根。兩根變作四根。四根變作八根。紛紛的落在腳下。堆了一地。他順手便把刀子唳嚓一聲。插在牆邊金柱上。這纔向安公子答話。這句話只得一個字。說道是走。安公子此時鬆了綁。渾身麻木過了。纔覺出酸疼來。疼的他只是繃着眉兒搖頭不語。那女子挺胸揚眉的。又高聲說了一句。道快走。安公子這纔睜眼望着他說。你你你這人。叫我走到那裏去。那女子指着屋門。說走到屋裏去。安公子說哪哪。我的手還捆在這裏。怎個的走法。不錯。前回書原交代的。捆手另有一條繩子。這話要不虧公子提補。不但這位姑娘不得知道。連說書的還漏一個大縫子呢。閒話休提。却說那女子聽了安公子這話。就轉在柱子後面一看。果然有條小繩子。捆了手。繫着一個豬蹄扣兒。他便尋着繩頭解開。向公子道。這可走罷。公子鬆開兩手。慢慢的拳將過來。放在嘴邊。啣着。說道。痛煞我也。說着順着柱子。把身子往下一溜。便坐在地下。那女子焦躁道。叫你走。怎的倒坐下來呢。安公子望着他。淚流滿面的道。我是一步也走不動了。那女子聽了。纔要伸手去攙。一想男女授受不親。到底不便。他就把左肩上那張的彈弓褪了下來。弓背向地。弓絃朝天。一手托住弓靶。一手按住弓梢。向公子道。你兩手攀住這弓。就起來了。公子說我這

樣大的一個人。這小小弓兒。如何攀得住。那女子說。你不要管。且試試看。公子果然用手攀住了那弓面子。只見那女子左手把弓靶一托。右手將弓梢一按。釣魚兒的一般。輕輕的就把個安公子釣了起來。從旁看看。倒像樹枝兒上。站着個纔出窩的小小喜鵲兒。前仰後合的。站不住。又像明杖兒。拉着個瞎子。兩隻腳就地兒鞞拉。却說那公子立起身來。站穩了。便把兩隻手倒轉來。扶定那弓面子。跟了女子。一步步的踱進房來。進門行了兩步。那女子意思。要把他扶到靠排插的這。張椿橈上歇下。還不曾到那裏。他便雙膝跪倒。向着那女子道。不敢動問。你可是過往神靈。不然你定是這廟裏的菩薩。來解我這場大難。救了殘生。望你說個明白。我安驥果然不死。父子相見。那時一定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那女子聽了這話。笑了一聲道。你這人。越發難說話了。你方纔同我在悅來店對面。談了那半天。又不隔了十年八年。千里萬里。怎的此時會不認得了。鬧到甚麼菩薩神靈起來。安公子聽了這話。再留神一看。可不是店裏遇見那人麼。他便跪在塵埃。說道。原來就是店中相遇的那位姑娘了。姑娘不是我不相認。一則是燈

前月下。二則姑娘的這番裝束。與店裏相見的時節。大不相同。三則我也是嚇昏了。四則斷不料姑娘你就肯這等遠路深更。趕來救我這條性命。你真真是我的重生父母。再養說到這裏。咽住一想。不像話。人家纔不過二十以內。個女孩兒。自己也是十七八歲的人了。怎生的說他是我父母爹娘。還要教他重生再養。一時怕惹惱了這位女子。又急得紫漲了面皮。說不出一個字來。誰想那女子。不但不在這些閒話上留心。就連公子在那裏磕頭禮拜。他也不曾在意。只見他忙忙的把那張彈弓。掛在北牆一個釘兒上。便回手解下那黃布包袱來。兩手從脖子後頭。繞着往前頭一轉。一手提了往炕上一擲。只聽撲通一聲。那聲音覺得像是沉重。又見他轉過眼去。兩手往短襖底下一抄。公子只道他是要整理整理衣裳。忽聽得喀吧一聲。就從衣襟底下。忒楞楞跳出一把背兒厚。刃兒薄。尖兒長。靶兒短。削鐵無聲。吹毛過刃。殺人不沾血的純鋼折鐵雁翎倭刀來。那刀跳將出來。映着那月色燈光。明閃閃。顛巍巍。冷氣逼人。神光繞眼。公子一見。又嚶哨了一聲。那女子道。你這人怎生的這等糊塗。我如果要殺你。方纔趁你綁在柱子上。現成的那把牛耳尖刀。殺着。豈不省事些。公子連連答說是。只是如今和尚已死。姑娘你還拿出這刀來何用呢。那女子道。此時不是你我閒談的時候。因指定了炕上那黃布包袱。向他說道。我這包袱。萬分的要緊。如今交給你。你扎掙起來。上炕去。給我緊緊的守着他。少刻這院子裏定有一場的大鬧。你要愛看熱鬧兒。牕戶上通個小窟窿。巴着瞧瞧。使得可不許出聲兒。萬一你出了聲兒。招出事來。弄的我兩頭兒照顧不來。你可沒有兩條命。小心說着。撲的一聲。先把燈吹滅了。隨手便把房門掩上。公子一見。又急了。說這是作甚麼呀。那女子說不許說話。上炕看着那包袱要緊。公子只得一步步的蹭上炕去。也想要把那包袱提起來。提了提。沒問動。便兩隻手拉到上炕邊。一屁股坐在上頭。謹遵台命。一聲兒不哼。穩風兒不動的。聽他怎生個作用。却說那女子吹滅了燈。掩上了門。他却倚在門旁。不則一聲的。聽那外邊的動靜。約莫也有半碗茶時。只聽得遠遠的兩個人說說笑笑。唱唱咧咧的。從牆外走來。唱道。是八月十五月兒照樓。兩個鴉虎子去走籌。一根燈草嫌不亮。兩根燈草又嫌費油。有心買上一枝洋油燭。倒沒我這腦袋光溜溜。一個笑着說道。你是甚麼頭口。有這麼打自得兒沒的。有一個答道。這就叫禿子當和尚。將就裁料兒。又叫和尚跟着月亮走。也借他點光兒。

那女子聽了。心裏說道。這一定是兩個不成裁料的和尚。他便吮破牕櫺。望牕外一看。果見兩個和尚。嘻嘻哈哈。醉眼模糊的。走進院門。一個是個瘦子。一個是個禿子。他兩個繞拐過那座拐角牆。就說道。咦。師傅今日怎麼這麼早。就吹了燈兒睡了。只見那瘦子說。想是了事了罷咧。那禿子說了了事。再沒不知會。咱們扛架樁的。不要是那事兒說合了蓋兒了。老頭子顧不得這個了罷。那瘦子道。不能。就算說合了蓋兒了。難道連尋宿兒的那一個。也蓋在裏頭不成。二人你一言。我一語的。只顧口裏說話。不防腳底下噹的一聲。踢在一件東西上。倒嚇了一跳。低頭一看。原來是個銅鑊子。那禿子便說道。誰把這東西扔在這兒咧。這准是三兒幹的。咱們給他帶到廚房裏去。說着彎下腰去。揀那鑊子起來。一抬頭。月光之下。只見拐角牆後。躺着一個人。禿子說。你瞧。那不。是架樁。可不。了事了嗎。那瘦子走到跟前一看。道。怎麼個呀。再彎腰一看。他就嚷將起來。說。敢則是師傅。你瞧三兒也幹了。這是怎麼說。禿子連忙扔下鑊子。趕過去看了。也詫異道。這可是邪的。難道那小子有這麼大神通不成。但是他又那兒去了呢。禿子說。別管那些。咱們端開門進去瞧瞧。說着纔要向前走。只聽房門响處。嗖。早撒出一個

人來。跳在當院子裏。二人冷不防嚇了一跳。一看見是個女子。便不在意。那瘦子先說道。怪咧。怎麼他又出來了。這又不像說合了蓋兒了嗎。既合了蓋兒。怎麼師傅倒幹了呢。禿子說。你別開。你細瞧。這不是那一個。這得盤他一盤。因向前問道。你是誰。那女子答道。我是我。禿子道。是你就問你咧。我們這屋裏。那個人呢。女子道。這屋裏那個人。你交給我了嗎。那瘦子道。先別講那個。我師傅這是怎麼了。女子道。你師傅這大概算死了罷。瘦子道。知道是死了。誰弄死他的。女子道。我呀。瘦子道。你講甚麼情理。弄死他。女子道。准他弄死人。就准我弄死他。就是這麼個情理。瘦子聽了這話說的野。伸手就奔了那女子去。只見那女子不慌不忙。把右手從下往上一翻。用了個葉底藏花的架式。吧。只一個反巴掌。早打在他腕子上。撥了開去。那瘦子一見。說怎麼若手裏有活。這打了我的叫兒了。你等等兒。咱們爺兒倆較量較量。你大概也不知道你小大師傅的少林拳。有多麼霸道。可別跑。女子說。有跑的。不來了。等着請教。那瘦子說着。甩了外面的僧衣。交給禿子說。你閃開。看我打他個敗火的紅姑娘兒。模樣兒。那女子也不合他鬪口。便站在台階前。看他怎生個下腳法。只見那瘦子緊了緊腰。轉向南邊。向着那女子

擺了個門戶。把左手攏住。右拳頭往上一拱。說了聲請。且住。難道兩個人打起來了。還鬧許多儀注不成。列公。打拳的這家武藝。却與廝殺械鬪不同。有個家數。有個規矩。有個架式。講家數爲頭數。武當拳。少林拳。兩家。武當拳是明太祖洪武爺留下的。叫作內家。少林拳是姚廣孝姚少師留下的。叫作外家。大凡和尚學的都是少林拳。講那打拳的規矩。各自站了地步。必是彼此把手一拱。先道一個請字。招呼一聲。那拱手時節。左手攏着右拳。是讓人先打進來。右手攏着左手。是自己要先打出去。那架式。拳打脚踢。拿法破法。固各有不同。若論這瘦和尚的少林拳。却頗頗的有些拿手。三五十人等。聞近不得他。只因他不守僧規。各廟裏存身不住。纔跟了這個胖大強盜和尚。在此作些不公不法的事。如今他見這女子。方纔的一個反手巴掌。有些家數。不覺得技癢起來。又欺他是個女子。故此把左手攏右拳。讓他先打。這來自己再破出去。那女子見他一拱手。也擺個門戶。一個進步。便到了那和尚跟前。舉起雙拳。先在他面門前一晃。這叫作開門見山。却是個花着兒。破這個架式。是用右胳膊橫着一搪。對住面門。順着用右手往下一抹。拿住他的左腕子。一擰。將他身子擰轉過來。却用右手從他脖子右邊。反插將去。把下巴一招。叫作黃鶯搦腿。那瘦和尚見那女子雙拳到來。就照式樣一搪。不想他把拳頭虛晃了一幌。蹙回身去。就走。那瘦和尚哈哈大笑。說原來是個頑女。勦斗的不怎麼樣。說着一個進步。跟下去。舉手向那女子的後心。就要下手。這一着叫作黑虎偷心。他拳頭已經打出去了。一眼看見那女子背上。明晃晃直轟轟的掖着把刀。他就把拳頭往上偏左一提。照左哈劬巴打去。明看着是着上了。只見那女子左肩膀往前一扭。早打個了空。他自覺身子往前一撲。趕緊的拿了拿樁站住。只這拿樁的這個當兒。那女子就把身子一扭。甩開左脚。一回身。噠的一聲。正踢在那和尚右肋上。和尚哼了一聲。纔待還手。那女子收回左脚。把脚跟向地下一碾。輪起右腿。甩了一個旋風脚。噠。那和尚左太陽上早着了一腳。站脚不住。咕咚向後便倒。這一着叫作連環進步。鴛鴦拐。是這姑娘的一樁看家的本領。真實的藝業。却說那禿子看見罵了一聲小撒糞。的這不反了嗎。一氣跑到廚房。拿出一把三尺來長鐵火剪來。輪得風車兒般。向那女子頭上打來。那女子也不去搪他。連忙把身子閃在一旁。拔出刀來。單臂輪開。從上往下。只一蓋。聽得噹的一聲。把那火剪齊齊的從中腰裏砍作兩段。那禿和尚手裏只剩

一尺來長兩根大鑷頭子似的東西。怎麼鬪法。他說聲不好了。丟下回頭就跑。那女子趕上一步。喝道狗男女。你往那裏走。在背後舉起刀來。照他右肩膀一刀。哧嚓從左肋裏砍將過來。把個禿和尚弄成了黃瓜醃葱。剩了個斜岔兒了。他回手又把那瘦和尚頭。梟將下來。用刀指着兩個尸首道。賊禿驢。諒的這兩個東西。也不值得勞你姑娘手段。只是你兩個噫的滿口。是些甚麼。正說着。只見有一個老和尚。用大袖子握着脖子。從廚房裏跑出來。溜了出去。那女子也不追趕。向他道。不必跑。饒你的殘生。諒你也不過出去送信。你再叫兩個人來。索性讓我一不作二不休。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殺個爽快。說着把那兩個尸首踢開。先清楚了脚下。只聽得外面果然鬧鬧吵吵的。一轟進來。一羣四五個。七長八短的和尚。手拿鐵錘棍棒。擁將上來。女子見這般人。渾頭渾腦。都是些刀巴。心裏想道。這倒不好合他交手。且打倒兩個再說。他就把刀尖虛接一按。托地一跳。跳上房去。揭了兩片瓦。朝下打來。一瓦正打中拿棗木槓子的一個。大漢的額角。撲的一聲倒了。把槓子擱在一邊。那女子一見重新跳將下來。將那槓子搶到手裏。掖上倭刀。一手輪開槓子。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打了個落花流水。東倒西歪。一個個都打倒在東牆角跟前。翻着白眼。撥氣兒。那女子冷笑道。這等不禁插打。也值的來送死。我且問你。你們廟裏。照這等沒用的東西。還有多少。言還未了。只聽得腦背後。暴雷也似。價一聲道。不多。還有一個。那聲音像是從半空裏飛將下來。緊接着。就見一條純鋼龍尾禪杖。撒花蓋頂的。從腰後奔到頂門。那女子眼明手快。連忙丟下槓子。拿出那把刀來。往上一架。棍沉刀軟。將將的抵一個住。他單刀攢勁。用力挑開了那棍。回轉身來。只見一個虎面行者。前髮齊眉。後髮蓋頸。頭上束一條日月滲金箍。渾身上穿一件元青緞排扣子。滾身短襖。下穿一條元青緞兜襠雞腿褲。腰繫雙股鸞帶。足登薄底快靴。好一似蒲東寺。不抹臉的憨惠明。還疑是五台山沒吃醉的花和尚。那女子見他來勢凶惡。先就單刀直入。取那和尚。那和尚也舉棍相迎。他兩個。一個使雁翎寶刀。一個使龍尾禪杖。一個棍起處似泰山壓頂。打下來舉手無情。一個刀擺處如大海揚波。觸着他抬頭便死。刀光棍勢。撒開萬點寒星。棍豎刀橫。聚作一團殺氣。一個莽和尚。一個俏佳人。一個穿紅。一個穿黑。彼此在那冷月昏燈之下。來來往往。吆吆喝喝。這場惡鬪。鬪得來十分好看。那女子鬪到難解難分之際。心中暗想。說道。這和尚倒來得

恁的了得。若合他這等油鬪。鬪到幾時。說着虛幌一刀。故意的讓出個空子來。那和尚一見。舉棍便向他的頂門打來。女子把身子只一閃。閃在一旁。那棍早打了個空。和尚見上路打他不着。掣回棍。便從下路掃着他踝子骨打來。棍到處。只見那女子兩隻小脚兒拳回去。踢躡一跳。便跳過那棍去。那和尚見兩棍打他不着。大吼一聲。雙手攢勁。輪開了棍。便取他中路。向左肋打來。那女子這番不閃了。他把柳腰一擺。平身向右一折。那棍便擦着左肋奔了脅下去。他却揚起左胳膊。從那棍的上面向外一綽。往裏一裹。早把棍綽在手裏。和尚見他的兵器被人吃住了。咬着牙。撒着腰。往後一拽。那女子便把棍略鬆了一鬆。和尚險些兒不會坐個倒蹲兒。連忙的插住兩脚。挺起腰來。往前一掙。那女子趁勢兒把棍往懷裏只一帶。那和尚便跟了過來。女子舉刀向他面門一閃。和尚只顧躲那刀。不防那女子抬起右腿。用脚跟向胸膜上一登。他立脚不穩。不由的撒了那純鋼禪杖。仰面朝天倒了。那女子笑道。原來也不過如此。那和尚在地下。還待掙扎。只聽那女子說道。不敢起勁。我就把你這蒜錘子。砸你這頭蒜。說着掖起那把刀來。手起一棍。打得他腦漿迸裂。霎時間青的紅的白的黑的。都流了出來。嗚呼哀哉。敢自死了。那女子回過頭來。見東牆邊那五個死了三個。兩個扎掙起來。在那裏把頭碰的山响。口內不住討饒。那女子道。委屈你們幾個。算填了餒了。只是饒你不得。隨手一棍一個。也結果了性命。那女子片刻之間。彈打了一個當家的和尚。一個三兒刀劈了一個瘦和尚。一個禿和尚。打倒了五個作工的僧人。結果了一個虎面行者。一共整十個人。他這纔抬頭望着那一輪冷森森的月兒。長嘯了一聲。說這纔殺得爽快。只不知屋裏這位小爺。嚇得是活是死。說着提了那禪杖。走到牕前。只見那牕櫺兒上。果然的通了一個小窟窿。他把着往裏一望。原來安公子還方寸不離。坐在那個地方。兩個大拇指堵住了耳門。那八個指頭。握着眼睛。在那裏藏貓兒呢。那女子叫道。公子如今廟裏的這般強盜。都被我斷送了。你可好生的看着那包袱。等我把這門戶給你關好。向各處打一照。再來。公子說。姑娘你別走。那女子也不答言。走到房門跟前。看了看。那門上並無鎖鑰。屈成。只釘着兩個大鐵環子。他便把手裏那純鋼禪杖。用手灣了轉來。灣成兩股。把兩頭插在鐵環子裏。只一擰。擰了個蕪花兒。把那門關好。重新拔出刀來。先到了廚房。只見三間正房。兩間作廚房。屋裏西北另有個小門。靠禪堂一間。堆些

柴炭。那廚房裏牆上挂着一盞油燈。案上雞鴨魚肉。以至米麵俱全。他也無心細看。起身就穿過那月光門。出了院門。奔了大殿而來。又見那大殿並沒些香燈供養。連佛像也是暴土塵灰。順路到了西配堂一望。寂靜無人。再往南。便是那座馬圈的柵欄門。進門一看。原來是正北三間正房。正西一帶灰棚。正南三間馬棚。那馬棚裏卸着一輛糙蓆蓬子大車。一頭黃牛。一匹葱白叫驢。都在空槽邊拴着。院子裏四個騾子守着個簾子。在那裏磨一帶灰棚裏。不見些燈火。大約是那些做工的和尚。往內南頭一間堆着一地喂草牲口的草。草堆裏臥着兩個人。從牕戶映着月光一看。只見那兩人身上止剩得兩條褲子。上身剝得精光。胸前都是血跡模糊。碗大的一個窟窿。心肝五臟都掬去了。細認了認。却是在岔道口看見的那兩個騾夫。那女子看見點頭道。這還有些天理。說着蹇身奔了正房。那正房裏面燈燭點了正亮。兩扇房門虛掩。推門進去。只見方纔溜了的那個老和尚。守着一堆炭火。旁邊放着一把酒壺。一盅酒。正在那裏燒兩個騾夫的狼心狗肺吃呢。他一見女子進來。嚇的纔待要嚷。那女子連忙用手把他的頭往下一按。說不准高聲。我有話問你。說的明白。饒你性命。不想這一按。手重了些。按錯了筍子。把個脖子。按進腔子裏去。哼的一聲。也交代了。那女子笑了一聲。說怎的這樣。不禁按他隨把桌子上的燈拿起來。屋外屋裏一照。只見不過是些破箱破籠。衣服鋪蓋之流。又見那炕上堆着兩個騾夫的衣裳行李。行李堆上放着一封信。拿起那信來一看。上寫着褚宅家信。那女子自語道。原來這封信在這裏。回手揣在懷裏。邁步出門。嗖的一聲。縱上屋去。又一縱便上了那座大殿。站在殿脊上四邊一望。只見前是高山。後是曠野。左無村落。右無鄉鄰。止那天上一輪冷月。眼前一派寒煙。這地方好不冷靜。又向廟裏一望。四邊寂靜。萬籟無聲。再也望不見個人影兒。端的是都被我殺盡了。看畢順着大殿房脊。回到禪堂東院。從房上跳將下來。纔待上台階兒。覺得心裏一動。耳邊一熱。臉上一紅。不由得一陣四肢無力。連忙的用那把刀柱在地上。說不好。我大錯了。我千不合。萬不合。方纔不合結果了那老和尚。纔是如今正是深更半夜。況又在這古廟荒山。我這一進屋子。見了他正有萬語千言。旁邊要沒個證明的人。幼女孤男。未免覺得想到這裏。渾身益發搖搖無主起來。呆了半晌。他忽然把眉兒一揚。胸脯兒一挺。拿那把刀上下一指。說道癡丫頭。你看這上面是甚麼。下面是甚麼。便是明裏無人。

豈得暗中無神。縱說暗中無神。難道他不是人不成。我不是人不成。何妨說着他就先到廚房向竈邊尋了一根秫秸。在燈盞裏蘸了些油。點着出來。到了那禪堂門首。一着手扭開那鎖門的禪杖。進房先點上了燈。那公子見他回來。說道：「姑娘你可回來了。」方纔你走後。險些兒不會把我嚇死。那女子忙問道：「難道又有甚麼响動不成？」公子說：「豈止响動。直進屋裏來了。」女子說：「不信。」門關得這樣牢靠。他會進來。公子道：「他何常用從門裏走。從牕戶裏就進來了。」女子忙問進來便怎麼樣。公子指天畫地的說道：「進來他就跳上桌子。把那桌子上的菜。舔了個乾淨。我這裏拍着牕戶。吆喝了兩聲。他纔夾着尾巴跑了。」女子道：「這到底是個甚麼東西？」公子道：「是個挺大的大狸花貓。」女子含怒道：「你這人怎的這等沒要緊。如今大事已完。我有萬言相告。此時纔該你我閒談的時候了。」

大概一部書。要前後相稱。到底不懈。不是容易好做的。就論這左傳一部書。前後比較起來。襄昭以前。精神何等團結。襄昭以後。精神便覺散漫。這是有目共見的。何況小說兒女英雄傳一書。以十三妹爲主人翁。亦兒女亦英雄。驚天動地的舉動。出以生龍活虎的手筆。在平店能仁寺兩回。讀者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聚精會神。異常出色。其餘則粘枝帶葉。敷衍了事。落人窠臼。墮入下乘。不過一般庸耳俗目。也好騙得過去。

着破衣官場出風頭 節錄官場現形記

從此以後。浙江官場風氣爲之大變。官廳子上。大大小小官員。每日總得好兩百人。出進。不是拖一片。就是掛一塊。賽如一羣叫化子似的。從前的風氣。無論一靴一帽。以及穿的衣服。花頭顏色。大家都要比賽。誰比誰的講究。事到如今。誰比誰穿的破爛。那個穿的頂頂破爛的人。大家都朝他恭喜。說老哥不久。一定要得差得缺的了。過上一兩天。果然委了出來。大家得了這個捷徑。索性於公事上。全不過問。但一心講究穿破衣服。所有杭州城裏的估衣鋪。破舊袍褂。一概賣完。古董攤上的舊靴舊帽。亦一律搜買淨盡。大家都知道官場上的人。專門搜羅舊貨。因此價錢飛漲。竟比新貨還要價昂一倍。過了些時。有些外府州縣來省稟。到曉得中丞這個脾氣。不敢穿着新衣稟見。只得趕買舊的。無奈估衣鋪通通走遍。舊貨無存。甚至捏着兩三倍的錢。還沒處去買一件。

有些同寅當中有交情的。只得互相借用。後來處州府底下有一個老知縣。已經多年不進省了。這番因新撫到任。不得不來一次。到省之後。聽得這個風聲。無奈爲時已遲。沒處去買。而且同寅當中。久不來往。無處告貸。這位縣太爺情急智生。只得穿了新衣前去上院。這時候新署院令出。惟行文自藩臬以下。武自鎮副以下。沒有一個不遵他的號令。他不歡喜新衣服。一時風氣大變。沒有一個不是穿的極破爛不堪的。偏偏這位縣太爺。這天竟着了簇新袍套。前來稟見。同時稟見的人。一班有五六十個。獨他一個與衆不同。大衆都瞧着奇怪。就是署院見了。也以爲稀奇。等到坐定之後。談了兩句公事。署院熬不住。板着面孔。先發話道。某老兄。你在外任久了。一直還是從前的打扮。兄弟到任之後。早已有個新章。而且還叫巡捕傳知你們各位。諒你老兄。現在也該曉得的了。這位知縣連忙拿身子一斜。腰背一挺。說道。回大人的話。卑職昨日一到省。就聽得人說。大人這個章程。卑職何敢故違禁令。自外生成。因此急急要去找兩套舊的穿了來見大人。誰知這舊衣服。非但找不到。就是有了。卑職也買他不起。署院道。這是甚麼緣故呢。知縣道。自從大人下了這個號令。通城的官。都要遵大人的吩咐。不敢穿新

衣裳來稟見。因此不得不買舊的。估衣舖裏。曉得大衆都要這個。所以舊的價錢。比新的反貴得一兩倍不等。卑職這身袍套。還是到任的那年做的。偷在別人。早已穿舊的了。卑職深知物力艱難。每逢穿到身上。格外愛惜。格外當心。所以到如今還同新的一樣。朱子家訓上有句話。一絲一縷。當思來處不易。卑職一生。最佩服的這兩句。署院聽到這裏。心中甚爲高興。面孔上漸漸的換了一副和顏悅色。又說道。其實舊衣裳。何必定要自己去買呢。朋友家有的。借件把穿穿也不妨。古人云。乘肥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何況又是舊的呢。知縣更正言厲色的答道。大人明鑒。朋友的衣服。原可以借得。但是借了來。祇穿着來見大人。下去仍得送還人家。既把舊的還了人家。將來不免總要再穿新的。這便是卑職穿了舊的。專門來哄騙大人的了。卑職雖不才。要欺騙大人。卑職實實不敢。今日卑職故違大人禁令。自知罪有應得。大人若把卑職撤任參官。卑職都死而無怨。若要卑職欺瞞大人。便是行止有虧。卑職寧死不從。署院聽了。心上盤算道。想不到這人倒如此硬紉。說的話。句句有理。不好怎麼樣。他立刻滿面堆着笑說道。你老兄真是個誠篤君子。兄弟失敬得狠。通浙江做官的人。都能像你老兄

這樣吏治還怕沒有起色嗎。隨手又問了幾句民情怎樣。年歲怎樣。方纔端茶送客。這知縣後來又穿着新袍褂上院。稟見過幾次。署院狠拿他灌米湯。叫他先行回任。將來出個大點的缺。還要借重。知縣稟辭回任去後。膽小的仍然穿着破爛不堪的衣服來。見有兩個膽子稍些大點的。半新不舊的衣服。有時候也穿件把。問起來。便說舊衣服價錢大。實在買不起。如此者。署院被人家頂過兩次。也漸漸的不來責備這個了。裏面雖是不堪。外面却裝出正經的樣子。這等官員。還是要顧面子的。今則明目張膽。開了天窗說亮話。爭權利。奪地盤。自上下。下南北。一例當作天經地義的做去。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這種人。尙知有人間羞恥事麼。

吃本土抵制洋煙

節錄官場現形記

且說童子良生平却有一個脾氣。最犯惡的是洋人。無論什麼東西。吃的用的。凡帶着一個洋字。他決計不肯親近。所以他渾身上下穿的。都是鄉下人自織的粗布。洋布洋呢之類。是找不出一點的。但是到了五十多歲上。因爲生病。抽上了鴉片煙。再戒不脫。一天在朝房裏。有位王爺同他說笑話道。子良你不是犯惡洋貨嗎。你爲什麼要抽洋煙呢。一句話說惱了他。回得家來。就把煙燈煙鎗統通摔掉。對家裏人說。我從今再不吃這撈什子了。誰知他老人家煙癮很大。兩個時辰不抽。眼淚鼻涕。就一齊來了。家裏人看他難過。想要勸他。又不敢十分相勸。纔勸得一句。他便回道。你們隨我罷。我寧可死。也不破戒的了。後來實在熬不過了。一息奄奄說不出話來。拿眼睛望着他大兒子。意思想叫他大少爺替他備辦後事。他大少爺此時也有十八九歲了。讀書雖不成。外才是有的。見了父親這個樣子。便追問所以立志戒煙的原故。當時就有人題起。只因某王爺說了一句笑話。所以把老頭子害到這步田地。到底大少爺有主意。想了一想。道。說了洋煙。無怪乎他老人家要不吃了。如今你們只說是雲南土熬的廣膏。雲南廣東都是中國地方。並不是外洋來的。自然他老人家沒得說了。家人遵命。慌忙另外取了一付煙盤。端到房中。童子良見了連忙搖手。意思不要他們進來。後來家人照着大少爺的話回了。方纔一連呼了十幾口。這一頓竟比平時多吃了三錢。方纔過癮。過了幾天。齊巧前頭同他說笑話的那位王爺。請他吃飯。見面之後。童子良便叫着自己名字。告訴王爺說道。童某現在不吃洋煙了。王爺一聽大喜。連連誇獎他。說道有志不在

年高。你老先生竟能立志戒煙。打起精神。替主子辦事。真正是國家之福。一面吃酒。一面留心看他。倒底吃不吃。誰知他吃到一半。叫值席的倒了一碗熱茶給他。趁人不見。從荷包裏摸出一個煙泡。化在茶裏吃了。這位王爺是同他向來說慣笑話的。今天拿住了這個把柄。便問他既然不抽洋煙。爲什麼還要吞煙泡呢。他便正言厲色的答道。童某吃的是本土。是不相干的。王爺說吃煙吞泡。還不是一樣嗎。怎麼叫做不相干呢。童子良道。回王爺話。所謂戒煙者。原戒的是洋藥。本不是戒的本土。但看各關報銷冊。洋藥進口稅。一年有多少。便曉得我們中國人吃洋煙的多少。如今先從童某起頭。一個不抽洋煙。拿本土來抵制他。以後慢慢勸化。倘或天下人一齊都吃本土。不吃洋煙。還愁甚麼利源外溢呢。童某並不是歡喜一定要吃這個撈什子。原不過以身作法。叫天下人曉得我是爲洋藥節流。便是爲本土開源。如此一片苦心而已。王爺道。不想老先生抽抽鴉片煙。却有如此的一番大經濟在內。可佩可佩。這是一樁事。還有一樁。這一樁。乃是要錢。做官的人要錢。本來算不得什麼。但是他却另有一副脾氣。是專要銀子。不要洋錢。爲的洋錢的洋字。又犯了他的忌諱。從前京城裏面。本來是不用什麼洋錢的。用的全是當十大錢。無非銀子換錢。錢換銀子。到也爽快。近來幾年。洋錢漸漸的用開了。北京城也有了。有些會打小算盤的人。譬如一向是孝敬一百兩的。如今只消一百塊錢。化上七十多兩銀子。也甚覺得冠冕。無奈這位童大人。要是人家送他洋錢。他一定璧還不受。送他錢的人。不是門生。便是故吏。總是有求於他的人。如今見他不受。人家心上。都要詫異。後來訪着這個緣故。只得一齊換了銀子再去送。合起數目來。總比洋錢還要多些。他到此亦不謙讓了。除掉現銀子。便是銀票一千兩二千兩三百兩五百兩。白紙寫的居多。還有些人。因爲白紙寫的票子。恐怕忌諱。竟用大紅緞子寫的。倒也新鮮得很。他生平雖愛錢。却是一文不肯浪費。凡是人家送給他的銀票。上房後面。另有一間小屋。這間屋是墨測黑。連個窗戶都沒有的。然而一步一鎖。無論甚麼人。不准進去的。就是兒子。亦祇站在門外。一天老頭子在這屋裏有點事情。大少爺進來回話。因爲受過父親的教訓。不敢逕入房中。站在門外老等等了一回。忽聽老頭子在小屋裏叫喚起來。方見姨太太點了個亮。掀開門簾。在門口站着。亦不敢進去。彷彿老頭子在地下摸索了一回。忽然一跳就起。說道。還好。有了。起身出來。把門鎖好。姨太

太照火的時候。大少爺留心觀看。只見這間小屋裏。四面牆上貼的一張一張。很像帳條子一樣。及至仔細一看。纔曉得牆上貼的。都是銀票。大少爺把舌頭一伸。心中暗暗歡喜。原來老人家有這許多家當。這間小屋。却是他老人家的一間銀庫。又過了兩年。有幾省督撫奏請置辦機器。試造中國洋錢。他老先生見了這個摺子。老大不以為然。無奈朝廷已經批准。他也無可挽回。只得回轉家中。生了兩天氣。說好好一個中國。爲甚麼要用夷變夏。中國用慣銀子的。如今偏要學外國的樣。鑄甚麼中國洋錢。這個洋錢。日後倘若用開。豈不是全國成了他們外國人的世界。那還了得。我情願早死一天。眼睛閉了乾淨。免得日後叫我瞧着難過。他雖如此說。人家亦不來睬他。到了第二年。有兩省銀元造成。解到部裏。其時他老人家已掌戶部司員。檢了一包。請他過目。他閉着眼睛說道。我不忍看這些亡國東西。你們拿了去罷。司官曉得他素來脾氣。只得退下來。後來這話傳開了。京城裏面。都以爲笑話。有天有個門生。本是個翰林底子。因得京察記名。奉旨簡放江西九江府知府。召見下來。到老師跟前辭行。童子良道。聽說九江地方。是狠熱鬧的。門生道。本是個通商碼頭。各國商人都有在那裏。是狠不好做的。門生特地來請請老師的教訓。童子良歎口氣道。那裏有這許多國度。總而言之。一句話。他們外國人。想出法子來騙我們錢的。我不相信他們外國人。就窮到這步田地。自己家裏做不出生意。一定要趕到我們中國做生意。偏偏就有我們這些不掙氣的。督撫去隨和他們。他的洋錢不够使。我們又特地買了機器鑄出洋錢來給他們使。不曉得他們外國人有何功何德到我們。我們要如此的巴結他。我真正不懂。門生道。我們中國自鑄的洋錢。本不叫做洋錢。有的叫銀元。亦叫龍圓。童子良道。亦不過多換幾個名字。騙騙皇上罷了。還不同外國洋錢一個樣子嗎。門生道。大小雖一個樣子。花樣却是不同。我們的龍圓。正中盤的是一條龍。所以叫做龍圓。童子良聽說花樣不同外國一樣。不覺心上一動。說道。你有沒有。可拿個來我瞧瞧。這位門生齊巧身邊有兩塊洋錢。一塊鷹洋。一塊龍圓。便取出來說。請看。童子良接在手中。一見有一塊鷹洋在內。便繃着眉頭說道。怎麼老弟你亦用這個。隨手就拿這塊洋錢在坑儿上一丟。却拿了那塊龍圓。不住的端詳。後來看見有龍的一面。四轉亦有洋字。他老人家便把面孔一板道。老弟怎麼你也來欺我。如果不是造了。送給外國人的。爲什麼要刻上這

些外國字呢。我總疑心現在的人。一定是吃了外國人的迷混藥。所以樣樣都幫着外國人。真正不解。後來這個門生。又再三告訴他中國所以鑄造龍圓。原是想出法子。抵制外國洋錢的意思。就同老師單吃本土。不吃洋煙。同一用意。童子良經此一番譬解。雖然明白了許多。然而總爲這龍圓下面。刻了洋字。決計不肯使用。

原戒的是洋藥。不戒的是本土。爲吃鴉片煙人開了一條保存國貨的路。今陝西四川湖南雲南。不是遍地種煙麼。他們也不妨學那童子良的口吻云。原禁的是洋煙。不禁的是本土呢。

記條約洋務能員 節錄官場現形記

且說毛惟新在南京候補。一直是在洋務局當差。本要算得洋務中出色能員。當他未曾奉差之前。他自己常常對人說道。現在吃洋務飯的。有幾個能殼把一部各國通商條約。肚皮裏記得滾瓜爛熟呢。但是我們於這種時候。出來做官。少不得把本省的事情。溫習溫習。省得辦起事情來。一無依傍。於是單檢了道光二十二年江寧條約。抄了一遍。總共不過四五張書。就此埋頭。用起功來。一念念了好幾天。居然可以背誦得出。

他就到處向人誇口說。他念熟這個。將來辦交涉。是不怕的了。後來有位在行朋友。拿他考了一考。曉得他能耐。不過如此。便駁他道。道光二十二年定的條約。是老條約了。單念會了這個。是不中用的。他說我們在江寧做官。正應該曉得江寧的條約。至於什麼天津條約。煙台條約。且等我兄弟將來改省到那裏。或是咨調過去。再去留心不遲。那位在行朋友。曉得他是誤會。雖然有心要想告訴他。無奈見他拘墟不化。說了亦未必明白。不如讓他糊塗一輩子罷。因此便一笑而散。却不料這毛維新。反於此大享其名。竟有兩位道台。在制台前。很替他吹噓。說毛令不但熟悉洋務。連着各國通商條約。都背得出的。實爲牧令中不可多得之員。制台道。我辦交涉也辦得多了。洋務人員。在我手裏提拔出來的。也不計其數。辦起事情來。一齊都是現查書。不但他們做官的是如此。連着我們老夫子。也是如此。所以我氣起來。總朝着他們說。我老頭子記性差了。是不中用的了。你們年輕人。很應該拿這些要緊的書。念兩部在肚子裏。一天念熟一頁。一年便是三百六十頁。化了三年工夫。那裏還有他的對手。無奈我嘴雖說破。他們總是不肯聽。寧可空了打麻雀逛窯子。等到有起事情來。仍然要現翻書。說起來。真正

氣人。今天你二位所說的毛令。既然肯在這上頭用功。很好。就叫他明天來見我。原來此時做江南制台的姓文名明。雖是在旗。却是個酷慕維新的。只是一樣可惜。少年少讀了幾句書。胸中一點學問沒有。這遭總算毛維新官運亨通。第二天上去。制台問了幾句話。虧他東扯西扯。居然沒有露出馬脚。就此委了洋務局的差使。這番派他到安徽去提人稟辭的時候。他便回道。現在安徽那邊聽說風氣亦很開通了。卑職此番前去經過的地方。一齊都要留心考察考察。制台聽了。甚以爲然。等到回來。把公事交代明白。上院稟見。制台問他考察的如何。他說現在安徽官場上。很曉得維新了。制台道。何以見得。他說聽說省城裏開了一月大菜館。三大憲都在那裏請過客。制台道。但是吃吃大菜。也算不得開通。毛維新面孔一板道。回大人的話。卑職聽他們安徽官場上。談起那邊中丞的意思說。凡百事情。總是上行下效。將來總要做到叫這安徽全省的百姓。無論大家小戶。統通都會吃了大菜纔好。制台道。吃頓大菜。你曉得要幾個錢。還要什麼香檳酒皮酒去配他。還有些酒的名字。我亦說不上來。貧民小戶。可吃得起嗎。制台的話說到這裏。齊巧有個初到省的知縣。同毛維新一塊進來的。只因他初到省。不大懂得官場規矩。因見制台只同毛維新說話。不理他。他坐在一旁難過。便插嘴道。卑職這回出京。路過天津上海。很吃過幾頓大菜。光吃菜不吃酒亦可以的。他這話原是幫毛維新的。制台聽了。心上老大不高興。眼睛往上一楞。說我問到你再說。上海洋務局省裏洋務局。我請洋人吃飯。也請過不止一次了。那回不是好幾千塊錢。你曉得回頭又對毛維新說道。我兄弟雖亦是富貴出身。然而並非統轄一流。所謂稼穡之艱難。尙還略知一二。毛維新連忙恭惟道。這正是大帥關心民瘼。纔能想得如此週到。開洋務的笑話。清代筆記小說上。載得不少。這人能讀得幾條條約。當然是留心洋務的人物。開幾升大餐館。三大憲都在那裏請客。也算得開通風氣。這幾句話。細味起來。言下有許多感慨。今之學堂工廠等類。那有一樁事不是皮毛上的模仿。不自命爲開通風氣麼。

重團結商界改良

節錄近時小說

在下講的是從先我們中國不肯重商。因此吃商務飯的。也就不肯自重。那些肩挑背負。易小本營生的。既然算不得商人。自然不望人重視。便是做了開店的老板。合夥的股

東。若到交際士人聯絡政界的時候。不是說他市井之徒。便是斥爲白衣之輩。倘然捐得了虛銜。博得了翎頂。又說他是金錢買來的。并非是從科甲裏出來的。雖然煊赫一時。旁人心中。總存着藐視。背後總有點譏彈。那怕你像周朝陶朱的散財產。漢朝卜式的輸助軍需。猶且指爲不得志一種人的所爲。非人情之難測。總而言之。全是賤視商人的習慣。罷了。天下事。既種下這種因。自然便發生這種果。商人曉得資格不穀。便也就不從道德一邊着想。任意的良莠雜進。簡陋自安。怎樣叫做進步。怎樣叫做競爭。可都不甚留意。所以一到海禁大開。船舶麇集。以我之短。當人之長。以我之懈。當人之銳。以我之蹈常習故。當人之着着改良。那有倖免的道理。雖然現在商智漸開。商務漸盛。朝廷也熱心提倡。社會也加意歡迎。迥非從前賤商的時代可比。但是世俗遺傳的根性太深。究竟覺商界中人。似乎活潑的多。誠篤的少。終有點叫人覺得不甚可靠。在下因想我國商家。倘能以活潑的手腕。爲進戰的基礎。以誠篤的性質。爲保守的本營。自然就此資格日高了。你試看。大凡市面上入店學徒的。大都全是資質魯鈍。讀書不成。否則或是家道貧苦。無力就學。因而送出來學生意。替人裝煙倒茶。擲尿壺。下門扇。養成種種的奴隸性質。一旦滿了師。升做同事。一旦攢了錢。變成東家。自從進山門到鬚眉皓白。所聽的無非錢財細事。所見的無非生意經絡。縱然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材。也真是難得了。所以在下感於商業。不甚發達。就歸咎到商界知識太短。想到商界知識太短。就歸咎到商材製造不良。說到商材製造不良。可不是看得士太重。商太輕的緣故所釀麼。在下也是個士人。爲甚麼偏要反對尊士賤商的習俗。無如目今商業。係國家命脈所在。影響所及甚大。這商務的人材。可也關係非小。倘若根本上沒有學力。東家不知道體恤同事。同事不曉得愛顧東家。不要說與外人爭勝。恐怕就連要保住現在的資本。也就很難的了。大凡店東之與同事。本是同舟共濟。同事貪着東家的薪資。東家仰着同事的幹力。倘是同心合意。痛癢相關。可不是件好事。無如做東家的。只知惜着金錢。并不問同事靠這點薪水。要去養家活口。怎麼敷度。同事只知顧着自己。并不問東家耗了多少血本。只管虧折飛灑。必致倒閉。就這點。賓東隔膜。倒也很爲商業上一種障礙呢。

此篇將古來賤商的弊病。痛快言之。覺得語語中肯。今日的商界。資格很高了。知識

很進了。團結力也很堅固了。將來的富強很有點希望了。末後幾句話。做東家的當體恤同事。做同事的當報效東家。除了種種障蔽。兩兩各盡其道。靠此同心協力。那怕不戰勝外人呢。

戒煙酒枕邊絮語 節錄近時小說

那高爾的妻子向高爾道。酒這樣東西。最傷腦筋。不能飲酒的人。飲了十二點鐘以後。必大發頭痛。哼。明天早晨。你也在所不免。我想你聽了這話。又必然要說道。『難道明天我要頭痛麼？』咳。我也深愿意你不頭痛。請你看我面上。好好的保養身體罷。不然。將來頭痛的日子正多哩。

噫。怎樣那煙味兒又來了。你究竟吸了多少煙。煙味到如今還不散。咳。我被這煙味刺激了兩回。今天睡覺。一定要睡不着。這不是你自己受了煙毒。不算。還要帶回來害我麼。明天早晨。你究竟要不要頭痛。此刻還不得而知。可是萬一頭痛了。你想我能照着嚇利夫人的樣子。將早飯送到你牀上麼。還是能煮稀飯給你這醉鬼吃麼。還是替你到市上去買蘇打水麼。（稀飯係病人所用。並非我國普通所吃之稀飯。蘇打水乃用

以清宿醉者）果使如此。鄰人定要非笑我道。『呀。高爾喝醉了。這醉鬼的妻子。又得倒竈了。』這醉鬼銜頭。你樂於戴得。固然不覺有什麼可恥。可是你自己戴了。還要分一半我戴。這件事我忍耐得了麼。所以就使你醉死。或是腦袋痛死。我也不願意替你買蘇打水。況且我既要料理各小孩。又要料理煮飯。那再有閒功夫來料理你這醉鬼呢。

我想你又必要說道。『我決不頭痛。決不要吃稀飯和蘇打水的。』很好很好。這就很好。但願你不吃的。爲是萬一不幸。而要吃起來。對不起。請你自己料理自己。我可不能料理你了。

煙呢。酒呢。都是害人的東西。安得高爾的妻子。化作億萬萬廣長舌。爲普天下吃酒的吸煙的。日日絮聒之一。勸戒之。

那一日高爾的妻子。又問高爾道。世上要賺錢。很難。要花錢。很容易。把辛辛苦苦賺來的錢。在這不正當的地方。花去。難道不覺得肉痛的麼。你不要誑我。你說每星期六一次。每次只花十八辨士。這句話。非但你說了一次。不相信。就使你賭了十次。我仍是

不相信。你老瞞着我。總當我不知道外間的情形。實在我比你還要明白的更多。你真當我是個愚人麼。哈哈。這真所謂愚者以不愚者爲愚了。如今姑且作十八辨士算。這十八辨士。不是可做好事麼。那班雲雀俱樂部中的會員。每星期要花去十八辨士。這十八辨士。不是他們妻子兒女的食料資麼。這種不顧妻子兒女的東西。還要自稱爲雲雀。不免辜負了雲雀的名字了。據我看來。真可算得鴟鴞惡鳥。你也是隻鴟鴞。你說每星期不過十八辨士。總算起來。不是一年。就有五十二個十八辨士麼。你難道不想到這一層麼。

請你看一看我身上穿的什麼衣服。六個月以來。我想買一件布褂子。到如今也沒有買成。現在天氣冷了。想買一球棉花。也沒有這一宗錢。我想你只要看了我的衣服。那白蘭地和煙草。也就不能下咽了。你再不看看一班小孩麼。他們身上穿的什麼東西。不是都該添置衣服麼。人家的小孩子。都穿的整齊清潔。我們的。却常是拖一升掛一塊。你想不是同一樣的父母麼。何以待遇各有不同呢。可是這也難說。人家小孩的父母。親是人。我們小孩的父母。是個雲雀。是個鴟鴞。所以用粗麻布做前披。用粗綿線做襪子。本來是意中事。

當局者迷。覺得句句都是逆耳違心的話。旁聽者清。覺得句句都是入情入理的話。起首數句。人人知得。人人却不能依得。這是何故呢。

應酬場中出醜 節錄近時小說

看官們啊。世界上有一個極苦的境界。比了疾病的痛苦。簡直還要加上千萬倍。那些沒有經歷過這種境界的小友們。必以爲這一篇小說。並沒甚麼深意的。然而讀了一遍之後。也未始不能增一番閱歷呢。

我父親的爲人。極其溫柔敦厚。又非常愛我。直當我是一顆夜明珠般。天天擎在掌上。我小的時候。他就把那最高等最良好的教育。施在我身上。唉。看官們。要知學問雖是最有益的東西。也是最壞的東西。當時我浸淫羣籍。如醉如癡。羅列在眼前的。不下好幾百種。不多時。却居然如瀉瓶水。都讀得爛熟了。然而我只因如此。一輩子便常處於失敗之地。我常聽得人家藉藉說道。麥克司施都泊林爲人。雖很好。只怕在世上沒甚用處。唉。看官們。你道爲何。原來我從小便膽小害羞。異乎尋常。我也不知道是不是這

滿肚子的學問作怪。使我變成了這個樣兒。便是有時要進一間人頭擁擠的屋子。心兒裏便覺別別的跳個不住。抵死不肯跨進門限。及到長大時。仍然跳不出這個苦境。偶然見了個陌生人的臉兒。便一溜煙逃了去。藏匿不迭。不論甚麼骯髒的門罅壁角。只要容得進這身體。就當做是遮羞的安樂窩。若是那客人不容不見的。只得勉強強強的出來相見。但是當着他面。便石像木偶似的。呆立着不動。兩條臂。兩隻脚。只恨沒處安放。一壁還須窮搜力索。從腦中挖出幾句客套話來。一時間面上便也忽冷忽熱的。起了生理作用。然而社會上一般少年人。和我同病的。却也很多很多。我往往見他們在學堂裏的時節。一個個都像生龍活虎。只一到社會上。和生客周旋。便一百二十個刺促不寧。要快樂也快樂不出來了。有幾位覺得兩脚很不自然。左放也不是。右放也不是。有幾位覺得兩手垂着。着都不大方便。只恨當時爺娘爲甚把這撈什子手兒生在他身上。倘能把他包裹起來。藏在家中壁櫥裏頭。豈不很好。如今却使他沒了擺佈。一會兒插在坎背中。一會兒藏到背後去。一會兒却又歛的鑽入褲袋裏去了。剛進得褲袋。忽又好像捉蒼蠅一般。刷的伸到頸後去。其實這理想上的蒼蠅。正不知道在甚麼所在呢。看官們啊。像這種煩惱的境界。我已經歷過了好幾次。這下邊一段故事。即是其中的一節。唉。我只爲膽小害羞。纔喪失了無量的幸福。無量的樂趣。豈不可歎。豈不可恨。

一年上。我堂兄死了。死時並沒遺囑。只爲我是他的近親。便按律承襲了他的遺產。那時我才二十四歲。總算交了個好運。頓時闊綽起來。親友們都來勸我說該成家了。那意中不用說是勸我娶個老婆。我一想倒也不錯。有了錢。原該弄個老婆來頑頑咧。那時我的許多親友中。恰有一個眼兒紫羅蘭似的姑娘。最中我的意兒。他風貌既活像。是個天仙。并且還能持家。不過家中不甚富裕。分明是個小家碧玉。只我橫豎單要娶他的人。並不要娶他的錢。因此也不管他有錢沒有錢。只想候了個最好的機會。向他求婚。誠心誠意的求他下嫁。和我白頭偕老呢。我既懷了這希望。很想付之實行。有一天可巧他母舅家裏開一個宴會。折柬相邀。我想時不可失。失了。懊悔也來不及。即忙應召而往。看官我只爲平時膽小害羞。所以難得插身交際場中。然而我現在心兒裏。已把那白蓓脫姑娘。當做未來的愛妻了。爲了他可不得不硬着頭皮。破題兒去一遭。

只一想起了這個美人兒。覺得膽也頓時壯了許多。過了幾天。那不幸之夜到了。我穿了來復日穿的一件最華美的蘋果色衣服。上面飾着珠鈕扣。還配着白夾背和白襪子。對鏡一照。居然是個翩翩濁世的佳公子。接着又放大了膽兒。大踏步跨出門去。一股百折不回的勇氣。彷彿能把前途種種不幸的事。全個兒排去似的。唉。誰知那所屋子。剛剛跳進我的眼兒。却又倒抽了一口冷氣。出門時那股勇氣。早像烏拉山上的積雪。遇了熱帶上的陽光。霎時消歸烏有。暗想屋中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在着。教我怎樣去見他們。此時只怨自己。爲甚莽莽撞撞的趕來。然而已來了。却不便退縮回去。倘被屋中人瞧見了。豈非笑話。於是鼓着勇氣。跑到門前。按那門上的電鈴。不一會。就有一個下人出來開門。領我入到吸煙室中。只見主人公一個人在那裏寫信。正忙着呢。當下他起身招呼了我一聲。便說他正寫着幾封極緊要的信兒。請等一會子。那時我竭力要裝出斯文大方的模樣。便笑咧行禮。雙方並進。只苦兩隻脚。仍然沒有放處。煞是不安。接着又搜索枯腸。想幾句應時的客套話兒。叵耐一時總想不起來。外邊賓客們的笑聲。已一陣陣送入耳中。心裏暗地叫了一百聲苦。想停一會子。和他們相見時。作何擺佈。這樣想時。任是把腦兒心兒翻他十幾個身。再也搜不出一句半句話來。半晌。那主人已寫完了信。滿地裏忙着尋吃墨水紙。我私想一個人在人家做客。萬不能呆木不靈。總得獻些兒殷勤纔好。便趕將過去。助着他找尋。那知天奪我魄。劈頭就鬧了事。堪堪一個不留心。把那墨水壺翻了個身。光瞧着那烏黑的墨水。一古腦兒倒在那紙兒。又白又光潔。字兒又秀又整齊的幾張信箋上。我大大吃了一驚。心中又非常慚愧。只恨地上沒有洞兒。給我縮頭鑽將下去。只是自己既闖下了禍。又不得不老着面皮去挽救。忙掏出一方雪白的手帕子。輕輕地去吸那墨水。主人瞧了。禁不住格格磔磔的笑將起來。一壁把我推在一旁。隨手取了些沒用的紙張去吸淨那信箋上的墨水。這難關過後。我便沒精打采的跟着他到那餐室裏去。一路上恹恹迷離。像在夢中。心兒又好似變做了個轆轤。兀是起落不定。却沒有瞧見那雪樣白的襪子上。也染了一大抹的墨水。咧。進餐室時。驀地裏。我又耽了個驚慌。原來那主人分外客氣。竟站在一邊。肅我進去。到此。我可不能再拔脚逃走。只得漲紅了臉兒。跨進門限去。一望見裏頭有無數的客人。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我一路蹇去。刻意裝着那種文雅。

練達的態度。向東也舉手行禮。向西也舉手行禮。偏偏惡運照臨。這時正有一個婢女托着一盤香噴噴熱烘烘的糖漿饅頭過來。剛要放在那桌子上的當兒。恰恰被我臂兒一撞。只聽得豁朗一聲。那盤兒早摔在地上。那婢女也一滑脚。做了個玉山之頹。我心中又暗暗叫起苦來。倒像一個初入行伍的小兵。斗的進了那敵軍槍林彈雨中的一般。我闖了這第二場禍事。心兒裏益發不安。全身的熱血冷森森的。好似結成了冰。然而外面還硬裝着鎮定之狀。依舊不住的立正行禮。只苦了那雙脚。一分鐘也沒有休息。忙得個甚麼似的。不想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萬惡的晦氣星。又來照命了。原來剛纔那個天殺的糖漿饅頭。還躺在地板上。頭兒向着天。我正眼兒注着前面恭恭敬敬的行禮時。冷不防一脚踹在他身上。啞的一聲滑過去。非但兩脚擺了個一字。還一屁股坐在他上邊。一條很體面的褲兒。便塗滿了糖漿。剎那間。四下裏的笑聲。早又闐然而起。然而那時的聲音。還不止這。啞然闐然的跌聲。笑聲。咧。接着又是彭彭的幾響。原來我栽下地去時。恰一脚絆倒了旁邊兩把椅兒。一把椅兒上。剛坐着一位綺年玉貌。活天仙似的姑娘。便也一個倒栽葱。翻下身來。倒像是特地奉伴我似的。仔細瞧時。

千不是。萬不是。不是我那意想中未來之愛妻白蓓脫姑娘是誰。我心中却還暗暗想着。想他玉背着地。我也雙足朝天。倒不愧是一對難夫難婦。想着幾乎要笑出聲來。即忙竭力忍住。把手兒掩了口。只我剛纔跌下去時。還莫名其妙。心想這種彭彭彭的大聲響。不要是地震麼。接着聽得四邊都放出一種驚訝譁笑的聲音來。想我猜度得一定不錯了。也就助着他們銳呼起來。及至起身瞧時。見了那地上白一塔。黃一塔。纔恍然大悟。不覺痛罵那糖漿饅頭不止。一會大家已坐定了。那主人公和賓客們都說着笑着。想把這事輕輕蓋掩過去。然而我却覺得又痛又憤又羞。心裏甚是難堪。倘在家中。便要狂叫暴跳。借着出氣了。只在此刻。却不得不忍耐些。不但我自己覺得難堪。咧。還有那一雙雙刀一般銳利的眼兒。都骨碌碌的在我面上盤旋。逼得我只把眼兒注在碟子上。連睫毛都不敢擡將起來。停了半晌。侍者已上羹湯了。白蓓脫恰坐在我旁邊。便托了一碟湯。奉到我面前。我剛要用手去接時。忽見他自己還沒有。便立刻打定一個主意。須瞧了他如何喝法。我才畫個依樣葫蘆。他不喝。我自然也不敢喝了。於是假做客氣着。請他留着自己用。女郎却分外情重。一定要推給我。我一想不是路。喝時。

定有許多繁文縟節。我一些兒不知。這可不是又要出醜麼。當下就死命的推還他。誰知一個不留神。我托碟子的手兒。側了一側。那女郎一襲雪白的羅衫。就被那油膩膩的羹湯。潑了一身。就簇新的褲子上。也不但塗着糖漿。還加上半碟的湯兒。弄得個淋漓盡致。那時我眼見那湯兒。好似一道飛泉。澆在我心上。人身上。這種情景。到死也不忘的。白蓓脫見髒了衣服。一時着了慌。飛也似的跑去更衣。我還呆坐着。囁囁嚅嚅的說了一會子沒用的抱歉話。一瞧自己褲兒。熱氣蒸騰。倒像是個洗衣所一般。一會兒那侍者格外討好。又托了一碟子湯來。放在我眼前。到此我的刀叉戲。便行開幕禮了。只這兩眼依舊呆注在碟子上邊。不敢一閃。彷彿小學生讀書。見了個威嚴的先生。甚麼都不自在咧。那時我便摸索着了遮服布。扣在半臂的鈕子上。拘拘束束的喝着那湯兒。少停白蓓脫已換了一身衣服。又姍姍而來了。我忙說了無數謝罪的話。然而那女孩子爲人。却很和氣。笑說那剛纔的事。他自己不好。怪不得我。竟自輕描淡寫的撇了開去。我一片感激之心。便達到了極點。真要五體投地。謝他天高地厚的大恩呢。接着又微微吐了一口氣。思想我的惡運。此刻總能告終了。只一摸額上。巴滿了一顆顆的汗珠。便取出手帕來。用力拭了幾下。唉。說也晦氣。我只爲請了這一方窮兇極惡的手帕子出來。便又鬧出岔子來了。我接二連三闖了幾場禍。靈魂兒已飛去半天。那吸烟室中。倒翻墨水的笑話。早丟在腦後。忘了個乾淨。拭汗時。就把手帕上的墨水漬。染得面上。東一搭。西一搭的。活像是變做了個羅刹夜叉。那銳叫狂笑的声音。早又風捲浪滾般破空而起。眼兒閃着向我瞧的。不知道幾十雙。我還莫名所以。想不到自己又鬧了新鮮笑話兒。也和着他們狂笑。以爲這麼一笑。好把他們注意我的心兒。岔將開去。那知他們越發笑。越發瞧着我。我好不難堪。只得低下頭去。避他們的眼光。唉。唉。我一眼便瞧見了那萬惡的手帕子。那上邊一個個墨水漬。分外的分明。這當兒我又羞又憤。大叫而起。想逃到竈下去。向管家的要些水兒。和肥皂抹淨這臉兒。不想這一來。大禍又臨頭了。原來我摸索那遮胸布時。却摸錯了那桌布的一角。牢扣在鈕子上。身兒剛一挺。那桌布也隨着掀起來了。只聽得豁朗朗一聲。那刀叉咧。杯盤碟子咧。和旁的一切食品咧。一古腦兒都掉在地上。賓客們吃驚不小。闐然四散。都作鳥獸散了。我那時也大吃一驚。呆立着動彈不得。心中只溫理故書般。想着幼時節所讀的神

怪小說。那主人公倒還鎮定。即忙搶過來。擋住那未掉下的東西。又隨手把那桌布一拉。我一脫身。拔脚就跑。只並不往竈下去。沒命的逃出了門。一路上飛步狂奔。直趕到了自己的大門前。纔停以後。一二月脚兒不敢跨出門限一步。又過了幾個月。纔斗膽敢應他家的請帖呢。

看官這上邊一段簡短的故事。就是在下供獻於諸君之前的。或能為諸君借鏡之助。也未可知。總之人生世上。總須入交際社會學習一切。要知那一副雍容不迫的態度。和折衝樽俎的本領。也像麵包金錢飲水三件要品。一刻鐘也少不了呢。

應對進退等事。我國古來小學中。本有此科目。童時漸漸習練。到了成人時。出入社會。自無倉皇失措的弊病。此篇現身說法。道出不知世故。動輒得咎的情狀。煞是可笑。天生我輩一肚皮。不合時宜。加以生硬的態度。板方的脾氣。傷人的語言。罵世的文章。同那圓熟甜軟的社會相周旋。招尤招怪。亦復動輒得咎。悔不早讀此篇。

白兔記 節錄傳奇 分別

〔淨上〕閻王註定三更死。定不留人到四更。夜來劉窮。必被瓜精喫了。這裏是瓜園中。〔向地拾介〕這是眼珠子。不是是肥皂核。這是腰子。不是是落蘇。這是頭髮。不是是棕櫚樹皮。拾了劉窮骨頭。把蒲包包好了。與妹子看。叫他嫁人。〔生暗上聽打淨介〕〔淨叫介〕有鬼有鬼。倒是劉窮三叔救救。〔末上〕隔牆須有耳。窗外豈無人。怎麼打他。〔淨〕三叔我被劉窮打死了。〔末〕起來死了。元何還會說話。〔淨〕滿身都死了。嘴是活的。〔起介〕哇。劉窮你這蠻子。打便打得好。再不要上我家來。我去打鐵鋪三錢銀子。打一把斧頭。劈你一個陽箋。〔末〕還不進去。〔淨〕三叔我腰子被蠻子打橫了。〔淨下〕〔末〕當初只道一不是。如今却是兩無情。劉官人你怎麼使得打他。他若不是處。你來告訴我。我自整治他。如何將他打倒地下。〔生〕是小生不是了。〔旦〕官人你怎麼就認了。把冷熱酒事情。告訴三叔知道。〔生〕叔公請息怒。你不知其故。前日逼我寫休書。叔公儘知。夜來夫妻二人思量一計。把家私三分均分。我只道好情。把冷熱酒灌醉了卑人。着我去看瓜。乘其醉中。一到瓜園內。一更無事。二更悄然。三更時候。只見鐵面瓜精。連鬪了三十餘合。鬪俺不過。放道火光去了。他方纔手

擎着蒲包。拾我骨頭回去。與三姐看了。叫他嫁人。這個使得使不得。(末)元來這等無禮。只是少打了他。(生)我在此望叔丈做主。(末)劉官人你與那畜生冰炭不同爐了。我老夫打聽得太原并州岳節使。招軍買馬。積草聚糧。你有武藝過人。如何不去。倘然一刀兩劍。取個前程。有何不可。(生)卑人要去。只是缺少盤纏。(末)這個小事。老夫着人送來。

〔桂枝香〕(生)叔丈聽告。容吾分道。只因缺少盤纏。教我如何是好。多因命乖。多因命乖。喫他胡炒。是我分緣不到。自今朝拜別恩人去。李洪一冤家。恨怎消。

〔前腔〕(旦)自從爹爹死了。止有嫡親兄嫂。他緣何反面生嗔。拆散夫妻兩口。望叔叔做主。望叔叔做主。想是姻緣不到。怎得夫妻偕老。自今朝拜別分離去。教奴苦怎熬。

〔前腔〕(末)聽吾言道。不須煩惱。你若缺少盤纏。頃刻令人送到。他若昧心。他若昧心。止有蒼天知道。必然還報。自今朝步輦登程去。堅心莫憚勞。(末下)

文似擎天碧玉柱

武如跨海紫金樑

異日身榮多發跡

休忘受苦李三娘

〔生日弔場〕(生)三姐。我今日就要去了。(旦)官人。你去沒有說話。分付奴家。(生)三姐。此去有三不回。(旦)那三不回。(生)不發跡不回。不做官不回。不報得李洪一冤仇不回。(旦)夫妻間沒有說話。(生)妻你有半年身孕。養下女兒。憑你發落。養下男兒。千萬與我留下。是劉智遠的骨血。我若去後。無知哥嫂。定然逼你嫁人。不强似劉智遠。切莫嫁他。勝似我的嫁了也罷。

〔獅子序〕(旦)伊說話太無情。(生)你哥嫂無情。(旦)又道是一牢永定寧。死後如何教我改嫁人。是我腹中有孕。怎教兒女從別姓。你出言語。忒煞傷情。這恩德如鹽落井。(合)分別去各辦志誠。便做鐵石心腸。也須交淚零。

〔前腔〕〔生〕上告妻妻聽。怕你執不定。你哥嫂忒毒狠。只恐你口說無憑准。我獨自守孤另。恐耽閣兩下成病。〔合前〕

〔入賺〕〔丑上〕去程已緊。李三公多憐憫。些少盤纏相贈恁。〔生〕這恩德。山樣高來海樣深。生死難忘叔丈恩。你與我回言拜稟。異日身榮來報恩。

〔丑〕謹依台命。謹依台命。〔丑下〕

〔金蓮子〕〔生〕辦登程。辦登程。渡水登山莫暫停。天憐念。天憐念。名利早成。回歸此日再歡慶。

〔前腔〕〔旦〕叮嚀囑付三四聲。野草閑花莫要尋。將恩愛。將恩愛。番成作畫。餅只恐別時容易瘦伶仃。

〔尾聲〕〔生旦〕生離死別皆前定。未知何日得見恁。鐵石心腸也淚零。

強逼

〔慶青春〕〔旦上〕冷清清。悶懷感感傷情。好夢難成。明月偏照奴獨守孤另。

一種黃連分兩下。那邊受苦這邊愁。自從丈夫去後。被兄嫂凌逼。兒夫杳無音信回來。好苦。

〔集賢賓〕當初指望諧老年。和你厮守百年。誰想我哥哥心改變。把骨肉頓成拋閃。凝望眼穿。空自把欄杆倚遍。兒夫去遠。悄沒個音書回轉。常思念。

何日裏再得團圓。〔丑上〕長江後浪催前浪。世上新人趨後人。姑娘爲何啼哭。〔旦〕嫂嫂。奴家丈夫不在。腹中有孕。因此愁悶。〔丑〕姑娘。你哥哥說道劉郎去後。杳無音信回來。未知死活存亡。不如嫁個門當戶對的。也是了當。

〔攪羣羊〕〔旦〕嫂嫂話難聽。激得我心兒悶。一馬一鞍再嫁傍人論。夫去投軍。誰敢爲媒證。那有休書。誰敢來詢問。你如何教奴教奴再嫁人。

〔前腔〕〔丑〕姑姑你試聽。日夜裏成孤另。尋個良媒。嫁個多聰俊。虛度青春。白髮來侵鬢。你如何如何不改嫁人。姑娘嫁得好。多住幾日。嫁得不好的。就回

來也不難。〔旦〕說那裏話。〔淨上〕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娘子着你去叫妹子。

嫁人如何。(丑)他千不肯萬不肯。(淨)他是這般說叫他過來。(丑)姑娘你哥哥叫你。(旦)哥哥有何說話。(淨)嫂嫂着你嫁人如何不肯。

〔前腔〕(旦)哥哥共乳同胞一母生。今日如何反面。嗔休聽枕邊言語。且自寧心親舊情。親姊妹莫相爭。待奴身孕始傾。若得後來兒上進。宏恩當報李門庭。(淨)若不嫁人。依我四條門路。(旦)那四條門路。(淨)一條三十三天玉皇殿上捉漏。(旦)教我上天無路。(淨)二條十八層地獄閻君殿前去淘井。(旦)這是入地無門。(淨)第三條早早嫁人。(旦)決不改嫁。(淨)第四條日間挑水三百擔。夜間挨磨到天明。(旦)奴家願從第四條門路。

〔三學士〕(淨)堪笑非親却是親。把你做乞丐看承。劉郎去了無音信。何不改嫁別人。你若不依兒嫂說。打交身軀不直半分。(合)從今後挨磨到四更。挑水到黃昏。

〔前腔〕(丑)一世爲人只要勤。那得閑衣閑飯養閑人。(旦)爹娘產業都有分。何故苦樂不均平。(丑)丈夫言語須當聽。有眼何曾識好人。(合前)〔前腔〕(旦)好笑哥哥人不仁。不念同胞兄妹情。劉郎去了無音信。何故改嫁別人。況兼奴有身懷孕。再嫁傍人作話文。(合)奴情願挨磨到四更。挑水到黃昏。

〔尾聲〕哥哥嫂嫂沒前程。苦逼奴家再嫁人。日間挑水三百擔。夜間挨磨到天明。(旦下)〔淨丑弔場〕老婆耐奈賤人執性不肯。情願挑水挨磨。我如今使個計策。做一雙水桶。兩頭尖的橄欖樣。教歇又歇不得。一肩直挑在廚下去。你便管他挨磨。(丑)水缸鑽些眼。水流了出來。越挑越不滿。(淨)你便打他不挨磨。如今賤人身上。將要分娩。你在荷花池邊。造一所磨房。五尺五寸長。罰這賤人進裏面磨麥。教他頭也擡不起。待他分娩。或男或女。不要留他。這是劉窮的骨血。過了三朝滿月。你把花言巧語。哄那小厮抱在手中。把他撇在荷花池內。淹死了。絕其後患。削草若除根。萌芽再不發。好計好計。

送子

〔臨江仙〕〔日上〕父母一朝拋棄。夫妻兩下分張。哥哥嫂嫂鐵心腸。教奴受萬千魔障。今日我身分娩。始知恩愛難忘。自將心事細思量。眼下這般情況。我兒生下你來。受了萬千疼痛苦楚。想我母親養我下來。也受這般苦楚。

〔步步嬌〕〔旦〕養子方知娘生受。各自思前後。哥哥心狠毒。嫂嫂不仁。暗使機謀。苦逼我再招夫。閃得我。一似喪家狗。

〔江兒水〕悶似湘江水。涓涓不斷流。老天知道和天瘦。共乳同胞。一個娘生受。又不是隨娘改嫁瓜葛柳。罰奴磨麥生受。遠在兒孫。近只在。一身當受。

〔川撥棹〕我欲待訴說個冤仇。我欲待訴說個冤仇。待說來誰人保。天若還念我孤單。天若還念我孤單。願孩兒易長易壽。子母每得到頭。免使劉郎絕嗣後。〔淨扮寶上〕

〔前腔〕聞知三娘分娩無憂。聞知三娘分娩無憂。李三公教咱來問憂。〔內

丑叫介〕閑人不許入磨房。〔淨〕聽伊家絮絮叨叨。聽伊家絮絮叨叨。親前

望後。〔旦〕寶老你緣何頻觀看兩頭。你緣何頻觀看兩頭。近前來問事由。

近前來問事由。〔淨〕我聽得伊家嫂嫂絮絮叨叨。只得慌忙便走。〔旦〕

你且窩藏在僻處。他見了。怎干休。他見了。怎干休。〔淨作躲介〕〔丑上〕

〔五供養〕十中缺九。喜姑姑產下窮劉。兒夫曾囑付。怎干休。把花言覓誘。倘

說得兒入手。管教一命喪清流。

〔僥僥令〕喜姑姑添小口。幾度待不收。十月懷胎娘生受。兒子是眼前花。水

上鷗。兒子是眼前花。水上鷗。

〔金錢花〕姑姑分娩無憂無憂。〔旦〕深謝嫂嫂。耽憂耽憂。心兒悶。怎干休。

〔丑〕把一筆盡都勾。

〔尾聲〕如今幸喜身啣。把粥食頻調產後。莫待老來病成不救。〔丑〕姑

娘夜來。生下男子是女。〔旦〕生下一個兒子。〔丑〕且喜且喜。待我看看我兒父親。

去投軍。家中添一個餘丁。〔旦〕嫂嫂新養的孩兒。不要驚了他。〔丑〕我曉得這是我骨血。我的兒。他就叫我舅母舅母。〔旦〕嫂嫂休要取笑。〔丑〕姑娘可曾取乳名麼。〔旦〕叫咬臍。〔丑〕不好。待我改一個名。叫他希奇。此兒實希奇。大窮養下小窮兒。留在家中。有後患。不如撇在荷花池。〔丑下〕〔旦哭倒介〕〔淨竇老上〕劉家香火。李家祖宗來哩。再不要慌。三小娘。小官人在此。

〔哭相思〕〔旦〕耳邊忽聽叫三娘。猶如死去重生。〔淨〕我救得在此。〔旦見淨介〕

〔駐雲飛〕苦養孩兒萬苦千辛。生下你。頭臉上都是水。七魄將離體。兒空教。你枉出世。死了孩兒。誰來與娘爭口氣。好朵鮮花不遇時。好朵鮮花不遇時。

〔前腔〕〔淨〕聽說因依。鐵打心腸也淚垂。直恁的行無禮。不得生惡意。嗟他是小孩兒。與你何干。撇在荷池裏。人善人欺天不欺。人善人欺天不欺。〔淨

〕三小娘這個孩兒留在此不得了。〔旦〕竇公怎麼好。〔淨〕你哥哥不仁不義。一定要下落他性命。怎麼養得到五歲十歲。我老人家打聽得劉官人在邠州。有些勾當。我不辭辛苦將小官人送到邠州。待他顧乳母。養他長成。也得子母團圓。〔旦〕三日孩母。那有娘乳與他吃。〔淨〕三小姐不要愁。我攢得些錢在身畔。買塊糕兒喂他。他若要乳吃。路途閒人家有小廝吃乳的。我就雙膝跪下。奶奶沒娘的小廝。求一口乳兒與他吃。一路討將去。不要愁。〔旦〕竇公請上。待奴家拜你一拜。

〔宜春令〕竇公聽訴因依。兄嫂無知將他撇在水。謝伊恩義。把我孩兒送到。爹行處。見劉郎訴說詳細。問的實甚年歸計。〔合〕我兒長成時。休忘了竇公恩義。

〔前腔〕〔淨〕三小娘聽拜咨啟。在邊廷習學式藝。要歸無計。料想着他身不由己。待老漢送將他孩兒。便知他行藏在何處。〔合前〕

三日孩兒撇在池

鐵打心腸也淚垂

若見劉郎備細說

記取名兒叫咬臍

傳奇亦小說之一種。世所傳誦的。若西廂記。琵琶記。牡丹亭。桃花扇等。大都運用典故。說明事實。雖為文人學士所激賞。却不適於普通人的心目。這白兔記說那劉智遠夫妻受困的事。體裁雖是傳奇。全用白話演之。覺得人人能解。句句易知。錄之亦備一格。



白話小說文範終



民國九年六月四日發行
民國十年四月四日出版

(白話小說文範) 全一冊

定價銀四角



編輯者

新文學社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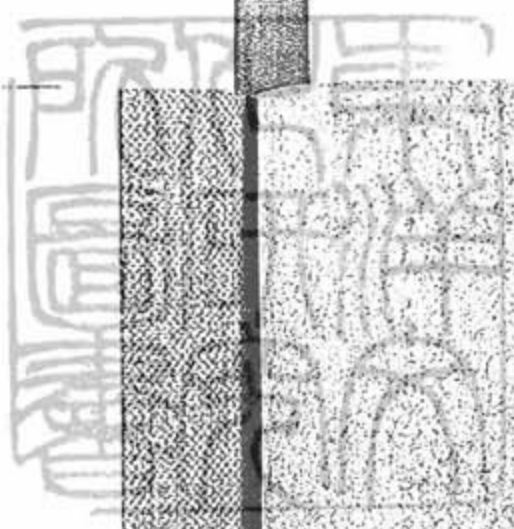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長春
漢口 南昌 南京 杭州 濟南 保定 武昌 太原
常德 福州 成都 重慶 雲南 徐州 西安 汕頭
沙市 蘭州 衡州 貴陽 吉林 潮州 安慶 桂林
東昌 廈門 邵陽 綏化 煙台 鄭州 梧州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新加坡

(二一〇九)



123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藏
書

天
下
第
一
書
局
藏
書



6401793747